

吳稚暉先生一百十歲誕辰紀念特輯

吳稚暉先生紀念集

W1757/6503

右鈺



吳稚暉先生遺像

錢大鈞  
敬題





，成鑄月三年三十六國民像銅生先暉稚吳  
。園校學中級高恕強立私北台於奉安已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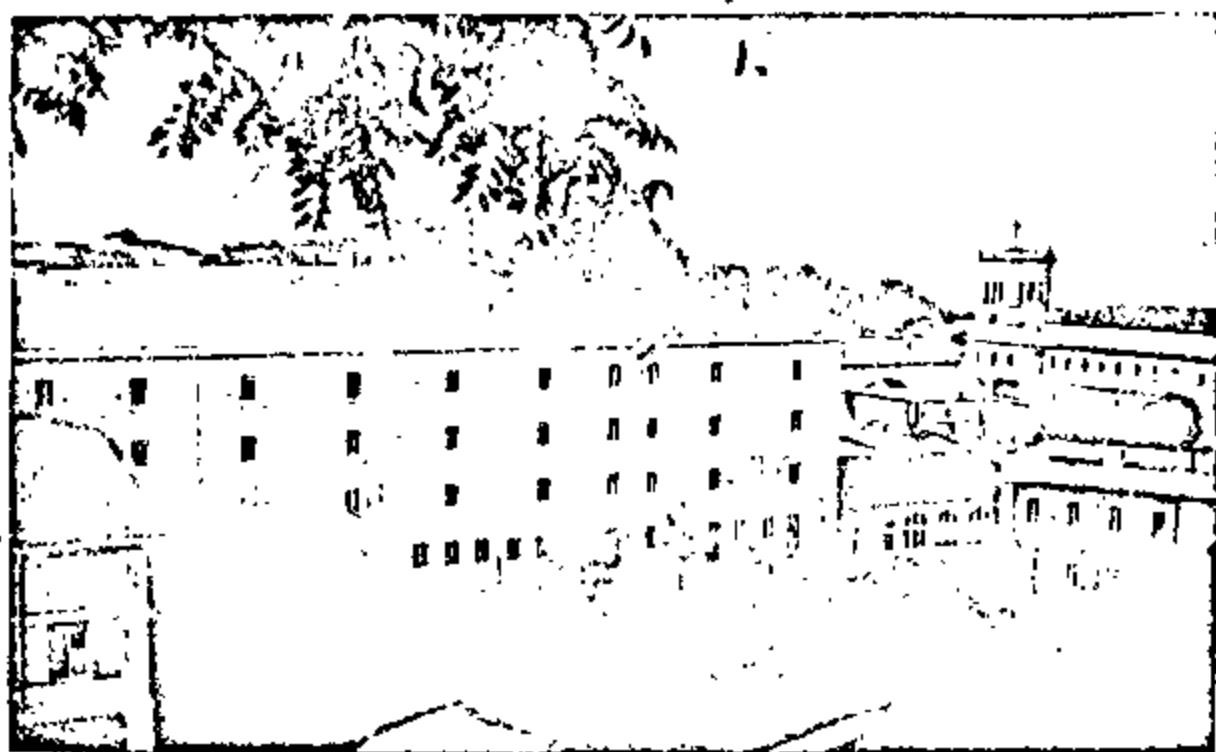


民國十一年冬里昂中法大學校長吳稚暉先生向學生講話之照



民國五十七年五月，丘正歐夫人黃瑞環女士重訪中法大學在門前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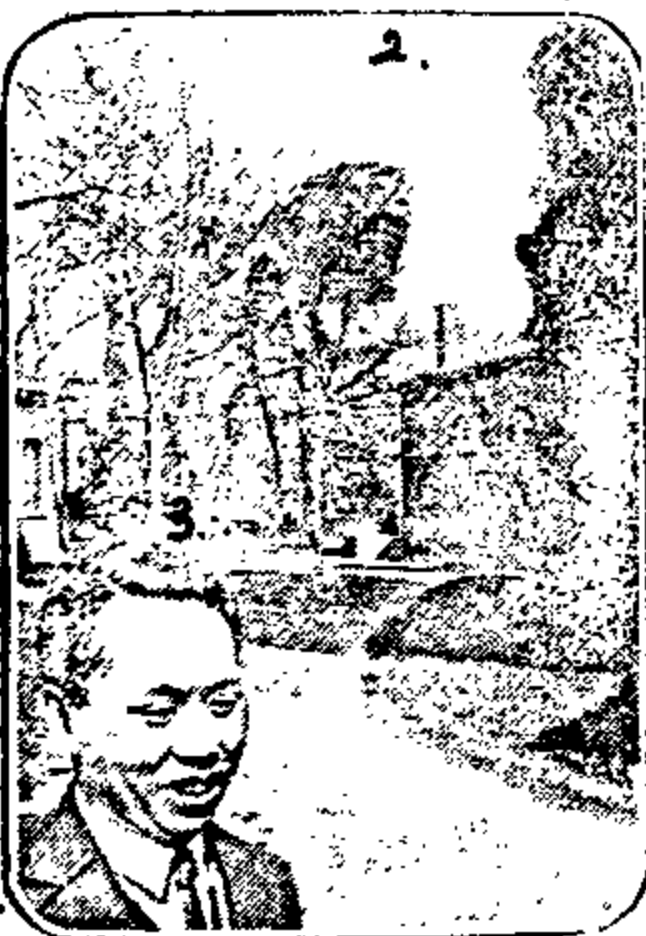
里昂中法大學  
1. 前院禮堂及校舍



Cliche T. S. Tchong.

PHOTO N° 7 : 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2. 後院辦公室及羅馬古蹟  
3. 秘書長劉厚先生



Cliche du Progrès.



民國廿一年八月程硯秋君訪問  
中法大學，受到熱烈歡迎，  
照中抱花中立者即程君。



里昂中法大學，另一創辦人李石曾（煜瀛）先生遺影。



。會念紀臨蒞任右長院于



。詞致生先曾石李席主，會念紀年週十世逝生先暉稚吳





鄭秘書長彥菜出席紀念會簽名



吳稚暉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會會場

# 吳稚暉先生紀念集（一百十歲誕辰紀念特輯）目次

- 一、吳稚暉先生遺像……………民國初年攝於英國倫敦旅次……………
- 二、吳稚暉先生造像……………民國六十三年鑄成安奉於強恕中學……………
- 三、總統手祝稚暉大學紀念
- 四、里昂中法大學正門
- 五、吳校長對學生訓話
- 六、里昂中法大院前院與後院
- 七、歡迎程硯秋訪問里大留影
- 八、吳稚暉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會留影
- 九、里昂中法大學始末記……………劉厚……………一一八
- 十、回憶就讀中法大學永懷吳校長稚老（附留影八幀）……………鄭彥棻……………九一—一八
- 十一、吳先生與里昂中法學院的誕生……………李亮恭……………一九—二六
- 十二、里昂中法大學之今昔……………黃尊生……………二七—三三
- 十三、我記憶中的吳稚暉先生……………蘇雪林……………三四—三七

十四、	隨吳稚暉先生同船赴法記	商文立	三八—四八
十五、	至情至性的吳稚暉先生	彭襄	四九—五〇
十六、	我與吳稚暉先生	徐廷瑚	五五—五六
十七、	里大零憶	崔載陽	五七—六〇
十八、	吳校長任內瑣事	朱伯奇	六〇
十九、	一九三二年里昂中法大學三要聞	樊佛愛著·呂慶龍譯	六一—六三
二十、	憶里昂——三訪中法大學記	丘正歐	六四—六八
廿一、	稚老的晚年生活	吳廷環	六九—七〇
廿二、	一個五四時代青年的自白	蘇雪林	七五—八一
廿三、	創辦稚暉大學緣起	李石曾著	八二—八三
廿四、	國之大老百年樹人	趙丕承	八四
廿五、	里大校友詩存	王祉·吳樹閣	二六、六八、七〇
廿六、	吳稚暉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會追記	楊愷齡	八五—九二
廿七、	吳稚暉先生逝世海葬廿周年紀念記	楊愷齡	九二—九三
廿八、	編後語	楊愷齡	九四

# 里昂中法大學始末記

劉厚

里昂中法大學之一生，除極少數人外，至今甚少知悉者，該校第一位創辦人，吳稚暉先生，去世已廿一週年，其他的一位，李石曾先生，亦於上年十月逝世，我雖在該校服務八載，但自民國十八年，我奉派駐巴黎專任中法教育代表團的事務後，不能常去里昂，對於該校的進行，自然無從詳悉，故本文所敘述者，對於里昂中法大學（以下簡稱里大）前期之一切——自民國十至十八——當然較為詳細，後期自民十九至廿五，不免較略耳。何況現在臺灣，里大資料奇缺，雖託人在法搜得若干，然亦係東鱗西爪，自不免掛一漏萬，茲篇之作，如有不確不詳之處，敬希閱者補充而指正之。

## 一、創辦里昂中法大學之遠因

創辦里大，實啓源於吳先生發表的一篇，『海外中國大學末議』。略云：『海外中國大學者，將中國大學暫設於海外，即何處擬設大學，倉卒欲籌備完全，而環境與教團，兩缺其適當者，乃暫時借海外適當之處開辦；視之如與在國中同。迨至開辦若干年，籌備略齊整，教團亦組織粗完，遂並可遷之教具及已成之校風，完全遷移於自國應設之地點。即不必每設一大學，皆照此法；縮至極度而言，似亦當有一二處，毅然作一試驗。或亦可為千百應舉新事業中之一事。此末議者，即雜取其優點缺點等，討論之而比較之，以供當事者採擇焉。』於此宗明義第一章後，吳先生又列舉了海外大學之優點七項，及在國內外設校經費之比較五項，共為十二項茲從略……

## 二、吳文之影響及巴黎華法教育會開會之熱烈

吳先生這篇文章一出，轟動全國教育界人士，可說是民國七年的一件大事。首先贊成者，即爲蔡子民張靜江兩先生。其時李公石曾適在巴黎，蔡張二公聯名致函，請李公就地進行，在法創辦海外大學。李公當即提議召開巴黎華法教育會理事會，蓋該會之中國秘書長即李公本人，（法方者爲白拉先生）而重要理事如里昂市長赫里歐及國會議員穆岱者，均爲熱愛中國之老友，聞設中法大學之議，首先熱烈贊成，赫市長並稱在里昂西郊，三台山上，適有報廢兵營一座，內有房舍，可容二三百人，週圍約百餘畝，交通便利，環景清幽，最適於教育用地，如有需要，彼可設法撥用云。穆議員續稱：「里昂與中國，通商最早，因有蚕絲牽連，兩國人民來往甚衆，友誼尤密切。還有一點可注意者，在法國各大學中，設有中文講座者，除巴黎大學外，恐以里昂大學爲首，可知里昂教育界，着重中國文化之接受，故創設華法學校於此地，必爲各界所歡迎也。赫穆二公，不竟是中國之好友，且爲法國政教之權威，其地位聲望，在法國與國際間，均不亞於我國吳張蔡李諸公，今在理事會中，發言如此熱切，在座之其他理事，全體熱烈鼓掌，時主席歐樂先生，（歐君爲巴大權威教授，乃華法教育會法方會長，中方爲蔡元培先生）、當即起立發言，此案獲得如此熱烈支持，我們無須往下再議，我們當全體一致請託李先生爲代表將我們的意見轉達華方的友人，並希立即從事建校的一切進行，定獲我們全體的支持，我們惟冀早觀厥成云。散會之後，李先生與法方各理事，一一握手致謝，狀極愉快。是日余得以華法教育會學生事務部主任的資格，代表華方未能到會之理事出席該會，乃此生莫大之榮幸也。

### 三、李先生回國獲得南北政府之贊助

數日之後，李先生遂即乘輪返回，晤吳先生於上海，並同往晉謁 國父，報告此事，當得 國父熱烈贊助，並允致函與廣州七總裁府，囑予吳李兩公以精神物質之援助。該府當允撥給相等於壹百萬佛郎之華幣。聞此款正合修理校舍之開支，是因爲建校成功之第一步。但其時廣東七總裁府與法國無正式邦交，並

與中法兩國設有正式使節之北平，尚有敵對之行動，此種微妙之難題，如何能解決，頗費李吳二公之籌劃。幸而北方政治當局，此時正想亟力拉攏法國，先後曾邀請政教各界權威訪問北平，如里昂大學校長儒班君之來平接受國家最高勳章，巴黎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班樂衛君之被授榮譽博士學位等等，均來中國作了許多親善的宣傳，使北方政治家們，不敢以國內政見敵對之故，而阻在法設立海外大學。又以吳李二公皆黨國元老，素為北方政權所敬重，海外大學，又恰為二老所籌辦，故彼等不惟不好阻礙，反而給予象徵性之補助，（聞為十五萬佛郎）使大學早得辦成，以利法國朝野之觀聽。孔云：「兄弟闔於牆，外禦其侮」乃中國倫理之最高明者，此次南北政府敵對，竟未影響國民外交，石公在時，每與吾人談及此事，謂此為中國國民外交與國際史上之特例與奇跡，值得大書特書之一事也。

#### 四、里大校會之修理及里大協會之組織

法國獻地，我國捐錢，於是褚民誼君奉命，立即開始修理工作，以為短期可告完成。殊不知碉堡改建民房、殊非易事，耗資百萬，費時年餘，早知如此，新建較便。所有男女學生宿舍禮堂教室食堂辦公室等，恰够一百五十人之用，請閱前院後院各照便知。

里昂中法大學中法兩方協議之合同，係於民國十年六月由北大校長蔡元培（代表華方）及里昂大學校長儒班（代表法方）簽訂的。華方從此以每年一佛郎之租金，租得全座營房為安置學生之用，蓋以法國法律，不得以國土贈予。合同簽訂後，當即由中法兩國人士會同組織中法大學協會，以為管理之機構。計會長二人：雷賓（法）蔡元培（中），副會長一人：沙木拿（里昂商會代表）；秘書二人：古恒（法），褚民誼（中）。中法大學創辦人理事兼首任校長吳稚暉。至於其他理事，法方有市長赫里歐，教授波里甲，及商會第二代表達爾讓等；華方有李石曾謝壽康劉厚等，今李公已逝世，在臺者僅謝劉二人耳。以上係民國廿三年前的組織，以後協會改組，理事變動情形不詳，故未贅及。至於學校方面，吳校長駐校一年後，

即由褚民誼代理校長，一年有半，又由曾仲鳴代理半年，然後聘請法國軍官樊佛愛君專任三年，樊君退休後，即由秘書長劉厚兼代校長，一年之後，國內特派何尚平來擔任，約半年而孫佩蒼至，而彭濟羣，而宗貞甫，而……最後聞爲蕭瑜君，及法人呂巴碧君……足見里大校長，調動頻繁，凡此均無資料可稽，茲姑記之，以供後人之考證而已！

### 五、招生及赴法入校情形

民國十年夏，李公假北平中法大學辦事處，吳公在上海兌社，分別招生，並定於八月中旬齊集上海，起程赴法。不料在集體購買船票之時，發生一點波折：緣法國輪船公司與留法勤工儉學會所訂的由滬赴法特別統艙，每人華幣一百七十元的辦法，經已取消，該公司不肯爲這批里大學生售減價船票，時李公在北平，特派徐海帆先生南下交涉，亦無結果，隨後仍由李公逕電越南總督，請其轉圜，乃獲船公司允許特別破例，並稱此爲絕對的最後一次破例云云，此殆極富趣味之一插曲也！吳公親率平滬所招各生並在香港與廣東申送學生會合，共爲一〇五人，浩浩蕩蕩，至九月廿五日，乃達馬賽。船中校長與學生，同艙共席，趣談極多。本刊所載商李黃蘇諸位校友大文，都有詳細報導，即入校以後，一切起居問題，讀書問題，分科分類研習問題等：均隨各人性之所近，自行選擇，極端自由，即與法人交際往來，亦無約束，惟各自以尊重團體榮譽，謹守校規，保持人格，互相砥礪爲原則，此乃里大特有精神，聞自始至終均如此也。

### 六、里大學生之省別與學別

里大的學生，除民十整批進校之一〇五人外，以後年有出入，即視每年畢業回國若干，即招收補充者若干，其大部份來源，以北平中法大學，廣州中山大學，浙江大學，中央大學等申送者爲主，倘國內送來人數不足時，里大亦直接在留法自費而成績優良的學生中，招考若干以補充之，故自民十四，十五年後，





4. 古文捷 田渠
5. 伍伯良 朱洗
6. 沈宜甲 呂斯百 汪妃 汪德耀 汪奠基 狄福鼎(君武) 李其珏 李煦寰 李昉蓀 李定一 李亮 恭 李丹 李光宇 李文翔 李佩秀(女) 李珩 李濟歐 李樞 吳續新(女) 吳文安 吳鎮華 吳凱聲 吳樹閣 何衍濬 何兆清 何然 何其昌 何熾昌 何經渠 何穆
7. 周發岐 周崇高 周元圭 周松 林寶權(女) 林克明 林崇墉 邱代明
8. 洪紱 胡助 范新瓊(女) 范新順(女) 范秉啓 段家銅 姚葆之 姚冉秀 姚碧澄 侯晉祥(佩尹)
9. 馬竹健 馬光啓 馬光宸 夏敬隆 夏亢農 徐祖普 徐頌年 徐寶彝 徐靖 孫立人 孫福熙 孫宥越 唐學詠 袁久祉 袁振英 袁擢英
10. 梁天詠(女) 梁道貞(女) 梁夢生 陳書農 陳永強 陳洪 陳紀斌 陳昭遠 陳錦祥 陳鴻勳 陳盡民 陳錫爵 陳彝壽 陳錚宇 陳揚祚 陳節堅 陳耀東 商文明(文立) 章桐 陸鼎恆 陸振軒 陸霞飛 張雲(子春) 張宗文 張繼善 張曼孫 張務源 張文甲 張若民(女) 張瑞矩 張聖 張農 郭偉棠 郭冠傑 曹錫三 常書鴻 崔其偉 崔載陽 康清桂
11. 單粹民 黃秉禮 黃明敏(女) 黃偉慧(女) 黃國佑 黃葉 黃式輝 黃渭生(尊生) 黃巽 黃枯桐 黃履健 黃國華 黃綺文(女) 溫鎬 彭禮端 彭襄(海庵) 彭師勳 曾同春 曾錦春 曾慎(吉夫) 曾義 曾覺之 曾伯良 區藻暄 區聲白
12. 路三泰 葉麀 葉蘊理 葉桂華 董平 董希白 楊堃 楊潛 楊超 楊潤餘(女)
13. 趙仰之 趙銘軒 趙開 趙進養 趙之偉 翟俊千
14. 劉無爲(女) 劉翠微(女) 劉抱蜀(女) 劉天放(女) 劉克平 劉樹植 劉爲濤(洪波)
- 劉懋初 劉俊賢 劉啓芬 鄧楫 鄧鄂 劉石心 潘玉良(女) 潘景安 鄭彥棻 鄭大章 虞炳烈 虞和瑞 黎國材 黎國昌 蔡仲文 蔡時椿 蔣國華 蔣君五 賴維勳 賴國高 譚文瑞

- 15 霍啓章 霍金銘 盧德（大德） 錢翔孫
- 16 閻維民 鍾巍 謝清 謝維安 謝民 謝振芳 謝承瑞 龍詹興 韓旅塵
- 17 顏繼金 顏實甫
- 18 羅振英（女） 羅易乾 羅潘叔
- 19 蘇梅（雪林）（女） 蘇菲第
- 20 顧楫 顧文霞（女）

以上共七十七姓，二百一十六名。

## 結 語

綜觀上列名表後，我們對於里大在短短十四·五年的生命中，所有各種來源不同的學生（包括國內各大學所申送者，里大在法招考者，以及特別補助者）總數僅有兩百十六個名字可考，但其中成績優良之同學，於歸國後，爲國家爲社會作了最大的貢獻者，爲數仍佔極大多數，（少數不肖分子，當然除外，）茲特將調查所得的同學姓名一一列出，俾使閱者得以直接瞭解某某同學之成敗，即間接可作里大的成敗之總評也。

至於吳校長在里大雖僅短短一年，但以其道德文章，不僅深得同胞之敬愛，即里大協會諸公，對之亦肅然起敬，尤以會長雷賓先生、可說五體投地的佩服。一日雷先生與余閒談中，言及彼所崇拜的中國二友人，一爲李煜瀛，一爲吳稚暉，蓋前者品貌優秀，思想活躍，法語用字幽雅，一聞而知其高貴。至於吳先生，則道貌岸然，魁梧奇偉，偶聞其妙論，即可知其爲非常人物，並以 *Erudit*（博學者）稱之。蓋雷君爲醫學院長，爲心理學大家，最善於察言觀色者，而彼之所謂妙論者，即於每次會議中，常聞吳先生幽默談話，口若懸河，極爲折服。一次，吳先生在會議時，因古恒誣報里大男女之事（請閱本刊彭襄兄報導），

最爲光火，突向坐在傍邊擔任翻譯之我說了一句，「他又在放屁」。不知如何，被古恒聽得，便問我：「何謂放屁？」我說「Petter」……此字發音爲白塔，其意爲放屁或放炮，大家聞此，轟堂而笑！古君遂不復言，亦足見吳先生在法人心目中之敬重與威嚴也。

本篇關於里大的前因與後果，就記憶所及，已一一言之矣，茲尚有關於吳先生與我的兩事，不能記之於此，以作我最後的感懷。(1)緣民國十年夏，我已辭去華法教育會學生事務部主任的職務，而去瑞士湖邊哀委養山中的巴喜樂大農場，作實習工作，故吳先生到里大時，乃問爲何劉大悲不在里大？立囑華林兄致函叫我回里大。我一見吳先生，便對我云：你多年爲華法教育及學生事務奔走，你的研究工作未得完成，今里大開辦，請你來當一個有職無事的秘書或做點翻譯工作，你可靜心盡力讀幾年書云。不料他於一年之後離校，繼任的褚民誼、曾仲鳴亦於兩年或三年後相繼離校，弄得里大的事務，仍然放在我肩上，致我的論文拖到民廿一年才完成。(2)我於民廿二年回國時，實業部部長陳公博，囑李平衡、常宗會兩兄堅約我去實部服務，其時徐海帆兄正任農業司長兼漁牧司長兩職，決辭漁牧司讓我一專任，此一安排已爲陳所接納，並已下令。吳先生聞之，大呼不妥。因其時漁業問題，正與日本人多事之秋，非我離國廿載對國內情況不甚瞭解之人，所能應付，於是立即函陳請其爲我另派技正之職，俾腳踏實地，先獲經驗云。以上兩事，足見吳先生對於後進愛護與照拂之無微不至。及今思之，益足見吳先生之偉大矣！

# 回憶就讀中法大學 · 永懷吳校長稚老

鄭彥荼

一、

民國十四年，國立廣東大學（後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選派第一批赴法留學，就讀于該校設在里昂中法大學的海外部。里昂中法大學是我國政府利用法國歸還我國的庚子賠款另撥專款而設立的。創議人是吳稚暉、李百符、蔡元培諸先生和當時里昂市長赫禮歐、里昂大學醫學院院長雷賓，由吳稚暉先生主持，以「勤工儉學」號召國內各地學生赴法留學。開辦後，第一任校長就由吳稚暉先生擔任。廣東大學校長鄒濱先生與稚老素有交誼，民國十二年爲着贊勸 國父籌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香港回赴廣州。民國十三年吳先生被邀往勸陳炯明向 國父表示悔過，由上海抵香港，鄒校長又特往迎接，同返廣州，旋復同往韶關晉謁 國父，更多接談的機會。廣東大學之所以決定在里昂中法大學設置海外部，可能是鄒校長贊同吳先生創立海外大學及其留學政策的結果。

我是民國十三年畢業於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的，畢業後留校任附屬小學訓育主任。同年， 國父下令將國立高等師範學校和廣東法科大學、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合併爲國立廣東大學。我一面在母校服務，一面也在大學部選修教育課程。所以翌年選派學生赴法留學時，我也是其中之一。同批被派的教授一人：文學院教授吳康先生，同學十人：謝清、陳書農、龍啓興、李佩秀、劉克平、黃綺文、顏繼金、張農、彭師勤、姚碧澄。其中李、黃兩位是女同學。

當我們辦理赴法手續時，法國駐廣州領事館不允爲我們在護照上簽證。因此，不能不于民國十四年冬離粵赴滬，再辦簽證手續。延至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才由滬乘船赴法，到里昂中法大學入學。留滬期間

，鄒校長適亦在滬，對我們備加親切訓導，這時恰值農曆過年，鄒校長更約我們偕往杭州遊覽西湖，歡度春節，盤桓數日。鄒校長遊興至佳，曾賦五古長詩以紀其事，有「偕行皆同學，春風舞雩伴。梅花正盛放，登山涉水求……同學皆年少，難爲湖羈留，行將辭國去，且盡酒一甌。吾華久不競，西子失自由，力學以報國，雪此湖山羞」等語，對我們勗勉期望甚殷。返滬後，鄒校長，並將此詩親書，贈給我們留念。我們離滬之日，他復親至碼頭送別。師生同人，莫不深爲感奮。

## 二、

我們沒有到里昂大學之前，以爲該校的設施，也像國內的一般大學一樣，事實上却並非如此。該校校舍原是一座礮臺，由法國政府以每年一法郎租金，租給該校作爲校舍使用的。該校把原有礮臺房舍，修改爲三層樓房，備作辦公室和學生宿舍，並設有禮堂，補習法文的小教室，飯廳等。另外在校門樓上，闢爲女生宿舍。在校舍空地上的一角，又建有一個可供休息的簡陋小亭子，據說這是前校長吳稚老實踐「勞工神聖」「雙手萬能」的理想，領導員生親自動手興建的。

在校內，除了法文補習的功課以外，沒有本校自設的課程，也沒有自設的教師。但所有中法大學的學生，經核准後，都可以自由地到里昂大學各學院，或其他專科學校，甚至里昂以外的其他學校，選習自己愛讀的課程，深研自己原習的學科。這種性質特殊，而由中法合辦的大學，可能是我國教育史上僅有的。但事實證明：這一所特殊的學校，却造就了不少學術界成名的學者，也替國家社會培養了不少傑出的幹才。吳稚暉先生創制的功勞，是值得崇敬而大書特書的。

住在中法大學校中的都是中國學生，大家在一起，說中國話，吃中國飯，過中國方式的生活。這對由國內新來而法文還沒有基礎的，無語文不通的困難，自然很方便。不過，天天的生活如同在國內一樣，缺乏訓練語文的環境，也沒有多大機會和法國社會人士接觸，我覺得不大妥當。尤其是我以爲要學好當地語

文，非和當地人經常接觸不可。所以，我進校不久，便申請奉准到當地的「花園中學」去就讀。在此期間，祇有放假或者沒有功課時，才回到中法大學宿舍去。

### 三、

里昂花園中學是當時法國四大中學之一，設有特別班，專為準備進入法國國立高等師範深造的學生而設。我便是入特別班就讀的。我的計劃：一面想學好法文，所以各級專習法文的課程，祇要程度相當的，我都選讀；一面也想繼續攻讀教育，因為我在國內原是學師範的。因此，我趁此機會對法國的中等教育，作實地的考察。

我就讀里昂花園中學特別班的時候，深深地感到法國社會雖然十分崇尚自由的生活，但是對中等學校學生的管理，却相當嚴格。自早至晚，生活均守一定的時間和規律，而且全國所有的中等學校的課程和作息時間，也是整齊劃一的。花園中學的學生，大部分住校。住校學生，整天都有專人負責管理。我們幾十個人同住一間大房，在大房的一角，即有一個老師同住。法國有時候天亮得很遲，但不論寒暑，天亮與否，全國的寄宿生一律在規定的時間起牀。有時天尚未明，可是燈光一亮，老師就起來巡視了。洗臉刷牙有一定的時間，盥洗後就到自修室。自修這是早餐之前，最有效的一段自修的時間。自修時有一個老師負責指導，為學生個別的解答疑難。這些老師大多數是大學研究院的研究生或助教之類。學校除了教室之外，還有專用的自修室；自修室和教室一樣，每一學生均有固定坐位。早餐前、晚飯後和自修時間，學生都在自修室上自修。上課時就在教室，學校對通學生，管得很嚴，遲到過了一定的時間，就不准進教室，只能進自修室，他的上課權利便被剝奪了，這算是一種可恥的懲罰。

住校的學生，日常生活也不能隨便。例如用餐時也有一位老師來輔導，拍拍手掌表示開動，快要吃完的時候聽到拍掌聲便要一律停止。學生在校內不得隨便看什麼書。法國的中、小學的教科書，均由公家供

給；唸完之後，必須繳還學校。所以我們用的課本都是舊的，學生都很小心使用。中學生不但管理嚴，連閱讀報紙都在禁止之列。他們的意思是，學生應該專心讀書，不可分心旁鶩；課本之外，自己帶入學校的圖書都要經過檢查，不合規定的，都有被收管之虞。可是，在我們看來，反覺得有些太寬的，比方中晚兩餐，都備有紅酒，供學生自由取用，這是中法不同之處。

學生的衣着異常簡樸。特別班的學生相當於我們高中畢業的程度，已經是青年了，他們上課的時候都換上布質的衣服，和工人的工作服一樣，有些褲子還是修補過的。

學校對學生的校中生活不祇管理得很嚴，老師們教學都非常認真，對學生功課的要求更是非常之嚴。比方上法文課（等於我們的國文）的時候，要學生背書是常常有的，對於有文學價值的戲劇，也要學生背誦。教師對於學生的作業，十分重視。記得有一次，我把我國一篇描述一個故事的散文，試譯為法文，繳交老師作為我的作文課業，那位老師批改之後，在上課的時候，宣讀出來，還給我許多鼓勵。但有時不及按時清繳作業，老師也毫不客氣，加以斥責。至於學校的體育功課，一般來說，是比較忽略的。

#### 四、

我進了花園中學不到半年，已屆為時頗長的暑假。法國人的風尚，不論貧富、階層、老少、性別，每逢冬夏兩季總要旅遊一次或易地休假、否則似乎不够體面。有些人限於經濟、無法實行、甚至不惜作偽把風景明信片託人在名勝地區寄發朋友。我的法文老師雖然已經上了年紀，也不例外，要到山上避暑。她邀約幾個補習法文的外國學生同去，一面希望有人作伴，一面也可以在假期中仍有學費的收入。我也願意在假期中繼續學習法文，同時實地考察法國的農村生活、家庭習慣和社會風氣。所以在十五年八月我應邀同往渡假，住在山中一個中級農人家庭中。經過了一個暑假的研習，不祇法文有了進步，對法國的風土習俗，也瞭解多些。我覺得作為一個外國留學生，利用機會對留學國的人情習俗，儘量尋求更深的認識，是必

需的。

可是到了十六年的暑假，我便改變了方針，到里昂附近的格城，在該地專爲外國人所設的最出名的暑期學校專攻發音學了。這個時候，我的法文聽、寫能力已經略有進步，然而正研的發音和誦讀的聲調，實在需要研究，所以不能不在進入我所希望修讀的巴黎大學之前，專心研習。參加這個著名的暑期學校的，各國的人士都有，六七十歲的人也不少，可見外國人的學習精神值得敬佩，這種精神對我的鼓勵也實在不少！。

## 五、

在花園中學就讀了一年多，我在十六年暑假後，奉准轉學到巴黎去。

我在國內是師範學校（初級師範和高等師範）就讀的，雖然學的是自然科，却以擔任教育工作爲目的。所以，到了法國，我仍想繼續攻讀教育。然而，法國的教育制度跟美國不同，在大學裡沒有專設教育系，祇有一所很出名的，而且是學術地位很高的國立高等師範學校。這個學校所招收的都是一些苦學的優秀學生，該校的學生，還可由校方派赴外國如英、德等國研究。法國的學生，莫不以能進入高等師範，引爲無上的光榮。我本想進這一所學校，但是該校向例不收外國人。我爲此還親自去見該校校長布格列先生，他深爲我誠懇的態度所感動，特允准我利用該校的圖書館，以及其他研究設備，並面允擔任我的指導教授。這位校長先生是社會學大師涂爾幹的高足，是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

我們到國外留學，自然不應該作長久居留的打算；因此，在短暫的留學期間裡，我以爲應該注意兩件事：第一、要把留學國的語文弄通；第二、要把研究學問的方法弄好。

所以，我到了法國，除了研習語文之外，便專心致志要把研究學問的基礎和研究學問的方法弄好一點。因此，我選習了統計學，我認爲統計方法是研究社會科學不可缺少的鎖鑰。統計學的基本原理是以數學



為基礎的，我在國內高等師範的時候是以數學為主科，對於統計學的研究，至有幫助，這也是我到法國後研究統計學的主因。對於這一專門的研究，幸獲法國統計學名家曾任統計局局長的麥斯教授的悉心教導，還特許我在他的研究室追隨他老人家一起工作，隨時指導，因而略有心得，於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獲法國國立巴黎大學法學院統計師學位。我的論文是：「限制製造麻醉藥品統計上諸問題」。後來我應約在日內瓦國聯禁煙部工作，從事禁煙和限制麻醉藥品公約的研議和有關該公約的國際會議的準備工作，須要應用統計方法，對統計數字的研析，我所以略有貢獻，也是賴有麥斯教授的親初指導。

## 六、

我在巴黎大學還注重合作原理的研究。我所以有此的選擇，乃受到兩種因素的影響：第一、是我對國父遺教發生興趣。國父講三民主義，是先講民族主義，次講民權主義，最後講民生主義；但是他在建國大綱裡，則揭發「建國之首要在民生」之旨，首謀「衣食住行」根本問題的解決。至解決問題的方法，則主張採用王道的辦法，故重視分配社會化，倡導推行合作運動，以達到分配社會化的目的。我認為這是非常正確的，這是我研究合作運動及其原理的原因。第二、是當時世界最有名的合作運動大師季特教授 (Prof. Charles Gide)，還在巴黎大學執教，我因為仰慕他，不肯輕易地錯過這一個好機會；於是就跟他研究。原來我要寫的博士論文，也是以合作運動為範圍的。

我之有此認識，反是受了戴季陶先生所著「合作社的效用」一書的影響。這本書原是季陶先生在民國九年六月所寫的一篇文章，介紹 Cooperative System 和 Cooperation，這種制度和組織當時傳到中國不久，有人譯為合作制度和合作社（現已通用），但季陶先生認為「合作」不如「協作」之雅馴，因此譯為協作制度與協作社，並特為介紹，認為這一種正在歐洲發展的組織，雖有妥協性，但能排除資本主義的災害，也符合中國的古制和當前需要，有許多效用，值得廣為提倡。跟着，他還親自起草了「產業協作社法

草案和理由書」，以利推行。後來，由中央宣傳部彙集出版了一本小冊，列爲國民黨叢刊之五，仍以「協作社的效用」爲名。我在廣州什麼時候看到這本書，已不復記憶，但記得當時讀後，對這一制度和組織，深感興趣，覺得很合中國的需要，有意作進一步的研究。後來我到了法國，季陶先生書中所曾介紹的法國老教授，經濟學名家季特先生，還在巴黎大學講課，我便去聽他的課，從事合作運動的研究。民國十八年我回國參加本黨三大大會時，曾有考察國內合作事業的計劃，因事沒有實現。民國廿二年回國，才到各地考察鄉村建設，也特別注意當時鄒平和定縣的合作組織，這些都是受季陶先生這一小冊的影響。雖然後來我除了曾在中山大學法學院講授合作論和曾著「合作教育的研究」一書外，並沒有從事合作運動和合作事業的實際工作，但直到現在，我對合作運動還深感興趣。

## 七、

我在法國留學期間除了在里昂有中法大學或花園中學可住以外，不管在格城或巴黎，我都是食住在法國人家庭中。既然可以多些講法語的機會，還可以熟習法國的家庭生活習慣，更獲得一些像家庭般的溫暖，比之住在旅舍要好得多。財據我的經驗，法國人對中國學生相當親切友善，而法國人的習慣也許比之其他的西方人，較爲接近東方人的生活。我非常幸運，所有的房東對我都愛護備至的。舉例來說，格城的一家房東，白朗榭先生和他的夫人知道我每月收到里昂中法大學的費用是有定額而且爲數不多的，房東太太有一天突然對我說：「鄭先生，中法大學每月給你的用費既然有限，我覺得你不會够用，以我每月收你的費用，不管實在用去多少，都不超過此數就是了！」這使我內心非常感動。巴黎近郊的一家房東路野士先生和他的夫人，也破例准我在他們家裏用膳。我曾經患了一次黃胆病，他們對我的照顧有如家人。我曾一度因參加本黨三大大會，離法回國數月，可是房東還保留我住的房間，沒有收我的房租。這些都使我在留學期間，減輕了經濟上的負擔，給我不少精神上的安慰，有助於我對學業的完成，令我永不能忘的。

## 八

在我整個留學期間中，留在里昂的時候，事實上祇有一年多，可是有二三小事却常常仍然活現在我的腦際中。

說來可笑，我的國語，是到了法國以後跟里昂中法大學的同學學習的。記得我出國以前，到上海去辦護照，因為不懂講國語，想買點東西，坐車到說四川路懂廣東話的店舖去，才能交談無阻。本來團體裡很多對外交涉的事情，是由我負責的，因為當時不懂國語，也就無從負責，祇是偏勞懂得國語的同學了。可是，當我們到了法國里昂，原在里昂中法大學和中山大學海外的同學開會歡迎我們，我却被推舉出來致謝辭。我不好意思推搪，初時祇好鼓起勇氣，想勉強用國語代表新到的同學來講話，但是講了幾句，就講不通了，只好仍舊講廣東話，另請一位同學翻譯為國語。這一件事給我很大的啓示：它說明沒有講國語的能力便不能達成任務，因此却激發了我學習國語的決心。也使我更瞭解，既然到了法國留學，就非得專研法文不可。

民國十五、六年的時候，留法學生，思想紛歧，各黨各派都有。當時共產份子滲透分化的陰謀，日益顯露。我們同一批到法的同學，思想上也漸不一致，為求健全組織，不能不把傾附共產黨的分子清除。可是他們被清除之後仍然企圖強行奪走我們負責保管的圖書，尤其要爭取我們從國內帶到里昂的那一套三民主義大字本。為着保存我們僅有的少數書刊，作為宣傳與訓練所必需的工具，我們自然不能不起而抗拒，結果雙方互相搶奪，打成一團。我方幸有一位忠勇負責的劉克平同學，身高體壯，力大無比，卒把來搶的人打退，圖書終獲保存。由此，可見當日海外同志革命情緒之高，對敵人鬥爭之烈，與乎對主義之重視。同時，也充分說明了當時的讀書環境也不是很安靜的。

里昂中法大學的同學中，自然也有些是家庭富有的子弟，然而就我所知，家貧苦學之士實為數更多。

住在中法大學的學生，有些同學的生活，極度艱困，連吃飯也成問題的。我確實知道有一位專攻音樂的同學，富有指揮才能，他經常的生活非常簡單，飲食也十分粗劣，他的抽屜裏面放着一些乾麵包，餓時把它泡在開水中，就聊以充飢了。可是他在學術上却獲得很大的成就。財據李書華先生的估計，二十餘年間，里昂中法大學造就的學生，約有五百餘人，其中不少在學術上的確已經負有盛名或者對事業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

以上幾件小小的事實，不獨可以反映里昂中法大學學生那種刻苦、奮鬥、力學、愛國的精神，也說明了稚老創設該校的真實價值和該校對國家對世界對學術的偉大貢獻。說到這裏，我自覺深深的慚愧：留學期間，由於東奔西跑，未能專心致志，把精力全部貫注於一門學問上。因此，雖然同在一個優美的學習環境中，學術上仍然沒有高深的成就，一如其他同學一樣，每自反省，實現有負國家的培育。假如我對國家社會，在事業上，尚有些微的貢獻的話，那實在是得力的獲有機會赴法留學，然而若果沒有鄒校長的愛護，我怎會被選赴法留學？若果沒有稚老創立里昂中法大學，鄒校長又怎會有機會選派我到法國留學？因此，飲水思源，我對於兩位校長——海老和稚老雖然是同樣崇敬和感激。可是，沒有吳校長的海外創校計劃，我就很難有機會赴法留學了。

## 九、

我在去法之前，雖然讀過稚老的文章，也熟聞他老人家的大名，可是從來就沒有機會面聆教誨。我到里昂時，他却已離開，只從老同學的言談中，常常多聽一些有關稚老的情況，然而對於稚老還是沒有深切的認識。還是回國以後，尤其是從我到中央服務起，才慢慢地從石曾先生處，對稚老之為人、治學、與處事，多些瞭解，同時在各種集會中，也常有機會獲聆教益，因而更使我對稚老益為孺慕！

對日抗戰期間，我在國際反侵略分會服務，有一天，記不起爲什麼原因，我和尹葆宇兄同訪稚老請教

，記得他住在上清寺一家小店舖內的一間房子裏。他爲了省電起見，不用電燈，而利用空罐頭，在罐子上打幾個孔，插上燈芯，罐子裏頭放着煤油，視所需光度的強弱，點多或點少。我還看見他所吃的飯菜，都是非常普通的。他還對我們說，剩餘的要留在第二天來吃。他的衣服臥具，和室內陳設也和一個普通的基層公務員差不多，甚至等而下之。這種儉樸刻苦粗衣糲食的平民生活，和力行實踐的崇高精神，使我深受感動，肅然起敬。

民國四十二年稚老八十九歲，因病住入了臺灣大學附屬醫院，出院前一天我去看他，見他在病房寫字，便請他題賜墨寶，他欣然揮毫寫道：「縱橫十萬里」，正落筆寫「上下五千年」的「上」字時，旁邊一位先生提醒他道：「稚老，『縱』字該是系字旁的『縱』字才對嗎？」稚老聞言，看了一下，便改「上」字爲「足」字，成爲「足下五千年」了。以「足」對「縱」，當然貼切，而意思更爲新鍊。因爲一個人的蹤跡橫五十萬里地方，足下踏着五千年歷史，也就不見了。稚老的捷才，可謂人不可及。而他老人家在病後出院的時候，特地爲我題字留念，更令我視同至寶，永感不忘！

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是吳校長稚暉先生一百一十歲的冥壽。劉大悲先生迭函約我爲文紀念。因就被選赴法留學的經過，在里昂中法大學就讀期間的情況，以及我的一些感想，作一簡要的報導，藉向開國元勳，多士師表，高風碩德，一代完人的吳校長稚暉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 稚暉先生與里昂中法學院的誕生

李亮恭

里昂中法學院 (Institute Franco-Chinois) 也叫里昂中法大學，是吳稚暉、李石曾、蔡子民三先生聯合法國名流學者所創立，校址在法國中部的里昂市西境的一座山崗上，由法國政府所捐的一座堡壘 (Fort Saint Irène 昔爲駐兵之所，久已廢棄不用。) 改建而成。關於里昂中法學院創立的經過，另有專文記載。其開辦初期的領導工作則大部分爲吳先生所主持。

民國十年七月，招考第一批學生。預定北平上海各招二十名，廣州招一百名。北平的考試由李石曾先生主持，上海由吳先生主持，廣州則由革命政府教育廳主持。我是在北平投考的，見到報紙上的招生廣告後，即到設在南池子歐美同學會內的辦事處索取簡章；同時領到一本吳先生所撰寫的小冊子，對於這個學校的旨趣與內容有詳細的說明。這是我初次讀到吳先生的文章，覺得他的文筆有與衆不同之感。讀後知道這個學院本身只供給住宿與膳食的便利，除法文補習班以外，不開設任何課程，學生所要學習的專門學科，由各人自己選擇，去分別考進里昂大學的各學院及各專科學校，入學費用則由本學院代爲繳付。這樣就完全解決了生活與讀書二方面的問題。

我們那時對於法國的生活情形，以及前往法國。旅途上的情形，一無所知。錄取後不免到辦事處向管事先生們問長問短。他們只有一句答覆：到上海去問吳先生便知。

我們這第一批學生預定由吳先生率領——乘法郵博爾多斯號 (Porikos) 於八月十三日自上海出發。我和另一位同學於六月二十二日到上海，按址找到設在二馬路的辦事處。這個辦事處和北平的辦事處大異其趣。這是一小間舖面的二層樓房子，門口掛的一塊牌子上寫的不是某某學校辦事處，而是『兌社』二個字，好像是一家商行的樣子。但它的業務不是兌錢，而是兌人。從馬路上跨進大門便是辦公室。兩張小桌上

坐着二位先生在辦事。我們說明身份，並請見吳先生。一位辦事先生說，吳先生就在樓上。我就要上樓。他又說你不必上樓，吳先生馬上就會下來。果然，二分鐘後，吳先生下樓來了。這是我初次見到吳先生。這間辦公室很狹小，除了二張小桌二張椅子供二位辦事先生用之外，別無櫈子之類，所以我們始終是站着談話。然而這第一次談話竟談了一小時之久。我們本來只想請教應辦的手續，行前的準備，旅途情形，以及法國的生活情形等等。吳先生一一答覆，不厭其詳。說到治裝，勸我們不必帶鋪蓋，不要帶網籃。那時候我們中國人出門所帶的行李是標準的三件：箱子、鋪蓋、網籃。吳先生告訴我們，在西洋，所到之處有床鋪就有鋪蓋，不必自備。船上，旅館，固然都供給鋪蓋，就是租來傢俱的房子，房東也供給鋪蓋。里昂中法學院的宿舍也供給鋪蓋所以不必自帶。至於網籃則不能帶。因為西洋習慣凡代運行旅，必須包封或關鎖完整，像網籃這樣敞開的行李決不接受運送，徒然自找麻煩，所以不能帶；不過為船上便利起見，不妨攜帶，到馬賽上岸之前棄入大海。

說到途中情形，吳先生勸我們多帶些罐頭食品，並再三叮囑一定要每人自帶一張帆布躺椅，上船之後，我們才知道這兩樣東西的重要性。後來談到法國的學制，如幾年畢業之類，吳先生借題發揮，勸我們出去後不必急於回國，儘可能多唸幾年書。還恐怕我們志不在學，而重視事業，舉了好幾個例子給我們聽，某人在某國學了幾年，得了一個較低的學位回來了，後來只做了什麼事。某人多學了多少年，得了較高的學位，一回國就做了什麼事等等，起頭是有問有答，到後來變成了吳先生一人演說，我們成爲聽衆了。

吳先生爲使大家省力省事起見，一切辦護照，簽證，買船票等事，概由辦事處代辦，我們只要交照片與交費即可。我們借交照片與交費的機會，又得與吳先生談了半小時。本來這些事是與辦事先生接洽。但吳先生聽見樓下有人，就自己下樓來了。話匣子一打開就是半小時。幾天之後，我們在街上購買零物。遇到吳先生也出來買一隻手提箱。這只空箱子是很輕的，他如果只想和我們招呼一下，就不必放下他的箱子。但是他一遇到我們就立即把箱子放在地上，準備佇立長談的樣子。於是又在街頭上立談約十五分鐘之久。

。吳先生這種對青年人的誠懇態度，以及誨人不倦的精神，使我們非常感動。

八月十三日上船。我們這一批由上海上船的共四十餘人。廣東方面錄取的同學五十餘人則在香港上船，總共一百零五人。博爾多斯號是當時法國郵船中最巨大的一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改裝為運送傷兵的醫院船。此時當未完全恢復原狀；在船頭甲板的同一層上還保留着一個大艙，裡面有一百幾十個舖位，位置在三等艙的上面與二等艙的下面，跨出艙門便是船頭甲板。我們這一批旅客就住在這個大艙裡，成了我們的包艙，我戲稱之為特等艙，因這個艙原來並不供應一般旅客，是經過特別安排，專為我們而設的，一切都很特別。聽說此次航行以後，這個艙也要拆除改裝了。我們吃飯借用三等艙的膳廳，我們先吃，然後再讓三等艙旅客吃。不過伙食不一樣，我們每餐都是牛排煮老四季豆（在中國只吃嫩的四季豆莢，在歐洲則兼吃像黃豆那樣的老豆子），四十天如一日。於是吳先生教我們攜帶的罐頭食品大派用場，成為調劑口味所不可或缺的東西。

艙內只適於睡眠。在白天，如無大風浪，大家都要在甲板上活動。船上只替三等以上的旅客預備了藤椅子或帆布躺椅，數目不多，當然沒有我們的份。如果吳先生不再叮囑我們多帶一張帆布躺椅，我們只好整天站在甲板上或躺在床上，這四十天的旅程很不好打發了。現在我們可以躺在自己的躺椅上看書或談天，十分自在。

吳先生本可以搭乘普通艙。但他要和我們同甘苦，也加入我們的特等艙。因此我們朝夕相共四十餘日。每天必有一段時間聽他談話。每當他不坐在躺椅上看書，在甲板上閒眺的時候，總有一二位同學上前去問些什麼。於是話匣子就打開了。其他同學也就圍上去旁聽，也可以插嘴發問，並且得到答覆，甚至因此轉換話題。但每次都是以對話開始，以講演終結，到後來大家只有聽講的份了。這種無拘無束的閒談，從家常瑣事到哲理玄談，四十日間，讓我們聽到很多故事與笑話，增長許多見識，受到很多啓發。

船到香港，只停半天，我們連日為牛肉燒豆子所苦，急於上岸進餐飯，並補充水果。下午回船後發現



，各人的自來水筆一律爲扒手扒去，無一倖免。我們想吳先生對於國際旅行經驗豐富，必不至於像我們的遭遇。豈知問詢之下，他也未倖免，而且失去的不是自來水筆，而是三十元大洋。香港扒手的本領衆皆歎服。

此後經過西貢與新加坡，每處停三天。我們除遊覽外，照例要進中國餐館調劑口味，並補充水果。但到達下一站錫蘭島上的哥倫坡時，不能上岸，因爲我們的護照未經駐上海的英國領事館簽證。那時英國領事館的簽證費很貴，而東南亞的殖民地如新加坡等處一概不需查驗護照。哥倫坡一處上岸遊覽與否無關緊要，爲此一處而化很貴的簽證費大可不必。所以吳先生爲替我們節省，不必要的費用計，沒有替我們向英國領事館辦簽證。不過等移民官員離船後，有幾位同學向守衛的錫蘭警察塞幾個小費，也能過關。

那年的中央秋節是在航行紅海中渡過的。船上有幾位廣東茶房，帶了不少廣式月餅賣給我們。我們並在這天晚上舉行了一個遊藝晚會，請船長以貴賓身份蒞場。晚會的籌備雖然是由熱心的同學效力，實際上是吳先生在幕後指導。因爲有法國貴賓在座，需要有一篇法文的主席致辭。吳先生寫了一篇簡短的中文演說辭，由一位搭三等艙的震旦大學畢業生，赴巴黎學醫的，譯成法文，並於開會時宣讀。因爲我們同學中還沒有那樣好的法文程度。吳先生當然是並非熱心於過中秋節。不過因爲大家在熱心籌備，也加入湊趣，使事情做的更好一點而已。

船過蘇彝士運河，在埃及的賽得港停泊一天。那時埃及還是英國殖民地，但沒有英國簽證的護照也能上岸遊覽。從賽得港出發，航行六天，就到馬賽了。在到達的前一天，吳先生寫了一張通告，貼在我們出入必經的艙門口，叫我們把網籃和帆布躺椅在入夜以前投入海內，『向海龍王進貢』（通告原文）。他並且以身作則，在下午六點鐘左右，拿着一只空網籃站在甲板上欄杆邊，準備把它投入海內。大家都各帶一隻網籃，大都是裝的食物。四十天以來，食物也消耗得差不多了，網籃也差不多空了。看見吳先生一領頭，近百隻網籃一齊投海，倒也頗爲壯觀。至於躺椅，有些送給海龍王，有些則應茶房的要求，送給了茶房

。這兩樣東西各不拋棄，上岸後搬運起來將不勝其麻煩。

九月二十三日清晨，船在馬賽碼頭靠岸，從八月十三日上海開船算起，總共在船上渡過了四十二天。當時正在法國的留英法老前輩石瑛、彭濟羣、李曉生三位先生來迎接。他們已經和一家運輸公司約定，從船上搬到碼頭，再從碼頭送到火車站，不論大小，每件行李四個法郎（那時約合中國銀元六角五分）。上船搬行李的人都穿制服，掛徽章。吳先生關照我們，除輕便的手提小件自己隨身攜帶外，其餘一概留置艙內原處不要動，叫由搬運人去搬出，堆集在甲板上，然後用起重機吊到碼頭上。各人只要看見自己的行李吊下去了，就可以下船自由行動。如此辦法，確是簡單周密，不會有錯。

迎接我們的三位先生把行李處理完畢後，分批率領我們到火車站，約定當天乘夜車赴里昂，大家可以自由活動，只要在一定的時間以前回到車站集合。於是我們幾人一羣各自在馬賽市內各處遊覽。法國名城的馬路上咖啡館很多，而且有一特色，都把座位擺到門前的行人道上。我們走過一家咖啡館，看見吳先生和一位我們沒有見過的中國學生坐在行人道上的座位上談話。我們匆匆走過，沒有聽到他們談的什麼，但從神情看，顯然是很激動。後來知道這位先生是一羣到里昂鬧事的勤工儉學生所派的三位代表之一，到馬賽來「迎接」我們的。在他們的心理上，迎接的意義等於擋駕。雖然不一定希望我們原船打轉，至少要我們知道，我們這一羣人不受歡迎，而他們才是有優先權做中法學院學生的人。但是我們這一羣人一下船就四散了，他們二人找不到發表高論的對像。惟一可行的辦法是找吳先生談談了。

一部分留法勤工儉學生，認為里昂中法學院應當給他們加入的優先權，不應當在國內招生。於是採取行動，在我們快到達的前幾天，浩浩蕩蕩，湧進中法學院——佔據了宿舍。法國治安當局不能容許這等行動，把他們請到一所軍營裡面暫住。但少數領導人物仍容許出外活動。後來這批人由駐法國公使主持強迫遣送回國，領導人物則蹣跚之乎也。如陳毅李立三等人就蹣跚到俄國去了。民國三十九年我在漢中，吳先生寫給我的一封長信中還提到這件事。

九月二十四日晨七時，車到里昂。里昂中法協會（即董事會）的執行秘書古郎教授（Professeur Maurice Courant）及中法學院的辦事人員來接。古郎是里昂大學文學院的漢學教授，年近七十，讀過一點線裝書，在清末也到過中國，但對於民國以後的中國情形，尤其是五四以後的學界情形，一無所知。頭腦十分多烘。車站與中法學院的距離很近，但一在平地，一在山上，要爬二十分鐘的山。也有電車可以通達。迎接的人準備我們步行上山。但也預備了一輛可坐二十人的大客車，給需要坐車的人坐。吳先生本可以坐車，但他堅持和大家一起爬山。使得古郎先生也只好一起爬山。那輛車就只有女同學坐。

到了中法學院，爲宿舍房間還沒有分配，大家先到大禮堂休息。除膳所外只有那裡才有這麼多座位，而膳所正在準備早餐。十分鐘後到膳所早餐，然後又回到大禮堂。作爲勤工儉學生的代表的陳毅利用這個機會，借了廚房的鈴在禮堂門口搖兩下，聲稱開歡迎會。大家坐完以後，陳毅登臺致辭。第一句就說：『我們今天歡迎諸位，同時也就是拒絕諸位。』接着說了一套他們有優先權，我們無權進入中法學院的議論。辭畢，邀請我們發言，我們只有苦笑，無言可發。默然相對，形成僵局。此時吳先生登臺解除僵局，他說：『大家坐了一夜火車，沒有好好睡覺，現在宿舍都還未曾分配，一切等待安頓；再加初到此地，對於這邊的情形也不明瞭，還是改天再談罷』。陳毅乘勢下臺，宣布散會。一幕滑稽劇算是結束。

宿舍的房間很寬大，放了四張小鐵床，中間放一張四人對坐，中央有書架的大桌子，和兩個大衣櫃，還很寬敞。吳先生叫我們自己自由組合，四人一組，把四個名字寫在一張小紙上交給他。他在禮堂上監督當衆抽籤。那一組抽到某一號碼，這四個人就住進這一號寢室。抽籤完畢，從此各有歸宿，皆大歡喜。

初到的幾天，我們有很多事要辦。如辦居留手續，種牛痘，編學號，添置衣服等等。在上海時，吳先生告訴我們，法國定製衣服當然比上海貴，如買成衣，則反而便宜。所以我們只製備當時要穿的衣服。其餘打算到里昂買成衣。果然比上海便宜。我們在中國穿袍子，通行外加罩衫，以便洗滌。穿西裝則無此習慣，容易穿髒。我們年輕人想不到這些問題，吳先生早替我們想到了。他提倡穿形如大衣的工作服。忽有

一天他穿了一件米色的工作服，同時全體辦事人員也都穿了同樣的工作服。中法學院的校舍是三座樓房大門在東邊，門口一座二層樓，樓上是女生宿舍。南邊一座很大的三層樓是男生宿舍，樓下是教室與膳所等處所。西邊一座二層樓是禮堂。北邊與男宿舍相對的是一座小山崗。中間圍着一個長方形的大院子。地是斜坡地，由門樓到禮堂緩緩傾斜而上。在院子中間，靠近山崗的一邊有一大塊水平放置的石頭，大約六七尺長，二尺寬，一尺半高，好像一座濶大的石檯。推想當初必有重要用途的。現在則成了晒日黃的地方了。吳先生穿了一件米色工作服，手裡拿了一本小書，坐在這塊石頭上看書。像在輪船甲板上一樣，就有人圍上去談話或聽談話了。看看圍攏的人漸多，吳先生就替工作服宣傳。他說法國學生只有星期日到教堂做禮拜才穿得整整齊齊，平時是整天外罩工作服的，既洗滌方便，又可保護西裝勸我們也穿。其實法國學生只有在實驗室或工場穿工作服。吳先生推而廣之，成爲整天，陸了走出中法學院大門以外，無時無地不穿工作服。爲便利大家購買，並且叫服裝店送到中法學院來賣。我們每人購買一件或二件。從此中法學院大門以內，人人一件米色工作服，儼如制服。我們養成了整天外罩工作服的習慣，幾年之內，節省不少服裝費用。

一星期後，大家關於生活方面的事務辦的差不多了。十月初的一天，吳先生召集大家在禮堂集會，宣布今天就算正式開學了。隨即開始上課，補習法文。按法文程度分爲四班。共聘教師七位。里昂中法學院就此正式誕生。

開學後不多幾天便是我們到法後第的一個雙十節。因爲初到，大家忙於料理生活方面的事務，接着又忙於上課，未能籌備慶祝。但住在六號寢室的四位同學舉行了一個小型慶祝會。他們在室內張掛一面國內帶來的國旗。屋頂掛滿紙綵。準備了一些糖果。在晚飯之後，敞開室門，邀請同學自由入內，同申慶祝。房間雖不小，二十餘人一站也就站滿了。吳先生聞信，也欣然參加。他戲稱此室同學爲愛國黨。大家齊唱國歌（那時唱的還是卿雲歌）。後然請吳先生演說。辭甚簡短，但我的印象深刻，至今不忘。吳先生說：

「我沒有預備，就拿『沒有預備』做題目。當年辛亥革命，事前沒有什麼預備，革命也成功了。我們中法學院沒有什麼預備，現在也開學了。希望諸位將來沒有什麼預備，也都能在學問上很有成就。」吳先生明知辛亥革命是有長期的預備的。中法學院是他親自籌備的。至於學問的成就更是非下苦功不可。他故意反過來說，引入深省，使大家各自警惕。以上所記乃是里昂中法學院開學前後的瑣事，處處可以看到吳先生的苦心與偉大。

## 里大校友詩存

### 毅君七十生日偶成

王社

毅且良辰降此身，君家豈是等閒人。七情獨具悲天意，十載難銷憤世因。生不逢時當亂代。日長回首惜青春。偶然起伏思潮湧，成夜終朝痛暴秦。

### 賀麟菴教授兄古稀大壽

王社

滿牆桃李足春秋，得志高歌且壯游。南跨蓬壺仙子島，西橫印度佛門舟。讀書歐陸逾千卷，逐鹿中原展幾籌，七十而從心所欲，相期勿負復神州。

# 吳稚暉先生與里昂中法大學之今昔

黃尊生

海隅養病，目疾正深，忽得劉大悲先生來函，言吳稚暉先生逝世已二十年，今又值一百十歲誕辰，從前里昂中法大學同人，將出特刊，以作紀念，囑爲撰文。我忝列吳先生之門，爲里大舊人，離開里大，又於三十年後重到里昂，撫今追昔，情不能已，爰就記憶所及，聊草此文，以誌感想。

我第一次見到吳先生，是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際。其時吳先生舉家由英倫返國，途經星洲，星洲國民日報同人設宴歡迎，我因任譯事於該報，亦得叨陪末座，又因獲讀新世紀報，同時渴望往英倫求學，故不憚多所叩問。事後吳先生頻詢諸人，此少年爲誰，此是一段可紀之回憶。西南護法時期，吳先生與李石曾先生來過廣州，我追陪兩日，已經相熟。到了民國十年，里昂中法大學成立，吳先生帶領一批學生，由上海香港乘船往法國，我亦列名學生，隨同前往。

這一段行程，如果當時執筆，親眼把他記下來，一定有聲有色，而且使人感動。可惜當時無此紀錄，事後遺忘，追記不易，而今祇得一個模糊的印象而已。

時爲民國十年，即一二年之夏。我們乘的是法國郵船，名「波多士」Portos，坐的是法國政府用以運兵的四等艙。當時在上海廣州兩地分別招生，吳先生在上海已經錄取了一批，即從上海下船。船到香港，由廣州錄取的那一批，又趕來香港下船。滙合起來，一共有一百多人，浩浩蕩蕩，由香港出發。

四等艙本以作運兵之用，這一百多人，自然容納有餘。船艙打通，一排排鐵牀，分上下鋪，擠到極。一日三餐，則在三等餐廳用膳。除四等艙甲板之外，並可以在三等甲板散步休憩。全部旅程，由香港至馬賽，爲三十一日，而由上海香港以至蘇彝士運河，超過四分三之旅程，均在南中國海，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之間，日日在熱帶烈日炎蒸之下。

我們的校長兼領隊吳先生，誰也想不到，亦同在四等艙之內，臥在一個上鋪，意態十分安閒。暇時則與同學們談天，指點海上風光。至於辦公——他有很多文書要辦——則在四等艙的甲板上，自製一個小天。拿一塊板，幾根柱子，做一張小方桌，來作書案，上頭張一面布篷，以免雨淋日晒，這就是他的辦公廳了。如果當時有照片，攝取出來，陳之歷史博物館中，則是一件希有之珍品，足以興起後人無限之景仰。在這二十多日炎暑驕陽之下，四等客自然會覺得難堪，而且印度洋的波濤，奔騰澎湃，風浪一來，還要嘔吐不止。但他老人家却怡然若無其事，使那些後生小子，都驚詫不已。

實在講，他老人家亦何嘗不能像那些帶領學生出洋的一等大員。儘管學生們坐三四等，他自然要坐頭等。每日由頭等跑下來，巡視一回，慰問幾句，做個樣子，這樣，就可以保持自己的尊嚴，免得大家囉喏，同時使你們這班傢伙，不敢動其輕侮之念。當時亦有人以此爲言，頗怪他過於降尊屈己。但他老人家必不肯如此。這是由於他的大同觀念，平等觀念，淡然榮利之心，刻苦耐勞之習，使其如此。

中法大學之創立，追溯起來，可以說是導源於滿清末年巴黎之世界社與新世紀報。此兩機構是由吳先生與李曾先生張靜江先生創辦，而蔡子民先生在德國，亦參與其事。其主旨一方面提倡自由平等，大同無治，又一方面則提倡科學真理，灌輸世界知識。民國成立，吳蔡李張諸公即起而提倡華法教育事業，發起留法儉學會，其後又發起留法勤工儉學會，鼓勵青年學子負笈法國。吳先生且有倡辦海外中國大學之計劃，又有海外移家就學之議。惜因二次革命失敗，其事中輟。至袁世凱死後，舊事又復重提。其時法國方面，政壇中之先進領導人物，如班樂衛，赫里歐，穆岱諸公，均主張對華親善，歡迎兩國教育事業之合作，故未幾即成立華法大學協會，加強兩國大學教育之聯繫。

華法大學協會 Association Universitaire Franco-Chinoise 之組織，華法雙方均有其負責人。華方由蔡子民先生，法方由班樂衛先生任會長，吳李諸公則爲委員，而里昂之中法大學，即由此孕育而生，其所追求，則爲吳蔡李與班樂衛赫里歐諸先生之理想，故中法大學之創立，實負有此種精神上之使命。

中法大學之名稱，法文爲法華學院 *Institute Franco-Chinois* 位於里昂之聖提里尼堡 *Fort St. Irène*。此地原爲駐兵之所，由法政府租與華法大學協會，年納象徵式之租金一佛郎，再由大學協會加以修葺，成爲完備之宿舍。其間課室，寢室，盥濯，潔淨，水電，膳食，學費，雜費，普通醫藥，一概供應俱全。所以大家由上海香港一到，即獲得安居，此爲初到海外極不易得之事。

照吳先生所規定，大家來此，須在堡內（校內）先行修習兩年法文，修畢始能向里昂大學及各專門學校報名攻讀。所以預先聘定五六位法國先生，在校內開班教授法文，班級則視其程度而定。這個意思，本來好到極。如果照足他老人家的規定，大家的底子必定好得多，可惜祇讀得一年，即告中輟。此事雖小，但關係極大。還有一件事，他十分注重翻譯工作。他認爲翻譯必要繙得可靠，繙得確切（一個信字），繙出來讀者可以一目了然，不至如墮五里霧中（一個達字），而其文又不至佶屈聱牙，味同嚼蠟（一個雅字），必要如此，然後西方的學術思想，方能灌輸入來。不然，隨便亂繙，祇有阻塞學問之路，其罪非小。他老人家有一套繙譯計劃，曾經約同十個人，把那部「法國之科學」*La Science Française* 拆開分章繙譯。如果成功，再有進一步之計劃。可惜這件事也沒有甚麼結果，祇留得他的理想，成爲陽春白雪而已。

當時是吳先生營校長。不過他不愛管事，須有一位副校長負責對外之責以佐之，此職即由褚民誼擔任。至於校內日常事務，則歸秘書處理，由曾仲鳴任之。我們的校長，雖然不管庶事，校長一職，好像若有若無，但有了他，便覺得有一個依傍，如孺子之有父母。此在其離開之後，大家尤其感到。他在校內，飯後無事，愛在院子裡草地上和青年談天。他常常說，這裡祇是一座很平凡的草堂，要大家唱出一隻很高等的曲子。他又說，青年人須要光明，須要樂觀，須要有希望。此三點，這幾十年來，我們始終記着。如果一個人能够心地光明，過事樂觀，而又長存希望，則可以無往而不善。他當校長，所能做的，就是這種精神領導，人格感化的工作。

校內一百多人，有一半是二十左右的青年，其中亦有一部分，已是三十開外的中年人物。然無論是少



是壯，都是未長成的孩子，有些還是很淘氣的孩子。淘氣本非罪過，但有時淘起氣來，會使人難受。他老人家立身行事，雖然十分謹嚴，但其性情，本來就不羈到極。以他這種不羈的性格，何能久繫於一個校長職位，所以大約祇有一年多，他便離開返國了。他離開事前無人知道，到了第二天早上，地下大廳的布告板上，貼上一張字條，寫着：

別矣

這座很平凡的草臺，要請諸君唱出一隻很高等的曲子，都珍重則箇。

末署吳敬恒三字，並誌年月日。大家始恍然如夢初覺，爲之錯愕不已。這張條子，我請曾仲鳴事後除下來贈給我，作爲紀念。我一直保存了十多年，至抗戰期間，逃難時遺失，痛惜無極。進座草臺，草草可以不管，至於這隻曲子，唱得出唱不出，則是大家的事，看大家爭氣不爭氣。然而他老人家的心事就在這裡，臨別仍以此爲贈。

吳先生去後，褚民誼亦去，後來曾仲鳴亦去，由劉太悲先生出任秘書。中法大學之經費，本由中法兩國政府分擔，而中國方面，廣東省似亦分擔一半。自民十一以後，國內政局，動盪不安，廣東方面，變動更大，影響所及，中國政府所協助之經費，無形中斷，乃由法國政府墊出款項，予以維持。從此以後，大家的生活，一路困難，因爲經費斷了，津貼也斷了，各人須要自行掙扎。幸而學費與膳宿費不必擔憂，賴有大學協會出而維持，然後可以捱下去。是時吳先生在上海亦趕往北京，向總統徐世昌請求撥款救濟。以後中國及廣東方面，或斷或續，時有款項寄到。

由此可知，這幾年來，大家在這座草臺，都是困苦艱難，極力掙扎。其成就如何，我們身在其中，當然不敢恭維，然亦未便予以過低之評價。所慶幸者，是能在吳蔡李諸公啓導之下得有所秉承，以爲依據。當時吳蔡李諸公都有一種氣象，眼光看得遠大，心胸開得寬廣。這種氣象，這種胸襟，到了晚一輩，便不容易見到了。

我於一九二六年之初，離開里昂。一隔三十年，復於一九五四年重遊歐土。在英國牛津住了一年，翌年夏天，再到法國，復到里昂，重溫三十年前之舊夢。

雖然經過一場大戰，而且經過不少破壞，但里昂的面貌，與從前髣髴一樣。兩條江，Le Rhône et la Saône，江水縈回，一帶石橋，橫跨兩岸，我們落山，一過江，便是昂大學，一邊是文理學院，又一邊是法醫學院，這是大家知道的。舉頭一望，山上浮維 Fourvière 大教堂，塔頂圓穹上矗，每逢慶節，晚上燈火通明，砌出「主祐我們 Dieu nous protège 四個大字，這亦是大家知道的城內市中心區，由貝爾古廣場 Place Bellecour 起，沿共和道 Avenue République 一路到歌劇院 Grand Théâtre，這一帶是最繁盛的地方；而今依然如故。這裡有兩間咖啡館，使我們不能忘懷，一是在貝爾古廣場內窗牖玲瓏之「金屋」Maison Dorée，又一是在共和道之高等咖啡館 Café Royal，都依然無恙，而且風味不亞於往昔。

還有可注意的，入共和道，即赫然見到那間進步報 Le Progrès。經過一場大戰與政局變遷，巴黎那些大報時報 Le Temps，日報 Quotidien 等，都倒了。里昂的也倒了。惟有進步報在從前是里昂第一間大報，現在仍然掌領報壇，巋然卓立。這是因為該報在戰爭期內，不屈不撓，自動停刊，戰後乃得光榮復版。

來到里昂，恍如重返第二故鄉。我要做的，有兩件事，一是訪候舊友雷實 M. Levin 與世界語同志一聚，又一是在探訪中法大學的舊址。而今一述後者。

舊迹追尋，我先到貝爾古廣場 Place Bellecour，眺望一回，然後出來，循路而行，那裡有幾間書店，和從前一樣。再往，是市立圖書館，右便一轉角，便是里昂最老的 St. Jean 聖若望大教堂。對面，便是上山纜車之起站。由此乘纜車上山，到終站下車，便是聖儒士 St. Just 區。這一區，從前最熱，雖屬郊外，而人烟頗稠密，住戶人家，雜貨小店，如鱗次櫛比。而今不同了，人烟少了，店戶也稀疎了。一路行來，頗覺蕭條，而且有荒涼之感。一到三叉路口，已清楚見到聖提里尼堡，此即舊時之校舍。大門外橫

額，仍然刻着褚民誼所寫的中法大學四個字，心中不禁怦然。

時大門緊閉。鈴按後，有人開門，我即道達來意。聞者引至樓上（即從前之女生宿舍），見負責之舍監（仍稱 Econome）。這位舍監一見到我，即說，我知道你來了。問其何以知道，則說從報上讀到。大約報上之新聞，是由里昂世界語會發出，預先爲我排定幾項節目。

舍監見了我，十分歡喜，談了多時，爲我解釋一切，隨即帶我巡視一周，知道戰時里昂曾遭砲火，此堡收回駐兵。戰後將軍隊撤出，復交還大學協會，由大學協會再加修葺，仍然作學生宿舍之用。不過此時已無中國學生，祇有法國學生了。

宿舍那座樓房，還是和從前一樣。惟一入大門那一塊空地，從前算是校園，供散步之用，而今已有一小部分，改成籬落，略植花木，雖有點綴，然反覺其狹隘，不如以前之寬廣開朗。至於校門對入後座那部分，從前是廢址，現在已經改建，略有房舍。

我所要知道的，是從前那些紀錄冊籍，文書檔案，如何處置，據說，已移交大學協會。我尤其關心的，是從前有一間小圖書館，收藏不少華文書籍，其中有一部分十分珍貴，是吳先生親自帶來的那一批六書音韻訓詁的舊籍。吳先生專精此學，與章太炎齊名，而篆書之高妙，則遠過之。我當時因爲起草論文（埃及象形文與中國六書），曾經將這些書借出來，下過一番功夫去研究，所以印象甚深。據云，此批圖書，亦全數移交大學協會，歸入里昂大學圖書館之內，而另成專館。

與舍監談過之後，我再眺望一回，然後興辭而出。一出大門，對面本來就是從前的協和飯店，而今已完全改觀了。路口右邊一間最大的 Epicerie（雜貨店），從前貨色甚多，顧客不絕，我們日常用品，以至紅酒水果之類，多取給於是，而今亦不見了。因爲思潮不斷，餘興未闌，我就在路左一間小咖啡館坐下，來，細細沈吟，以作排遣。

翌日，我仍然乘纜車上山，不過到了半山，即行下車，轉往浮維 Fourvière 大教堂，作一番瞻仰。又

翌日，偕老友 M. Levin 及世界語同志往遊「髯島」*Le Barbe* 及里昂附近一座十三世紀之古城 *Pérouge*，這些都是從前流連過而繫念不已的。

里昂歌劇院 *Grand Théâtre de Lyon* 從前是有約必到的地方，當時最有名的一位藝員是 *Mme. Yakowléva* 院內座次，多至不下十種，票價最昂的是前座 *Fauteuil d'Orchestre*，四十佛郎，最廉的是最清的第五層，兩佛郎。由兩佛郎以至四十佛郎，我幾乎沒有一等不曾坐過。此次因爲夏季依歇，不得入院一觀，深爲可惜。

此次重來，由英國以至法國瑞士意大利，我做了六十幾首六言絕句的紀遊詩。來到里昂，訪尋舊校，亦得三首。錄之於下，以作一個結束。

寺塔圓穹凌盡。江流雙水洄繁。遙望石橋鬢舍。不勝依戀之情。

去後前賢殂謝（吳蔡班樂衛諸公已歸道山）。歸來舊壘依稀。一代江山未老。卅年人事全非。尚有摩挲手迹。多年曾此宮牆。舊館倘容停駐。新知重與商量。

這三首詩的最後兩句，是我當時所深深感到的。假如此地容許我停下來，則我必然再作努力，重新向學海泛濫一下。如此，則不祇返回少壯，而且無異獲得重生了。

## 我記憶中的吳稚暉先生

蘇雪林

李白上書韓朝宗，有「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的話。蘇轍求見韓琦，也以泰岱華嶽比那位太尉，謂不可不瞻仰。的確，世界上的大人物是不可不一見的。朝夕從游，是謂親炙。除及門弟子外，別人無此機緣，但若能拜謁一次，接其聲音笑貌，將在你腦海中留下一個永遠難忘的回憶。聆其片言隻語的訓辭，也會教你畢生受用不盡。

我雖不是一個足跡不出里閭的人，對當代所謂大人物則所見極少，並非沒有機會，實因秉性過於羞怯，見大人物便踉蹌不安，半句話也說不出，自知有此弱點，只好藏拙。因此所見偉人僅寥寥可數的幾位。新文化大師胡適之先生之外，便是吳稚暉先生。

民國十年，法國里昂中法大學——實則應名之爲中法學校——成立，吳先生在京滬兩處招男女學生百餘人，親自率領，由滬啓航赴法。在海輪上一個多月，朝夕都可以看見吳先生。他的形貌，我曾在「吳稚暉先生與里昂中法學校」一文中曾加以描述：「一張紫褐色的圓臉，兩撇鬚角下垂的鬚鬚，一對炯炯有光的大眼，看見他的人會把這位已近花甲的老人的年齡縮短三分之一。他的身裁是胖碩的，但並不高，穿着一身不大合體的半舊西裝，看去頗似一個「鄉老」，又似乎是工廠裡一個「工頭」。的確，吳先生在一股大人物之中是最缺少所謂大人物氣度的。他的儀表也與他談話正相類似，一味率直，一味不拘繩墨，士大夫階級裝腔做勢的身份和他們滿口引經據典文雅高貴的談吐，是他所引爲最討厭的。」航行三四十天均屬熱帶，我們除了三餐和睡覺外，艙裡歇不住，每人一身寬大的和服，一張輕便的帆布椅都到甲板上呼吸海風，納涼。每當吳先生出來，便有許多男生上前圍繞，他們互相說：「我們聽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去，這是一個絕大享受，不可放棄。」我後來才知上下古今談是吳先生所寫的一部小說。是一部通俗的科

學小說，民元前便已出版，我一直在民國三十年抗戰尚未結束時始讀到在重慶出版的重版。

吳先生靠在船舷的鐵欄杆上口講指畫，興味淋漓，聽者也疊疊忘倦，偶爾聽見吳先生口邊爆出一個笑話，則大衆爲之鬨堂。他所講的當然不再是上下古今談一書的內容，但其上下千載，縱橫六合的談話資料則亦庶乎相近。聽吳先生一席話，等於上了十幾位名教授的課，可惜這耳福都歸男同學們獨享，我們女生則惟有遠遠望着罷了。

到了里昂，男女學生安頓已畢，分班上課，生活細節亦有先來留法的人員照料。吳先生雖爲這個學校的校長，却並不居校長之名，留住校中日子不多，或回英倫家中小住，大部分時間則奔走歐洲各國，爲學校前途發展籌畫，每到一處必有致同學的公開信，正如我前所寫的「吳稚暉先生與里昂中法學校」中所敘：「評叙各地的風俗人情，文物制度以及新發明的事物，千言萬語，不外提倡西洋科學精神，而希望我們迎頭趕上。」信張貼於布告版上，每個同學都可覽及。

吳先生是極力提倡「移家留學」的。他有一個親戚馬太太率幼年子女數人住在我們女生宿舍裡。吳先生也常有信給她。我偶爾看見，但見滿紙都是偃曲如蟲豸的符號，一字不識。馬太太說這是吳先生所發明的「豆芽字母」，在國內時訓練文盲的親屬，均能運用自如，十分有用。我請馬太太讀一段則均是無錫土話，又半句不懂。我想這個豆芽字母的方法一定很簡單，因文盲的馬太太不但能讀，且能以此寫覆信。當時若讓馬太太將方法教我，豈不多認識一種文字。記得我們初抵里昂時，世界語初發明，正在推廣，中法學校也請來了一位義務教師，開始時，聽者滿座，數週後人數減了一半，最後僅剩小貓三五隻，那位教師抱着傳教士的熱忱來傳播世界語，現僅有一人肯學，他還是照常來，但最後僅剩下一間空蕩蕩的教室，功課當然只有停止了。當時我也是僅聽數小時即退出者之一。於今頗覺懊悔，設非太懶，學了這門語文，益處是不小的。

吳先生早時曾和李石曾先生共倡進德會標榜不喫肉，不娶妾，不做官三原則，他終身履行不渝。他在

校時每日與同學共桌進食。某生性饕，自囑肉食不足，吳先生輒以自己一份挑在他的盤中。他到老所食都是青菜豆腐加少許牛乳雞蛋。旅遊山水時任何小館所供的粗麵條糙米飯坐下就喫，別人不能下咽，他則甘之如飴。他攝取的營養份是這麼絕少，也不知像他那樣魁梧壯碩的身體是如何維持的，並且還活上八十九歲的高年？這叫營養學家永遠也不能相信。

第一次大戰後物質短絀，吳先生經濟狀況又總是欠佳，所穿一身西裝，做舊得變了形和色。有一次他從巴黎回來却換了一身新裝，人家說這是紙做的，仔細穿也穿得一年半載，只不能下水洗濯，一洗便爛了。

吳先生在中法學校僅半年光景，同學們爲爭平等待遇，鬧了一個大學潮，倡始者共有二十八人自詡爲「二十八宿鬧天宮」，吳先生一怒便離開里昂了。以後雖亦來校，但已不管校務。那次學潮，其曲完全在我們這幾個少數同學，不幸的我因年輕無知也列名於二十八宿之內。以後我非常的追悔，作文自懺，其詳具見「吳稚暉先生與里昂中法學校」一文，現不贅。

民國三十二年學術界爲慶祝吳先生八十大慶，編輯紀念冊，我被逼寫了一篇「天問三神話中的舊約創世紀」，從此開始了屈賦研究。雖發現屈賦中許多域外文化資料，但不知其所以然，而且理論也難成系統。知道這個研究鑽故紙是不行的非去外國探究不可。大概是第二年吧，政府擬派學生百餘名赴法國留學，我異想天開也想附驥回去，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給吳先生請他鼎力爲我設法以職員名義在這個團體裡位置一席。吳先生並未覆我的信，當然是由於我這個請求是太荒唐了。

四十一年自巴黎返國，閱報知吳先生患病住醫院，不久即癒次年又病，又住院。吳先生的侄孫女吳續新女士乃我里昂中法學校同學，向和我交情特厚，那時亦在臺北，約我到臺大附屬醫院探視他。兩人同到病房，見吳先生靠坐在軟椅上，臉色雖有些蒼白，身體却並不怎樣瘠瘦。續新介紹我道：「叔公，這個是里昂中法學校的同學蘇梅，你還記得嗎？」吳先生向我微笑，點頭，斷斷續續有氣無力地說：「記得……」

記得，是蘇梅，什麼時候來臺灣的？」吳先生似乎還想同我寒暄，但已不能再說，只以殷切的黃臉笑容向着我表示關注。使我非常感動。我和吳先生已有二十餘年不見面。他是黨國元老，學術前輩，受他培植的青年，盈千累萬，居然還能記得一個區區的我，可見老人記憶力之佳，無怪他的成就是那麼的大。

但，即說記得，略一頷首以示禮貌即可，又何必那麼殷切呢？，過去我因懵懂無知，跟在同學背後和吳先生搗過蛋，吳先生竟一點不怪我。聽說吳先生一輩子愛護青年，無論青年怎樣反對他，侮辱他，他還是站在青年一方面。曾云「中國人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我則以爲天下無不是的青年。』」這話我也不過聽人這樣說，是否出於吳先生之口，則不可知。不過吳先生對青年之寬大、仁厚，即我之事，亦可爲證。

吳稚暉先生是近代史上一位怪傑，也是一位曠世奇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想介紹他非常不容易，正像海洋之淵淵無際，深不可測，決非幾句話所能描寫的。現因留法比瑞同學會擬爲吳先生刊一百十歲紀念冊，徵文於我，只好拉雜寫此一篇。我非常愛讀吳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和「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前者我保有，後者曾在玄學論戰集中粗略讀過，惜臺灣尚無單行本，我以爲黨部或竟以政府之力將此書重印，以廣流傳，則比出紀念冊爲更有意義。



## 隨吳稚暉先生同船赴法記

商文立

## 考取里昂中法大學

我於民國十年七月某日，在南京高等師範（即後後來東南大學）學校閱報時，看到法國里昂大學招考學生廣告，約偕同鄉張廷休何兆清三人去應考，同去應考的尚有與我同班廣東學生何衍璿君。因為那時正是學校放暑假，江浙等省同學都回家度假去了。所以高等師範只有我們四人來應考，大約是在七月某日，我們四人到了上海，何君係住同鄉家，我們則住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試場在南市大同大學。我們坐電車去南市，在車上我們遇見一位身材高大而非常健康，目光炯炯，身着黑色西服白褲白鞋，年約五十以上，嘴上蓄有短鬚的長者，與我們同車。我非常詫意，因為那時着西裝人很少，老人着西裝更少之又少，我想他或許日本人或華僑，殊知我們在大同大學門口下車，他亦同我們下車並到大同大學去。同鄉張廷休與當時尚未習慣坐電車，下車稍快，跌了一交。我們在考場便見這位老人是來考試我們的，考生並不太多，不過一百餘人。上午像是考國文英文，下午考數學，都是老人親自出題，英文數學則是先印就是一張試卷，國文題則是老人寫在黑板上。考完出來，我們問這位老人是誰？有知道的便答，他就是鼎鼎大名吳稚暉先生。當天晚上我們就回南京，也不預備考上。因為我們看中法大學章程是完全自費，一初船費治裝費都要自備，且每年學雜費要千元之譜，即使那時法郎價賤，也要七八百元方能濟事。比起我們在南高師學宿膳等費都由學校供給，我們何能到法國去讀書呢。所以我們亦未想到會考上，但不到一禮拜，通知單來了，說我們四人都被考上，要我們趕快到上海去治裝，辦護照準備上法國郵輪「波朵時」號，何衍璿君因有同鄉幫忙，治裝上船，都無問題。我與何張兩兄要打電報回貴州去籌款，亦來不及，往返非一月以後不可，我同

兩位商量，無論如何能够考取總得要試一試，因為我早有決心，要到外國去，即使如何辛苦，也要去的，不過遲早而已。計我由黔離家不到兩年，我的母親及我結髮徐女士都相繼去世，所以我傷心極了，非學有根柢不能回家。張何兩兄他們不如我積極。我當時獨自一人，寫一封信給吳先生，說我們三位考取的貴州學生，打電報回家籌款，要一月以後款方能到，請先生把我們考取的名額暫時保留，等到貴州款寄到後，我們便自己來。大約三天以後接到吳先生一封掛號信，是吳先生親自寫的，他說你們三人家住貴州，一時籌款也來不及，當是實情，祇要你們校長郭秉文先生能替你們担保，船費及治裝費每人二百元，我可以先借給你們的。但是事有湊巧，當時郭秉文先生考察教育在國外，尚未回來，我們回信吳先生，感謝吳先生好意，祇是郭秉文尚未回國，我們可否請另一位大學校長，河海工程專科學校校長許肇南先生替我們担保，當得吳先生許可。我們在民厚南里找到許肇南先生，許先生一口承允蓋章担保。緣許先生他是留美工程專家，又是貴州人，我們所以敢於請許先生者以此之故。將擔保書交吳先生，當給我們每人二百元治裝費，我覺祇有二百元治裝費恐怕不够，又向朋友借了三百元，方能勉強上船。張廷休臨時變計，決計不去了。貴州同鄉只有我和何兆清二人而已。後來我們到里昂後，收到家中款，亦將名人二百元還與吳先生。

### 黃浦灘上船

我還記得那是八月十三日上午八時，我們由小火輪在黃浦江中接送到「波朶時」，到了船上，吳先生當又先到了，有好多同學上船，一時弄不清楚，因為北平到了一批，由李石曾先生考取的學生多人，亦同乘此船到法。到船上看見吳先生，同時看見章警秋先生，因為警秋兄他常在吳先生處，所以我們一初治裝及請護照都是他幫忙籌辦的。

船一開出楊樹浦，便見大海一片汪洋，了無邊際，心中說不盡的暢快。因為我們貴州邊地人，那有機會到法國去留學，不是吳先生給我的機會，那能舒舒服服的考取而到留學去，在前一年有一批貴州留法勤

工儉學生約我們到了上海，商量到法國去，我們覺得沒有把握，所以未同他們去，此刻我們考取里大，似乎前途要光明多了。

### 廉價艙位

我們由楊樹浦上了船，吳先生章警秋等諸人遂引我們到房艙中，各定舖位。那本是船上病房，臨時改作四等艙。容納我們將近二百人，此種房艙，床架是鐵的，分上下二舖，女生是在角上，用木板隔了一大間，歸他們有二三十位女生住。吳先生是同我們一樣住在一大艙裡，船位雖然四等，但用餐在下面三等艙餐廳。我在前幾天纔聽到徐廷瑚兄對我談起，交涉這種艙位，尚費了不少氣力，事情是這樣的。本來李石曾先生同法國外交部交涉中國勤工儉學生乘法國郵船到法國，是由法政府向法國郵船公司交涉，坐這種病房床位，專為中國儉學生而設，船上本來沒有所謂四等艙，因為對中國儉學生要特別廉價，不能坐普通三等艙位，船費只是大洋壹百元，用餐也是特別廉價，每餐只有葷素兩菜，葷菜是紅燒牛肉，素菜是安南出產的四季豆，船上尚要供應冷熱水及洗澡用水等，勤工儉學生去的多了，已經達數千人，郵船公司賠了大本。就在我們去的前幾天，北京法國公使館通知李先生，船公司對於我們這一批坐法國船的，不答應再用前時每人一百銀元的廉價船費，要每人收四百元大洋，才許搭這樣床位。李先生不答應，法國公使說，我國船公司是私人企業，不是政府所能命令他們減價的，他們賠本太多了，船公司無錢再賠。李先生只得向上海法國總領事寫信，請他想辦法，無論如何，我們學生都已考選出來了，我們不能向學生食言，不能廉價坐船。信是由徐廷瑚兄親交上海法國總領事，法總領事接到李先生信，因為他和李先生交誼很深，他便向法國安南總督交涉，准許此次到法國去的學生，仍坐廉價艙位，但以此次為限，下不為例了。當徐兄向吳先生說明此次交涉成功，吳先生高興極了。所以我們能坐這次廉價船，其中曲折甚多。李先生在去世前幾天，曾向徐廷瑚兄談起，要將這次交涉原委，請徐兄特別記載出來，以資紀念，我得徐兄允許，將此段

交涉始末記錄於此。

## 船到香港

船離開上海第二天早晨就到了香港，因為法國郵船走得甚快，大約早晨七點鐘船靠在香港水灘中間，由小輪轉送到海岸，我與何兆清何衍璿兄同乘一小輪上岸，到先施永安公司買些小物，回船來看見汪精衛同陳璧君引了一批廣東同學來到船上。因為里昂大學經費是由三方面湊合而成，法國外交部出了一筆錢，中國外交部與法國同一樣出錢，但尚不夠，後來廣東要送一批學生出國，因此與李吳兩先生商量，廣東省政府亦出一大部分錢，凡廣東在高師及法政專門學校畢業的學生，或在北京大學及其他大學畢業的廣東學生，都可以去，不必經過試驗，去到里昂進法國各大學或專門學校，都是公費。除學費及食宿而外，尚有津貼若干。因此這一批廣東學生，就比較佔多數，而且他們都是公費。何衍璿兄雖然是由上海考取的，亦取得同樣待遇。

汪精衛精神強健，身體魁梧，看是吳先生所稱白面郎君，而陳璧君就顯得蒼老，看起來不像一對夫婦，我非常詫異。汪且向吳先生報告，說廣東局勢很好，劉震寰已打到廣西，不久廣西就有變局，陸榮廷等都被趕走，大元帥就要北伐了。吳先生及我們大家都很高興，將來中國局勢顯得更好，我們在外國，想來也能安心求學。汪精衛非常尊敬吳先生，處處都顯得他是後輩的樣子。看見吳先生坐在同一艙位，就替吳先生擔心，恐怕這幾十天行程，吳先生太辛苦了，便要吳先生掉艙位，吳先生那裏肯，說這是最好與青年接近的機會，你不必替我擔心，不久汪下船，我們就別了香港，船向西貢馳行而去。

## 船開西貢

船一開出香港，因為人多，天氣亦很熱，船上甲板面積太小，每人一張帆布椅就安不下，所以許多人

就到三等艙或二等艙甲板上去聊天。吳先生便在艙門口貼上一小條，警告大家不要亂跑，恐遭船上洋警員干涉，那時只好自認晦氣，真不好看。船上規矩很嚴，上等艙可以下到下等，下等艙不能上到上等艙，除非有熟人領帶，這是洋毛子不平等觀念，也是維持秩序不可少的規定。在四等艙甲板上，只要太陽光不太熱，大家都圍到吳先生所在的地方去，聽先生上下古今談。三等艙用餐亦不理想，因為菜只有紅燒牛肉，天天吃着不是味道，所以只要有機會，大家都買一些罐頭等類，臨時添菜。試想一百大洋船費，要行三十多天，船東當然非賠本不可。所以香港到西貢，只有三天途程，船行亦穩，沒有風浪，亦未有人嘔吐，即使有也不算大，不覺就到了西貢。

西貢是越南南部商埠，土貨出口集中於此，法國船來往，照例都要停兩三天，以便上貨下貨，商埠很繁華熱鬧，堤岸集中華僑甚多。華僑聽到吳先生在船上，便派人來請吳先生到堤岸去遊樂一天，我們有少數幾個人亦跟着去，那知華僑很客氣，大宴吳先生，又開歡迎會聽吳先生演講，演講完了，又請吳先生寫字，鬧了一整天。第三天吳先生累了，就未上岸，在船上住了一天。西貢天氣很熱，濕氣又重，幸虧只有三天，否則便要悶死人。西貢街頭到處都是法國人塑的銅像，我當時很討厭這些銅像，悲憤憤膺，不覺吟詩數句：「銅像巍巍樹滿街，亡國之禍自天來，澎湖海上孤拔死，猶令約成費疑猜。」因為中法戰爭我們在澎湖炮臺擊中法軍主力艦，將其主帥孤拔打死，又在鎮南關劉永福黑旗軍將法國陸軍打得投盔棄甲，殺死三千餘法軍，傷者不計其數，而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恭親王不知我軍打勝，硬將安南讓與法國，此事在我國是一奇恥大辱事件，亦見當時消息不靈通一至於此。我不大研究中法戰爭故事，海上打死孤拔與劉永福黑旗大勝法軍一事，是否在此一時連在一起，手中無參考書，不敢斷定，不過中法戰爭很多誤事大臣，當時不知法軍虛實不能撐持，活活將我國臣服數千年之越南放棄，實在可惜。

### 船開新嘉坡

法國船在西貢上貨三天，第四天開出西貢，向新嘉坡進發。船行仍無風浪，四天後到了新嘉坡。新嘉坡是英國屬地，法人在此無大生意，只停了幾個小時就離開了，所以我亦未上岸。新嘉坡華人甚多，印度人亦不少，新嘉坡上來很多印度人，都是些小商人，印度人用右手抓飯，左手洗污物，我見他們常常用左手提一香烟罐水，最初我不知道提此何用，後來到廁所見到遍地是水，才知道他們是用手將水洗屁股。印度這種惡劣習慣，真是不堪入目。第二次我由法國回經新嘉坡時，才上岸去一遊，方知新嘉坡全是華人勢力，街上完全合本國一樣，到新嘉坡如到上海香港，遍街華人商店，招牌也是用華文，英國人有名無實管理了新嘉坡幾十年。第二次大戰後，新嘉坡使獨立自主了。中國人到西方勢力以新嘉坡爲止，過了新嘉坡，則華人華僑便少得多了。

### 船開哥倫坡

哥倫坡是錫南商埠，由新加坡到哥倫坡要行四天。這四天正是八月中秋時候，每夜月明如畫，我們在甲板上談到深夜，船行亦無風浪。在此明月之夜，常常令人回思無窮。想到學校前途，萬一家中滙不來款，將如何是好。又想起我母親如何去世，又想起愛妻如何因病回家，死在她娘家，這些都使我悲傷如絞，愈想愈難過。所以最好趁人多地方去找人閒談消遣，常常同吳先生一起，聽他說古道今，到還可以解悶一時。我在船上第一討厭狄君武，那時他的名字叫狄福鼎，他是太倉人，北京大學文科畢業，有點看不起南京高師學生，我在船上，他問我是那省人，我說我是貴州人，他不客氣說：你是貴州苗子，我說貴州全賴苗子開闢，如沒有苗子，便沒有貴州，你這傢伙甚麼都不懂，你江蘇地方也未必有貴州那樣寬濶廣大，寶藏也未必有貴州那樣多，後來我到法國，一直不與他講話。我在里昂辦理國民黨支部我索性把他開除黨籍，但後來到了南京重慶，纔慢慢恢復感情，又和好如初。我在船上，有一天問吳先生，這一次在上海考的學生究竟有許多人，未見發榜，我們也無從知道，是不是考取的都來了，或者還有多少未來，是那人考得

最好，他說考取的差不多到齊了，考得好的如以英文國文算學三種分數平均，你算是第一名了。我當時也未表示向吳先生致敬。實在是我平生爲人短於言辭，不能因應環境，所以我非外交官材料，也非做官材料，平生就是這樣胡裡胡塗混日子，不想上進，也看不起比我上進的人，但我甚想交友，也得許多朋友幫助，有困難有機會的時候，總是朋友把我提升起來，所以想到儒家五倫八德，實在道理深沉，朋友比父母兄弟是一般重要。在船因爲天氣太好，夜夜都有月光，不知不覺便將印度洋四天海程度過，不覺到了印度錫南海港哥倫坡了。哥倫坡是英國殖民地，法國船無多大生意，停船也不過數小時——上煤上水而已。聽說岸上亦無多大好玩，所以我也未上去。我第二次到哥倫坡，是回國經此，到去看了一下，盡是印度風味，不見一個中國人影子，地方到滿清淨，小商人賣假寶石真寶石都有，然而談不上大生意，比起來新加坡西貢都不如了。

## 船開紅海

聽說由哥倫坡到達法國屬地「其布的」要七天海程，船上有哥倫坡許多小販，順便買了一些食品東西。在船上多天了，也認識船上廚司，這些廚司，多半是寧波人，聽說船上機器間，燒火伙伙也是寧波人，歐美船隻都是一樣的。廚司是中國人，伙伙一律都是中國人，中國人在船底部燒火，或者做廚司，都是比較辛苦工作，洋毛子不願意做，所以才落到中國人來做，也因爲這些苦工間，船警很少去察看，所以伙伙每當船回到中國時，都帶一批豬崽出國，所以我們那些到大西洋或者渡過太平洋到檀香山老年華僑，都是豬崽出身，就是這個道理。這些人到了繁盛地方去，最初幾十天或數月找不到工作，便在華僑會所吃飯不要錢，等到找到工作，才慢慢還吃飯錢。多住幾年，他們便有了儲蓄，這時或在外或在國內娶一門妻子，他們便立業起來，也有成大器做大生意的，而多數開華人小店如洗衣、剪髮、厨子之類。而華僑在外國起初做的是食品小販，我在新嘉坡遇到的華僑小販，都是賣食品的，而他們這種做法，也是很合理的，因

爲每天總有三餐飯要吃，缺了一餐都不行，他們賣食品是先把自已食的問題解決。在馬來西亞或者安南或者新嘉坡，因爲天氣熱，房屋住的問題容易解決，穿的不成問題，華僑就是這樣滋生發達起來的。聽說山東河南人下關東，或者到西北利亞去，也是一樣的先做包子麵食等類，將吃的問題先解決。我們在印度洋度了很多，從西貢到「其布的」要坐二個禮拜的船，而由哥倫坡到其布的比較是久而無可看的日子，每天都是汪洋一片連飛鳥也不見一個，到是船邊水中有好多小飛魚，輪船一過，他們便出來了，他們是來檢船上流出來許多小吃物，他們游泳比較船慢，遇到船一接觸他，他便飛起來避船，到非常有趣的。到了晚間，水中多有小星星，聽說是水母之類，他們身上有電光，所以水中便發出小電燈，但是太小了，看不到大的，到是有一天我們遇到大海魚羣，大約是劍魚吧，那一羣魚有幾百里路寬，輪船觸到他們，他們都跳躍起來，此起彼扑，大約有半個鐘頭，全洋都是此種長有四五尺長的大魚，煞是好看。聽說有時跳得很高，有的跳上船來。

### 船上生活與蘇彝士運河

自從我們與寧波厨子打交道，我們食的問題要好點，因爲可以向他買小菜或點心或零食，不一定要吃紅燒牛肉。而亦有法可令肚飽。船由哥倫坡開出，天氣均好，我們此次船行未遇到大風，連大雨也不見，真是幸運。吳先生精神真好，每天也照顧我們，又要與國內及法國方面通信，每天總寫了很多信或是打電報，通常他都起的很早，起來照例叫吳鋼构兄到處打掃檢字紙，船上通是乾乾淨淨，船面甲板上則是船上水手的工作，每天一大早，便見水手放水沖洗船面，甲板沖洗好了，我們又放開每人所帶的帆布椅，大家坐而談天，水手見我們都是學生，都沒有粗獷言辭或猙獰面目。因有吳先生在，我們學生都很膽小，男女在船上談心的，可謂絕無僅有，僅有的是邱代明與潘玉良女士，因爲他們倆是上海藝專同學，他們有的時候藉寫真爲名，將畫板放在膝上，兩人藉繪畫而談心。當時我以為他們是夫婦，經調查是同學而已，每天



如此，不覺令人羨煞，有時覺得他們太過份親熱，心中又不以為然——可見那時男女問題，尚不如今天開放。船到「其布的」未停多久，因為那地方太熱，沒有幾人下船，不久就到紅海了。紅海海水是黃色，照太陽一照都像是紅的，所以名爲紅海。聽吳先生說此地一年四季都不下雨，很少幾年有一二次雨，所以非常熱。岸上都是赤土黃山不見一顆樹，也沒有人家，聽說那個半島全是如此。一片沙漠，白天人都躲在洞裏，到了晚上氣候又要降到冰點以下。

紅海雖小要走三天，過了紅海則達蘇彝士運河南口，蘇彝士運河只是一條水溝，僅能容一輪船開行，對面來的船要避到運河小灣，經常有人管理船隻，所以每天也可能有十幾隻船來往。開此運河是法國人才門博士，當時是公司組織，發行股票，英國人買其大部份股票，所以航行全是英人操縱。現在則被埃及用兵收回，起初英法想聯軍爭回，而美國人不答應，英國艾登內閣就因此下台。民國五十六年以埃戰爭，以色列佔據西奈半島，運河就關閉了。運河全長只有八十多公里，所以不到幾小時，就到了北口地中海了，到北口見到地中海很多小帆船，氣候也不同了。海口之西是「波賽」碼頭是埃及城市，氣派也如歐美城市一樣，不過清潔則不及。我在「波賽」到一百貨公司去買物，該公司一小姐楚楚動人，他看我那時年輕英俊眼睛不停向我看，我與他說一兩句英文，他便熱情接待我，真有異鄉愛慕之感，可惜只有幾分鐘情調，至今猶能想像其面貌，亦可見男女愛慕出於自然，沒有國界也無種界，人類到無國界，我想其實現必不在遠，此則科學之賜，機械之賜，人類自由平等，則是天經地義。我認爲強權主義共產主義都是多餘，大同思想科學主義此則爲吾人今後之不易方針也。

### 過地中海到馬賽

波賽到馬賽要走兩天工夫，或者有時要三天，地中海管轄歐亞非三洲，埃及文化西伯來文化希臘羅馬文化發祥之地，猶太教耶穌教回教倡行之所，東西文化分隔之區。到了地中海，就置身於歐羅巴洲了。

波平浪靜，經年碧綠，航行在此海中，真令人無限放懷，也無限感慨。回想古代埃及波斯希臘羅馬多少英雄多少帝王出沒於此海，近代拿破侖惠靈登諸豪傑於此海，亦大放光芒，永垂歷史。

由波賽開船第二天，便過意大利西西里島，遙見島上建築宏偉，一抹煙霞碧空繚繞，第三天早上便到目的地法國南方大鎮馬賽了。船一靠岸，便見褚民誼石蘅青李曉生先生等在碼頭恭候，不久他們便一個個都上船來了，我們便由他們指揮把護照行李都拿出來，經過檢查便都上岸，只見吳先生在發脾氣，石蘅青先生連忙賠不是，不知甚麼道理。我們在碼頭行了一段路，也未坐車，便到一家飯館去用餐，在船上吃了幾十天紅燒牛肉，到此才大嚼一餐，真是够味。我還記得一種水果甜瓜，非常有味，吃過飯後，便自由三五成羣遊馬賽公園等處。因為坐火車到里昂，要到晚上九點鐘才開行，以便晨間到里昂，好下車下行李，不然晚間到里昂便費事了。在馬賽街上一走，便見路旁許多小菜攤，一初家鄉小菜如江豆四季豆茄子黃瓜之類都有，心中便覺十分高興，很詫異外國也有四季豆江豆。馬賽街頭雖也整齊清潔，但與上海香港一比，房子是整齊，都是一律六七層，沒有平房，也沒有高樓大廈，街上行人則比較少，因為外國人不是星期天都無時間逛街，街上警察也少，我們便悠然在馬賽多處街頭小公園玩玩，到晚上用過晚餐，便上火車向里昂進發。火車上睡了一覺，閉窗一望，天色已將要天亮了，氣候亦覺有點冷，只見法國田園都很整齊，夜色中看到一排排白楊樹，不久便到里昂車站「伯那雪」了。只見法國人中有一鬚鬚花白老者來歡迎我們，他與吳先生爲禮，而李曉生褚民誼石蘅青先生等都與我們同車來，下車後行李都是李先生幫忙照顧，所以也就樂得手中各人提一小包而已。由「伯那雪」到里昂中法大學，要走一段上山路，吳先生上山不覺得疲倦，那位鬚鬚斑白老者則有點喘氣。後來打聽，便是中法教育協會秘書長古恒先生。

### 到里昂中法大學

我們上到山上，便見一個大門，門上書有「中法大學」四字，進門一看，有右邊一棟石牆高樓，樓高

五層，經過新近裝修。二到五樓有學生宿舍一百餘間，每間都有熱氣爐設備，明窗淨几，有衣廚書廚及寫字桌一大張，四人或三人或二人都可用，有床有很厚軍中用厚墊，每人各一，我便抽到二樓靠外一間，與何兆清何衍璿三人同住，這便是我在法國五年寫讀的一間房子。五年中我都未搬過房間，大樓底層有教室四大間，有餐廳，有客廳一大間，有洗澡淋浴數間，另在大樓外面上方，上兩道石階有大禮堂爲開會及集社之用。由外面大門進來，另是一棟石屋，下面有外會客室有門房有門房宿舍，樓上則爲女生及女學監宿舍及女生會客室等。由大門進來便是斜坡，斜坡之中有石一方，可坐六七人，在石之左有一小坵，循小坵小徑而上，另有草坪一大片及數株丁香花，在此小坵之上可俯覽里昂全城。向東一望便是阿爾卑斯大雪山及紅河數座建築宏偉極富美感的大橋，過橋便是里昂大學各學院及里昂大學區諸專科學校。循禮堂而左，進到後坡，另有一大棟石屋，由樓下穿走後山，有草坪小坵數十畝，中有大樹數株。小坵外又有石溝，寬達數丈，石溝包圍後山及於前坡達數里。溝邊另有隧道，可以直通前面大樓。原來此處是拿破侖第三時代興建的軍事砲臺，故其四面均是細石磚砌，大樓等石堅工細，石溝可以進水阻敵過來，城高地深，堅固異常。但自從修好後，沒有一次遭過攻取，故法國要人如赫禮歐學人如來賓等主張借與中國，作爲里昂中法大學中國學生宿舍之處，學生在此食宿，預備法文好後，方到里昂附近各校去上班求學。我們有一百餘學生在此美好的環境裏用心求學，頭一年預備法文。有教師八人皆飽學之士，第二年則有多人入里昂大學，成績甚佳，法人及法報均嘖嘖稱道。我在此讀了整整五年書，電機工程師法學博士文憑都拿到手，急急回家。我要感謝吳先生的栽培，我要稱讚中法人士之高瞻遠矚，造就如此衆多人才，我要高歌中法兩國互相攜手合作爲學術爲和平而奮鬥。

# 至情至性的吳稚暉先生

彭 裏

吳稚暉先生離開我們已二十週年，在日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早經蓋棺論定，國人稱之爲黨國元老，聯合國尊之爲世界偉人，胡適之氏崇之爲我國近代大思想家，表彰崇尚無以復加，除國父孫中山先生外，莫與倫比，筆者忝爲其學生至微至陋，尙何贅言餘地。茲應劉大悲楊愷齡兩兄之屬聊將親炙細微瑣事，爲識其小者之記述，以誌永思。

吳師提倡西洋科學而不崇洋，讀線裝書而不泥古，衝析藩籬，昂首天外，至情至性，獨往獨來，出入於安那其老莊百家之間，以八不主義自律，凡所作爲，無不臻於真善美之境界，彼固未曾宿意於三不朽者，此其所以最爲偉大！

民八之春，筆者以清寒學生應吳李石曾兩師之號召，離開北大，去法勤工儉學，到後，李師命我至巴黎西郊華僑協社，經理旅歐週刊，華工雜誌等刊物發行及助理華法教育會學生招待事宜。猶憶其時刊物執筆者爲蔡子民吳李三師，汪精衛張溥泉諸先生暨曾慕韓琦李幼椿瑣周太玄無諸同學，極一時之盛，時國內學生湧至，兩年之間達兩千人，初尙相安無事，繼則部分學生既無錢入學讀書，亦不欲吃苦入廠工作，終至受法共人道報影響及蘇俄特務人員引誘，喊出求生權求學權一些口號，全賴華法教育會維持生活，會長蔡子民師至是認爲長此下去，難以爲繼，乃宣布停止維持，並結束學生事務部工作，釀成當時國內外一大新聞，且成爲日後我國共產黨之起源，今日北平諸匪酋大多爲當年在巴黎叫喊口號之學生，不意星星之火竟至燎原，此則固非當日蔡吳李諸師提倡勤工儉學之初心及所逆料！

民十十月法國里昂中法大學成立，該校原爲蔡吳李諸師與法方友好協力創辦，旨在濟儉學及勤工儉學之窮，作爲日後此類學生成績較優者完成學業之所，首任校長爲吳師，一到里昂，爲酬我在華僑協社之兩

年義務工作，收我爲該校公費生，一日待立校院中閑聊，詢我生活情形，比告以食、住、學費皆得解決，惟苦缺衣著等零用錢矣，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次日即袖我法幣一百佛郎，且謂「適亦無錢，乃借自馬太太」。馬太太爲其戚，携子女隨之到法移家就學者，又日後章行嚴士到先生問自國內託褚民誼氏轉交我以零用錢，章固素識，既爲北大老師，又在巴黎常同爲鄭毓秀公館食客，我時爲鄭講習中文，並爲料理書牘者，德國馬克貶值，彼且欲携我前去辦理刊物，我以年輕學淺謝之，但從未向之告幫求助，思之思之，是必出於吳師之招呼，蓋章自德返國，道經里昂，吳師曾延之到校講演。猶憶章登壇演講時，有學生郭冠杰者原陳炯明舊部，起立搗亂，吳師當場斥之以「乳臭小子不得無禮，章先生奔走革命的時候，汝還在吸汝媽奶水」云云以了之，以此等區區學生零用錢事，尊爲校長者爲彼，竟亦繁懷張羅，不師而親者乎，言念及此，猶爲感傷！

學校學生分爲公費生自費生兩種，公費生爲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校所送之畢業生，自費生來自招考，一年以後部分自費生竟要求平等待遇，抗不繳費，利之所在，自然一唱百和，有其瓜葛親自費生何某者，一日我見其在校院中，爲此事與吳師辯駁，吳師認其不知好歹，憤而當場給以兩記耳光，不意經此一擊，何生反頓時清醒，默爾不息，是師兼姻親，鞭作教刑，勝於理喻多矣。

學校有一董事會，該會秘書爲法人古恒，里昂大學漢學教授曾在我國四川某地做過領事，略識漢字，好攬權，作威福，利用一漢奸學生做內線，向之打小報告，故校內事無大小，彼輒知曉，自謂精明，時學校男女宿舍各別，不相往還，只馬太太稚齡公女間去男生宿舍覓其鄉親玩耍，此所謂宿舍亦即自修室，每四生佔一間，或者此女幼不更事，獨不與該鄉親親近而招怨，成爲其小報告之資料，古恒不察，據以函校長吳師，謂事聞風紀，應嚴男女之防云云。一日古恒到學校食堂會餐，同席者爲吳師，褚民誼副校長及筆者四人，忽吳師令工友覓此馬女至，立桌前，食堂同學皆莫名其妙，至此吳師指謂古恒：「先生日前函指之有關風紀女生即彼，先生認其能發生男女關係之風紀問題乎」。古恒撻口結舌，不知所對，尷尬萬分，

全堂學生無不喜形於色有噴飯者，古恒經此教訓，從此稍收斂，吳師久住歐洲，深知洋人習尚，凡事拿出證據來，若一味忍讓辦外交，則莫不失敗，此爲一例。當時席間，我即親見褚民誼不以吳師此舉爲然，是其相去固已甚遠矣。又此漢奸學生日後一回到國內，即在上海掛牌做大律師，繼而外放，榮任駐某國公使，可見其身手自命不凡，抗戰期間，問其在汪政權下討生活，後即不悉其下落矣，觀人於微，不幸吳師門下，亦有此不肖之徒。

吳師生活因陋就簡，實事求是，在校日不見有校長辦公室，亦不見有校長公館，起居飯食，皆與學生同，又凡事多親自動手，不假手於人，自己寫布告，貼布告，甚至自己搖鈴，亦不見有任何校規，似乎彼之所在，即規則之所在，有時到教室爲同學講線裝書，以增進同學對我國故有文化之認識，有時據校院中石墩上，爲團團圍繞之學生談天說地，男盜女娼，口不擇言，如英國紳士多患花柳病，而法國人則否，蓋前者裝正經，講面子，察忍痛而不欲丟醜，後者則恬不爲怪，公開就醫，故花柳醫生招牌街頭巷尾到處可見。至貴族主僕間偷窺摸狗艷聞故事，尤如數家珍。猶憶學校置有一醫生，爲當地醫師公會之秘書長，學生每因不適向之求診，結果多告以「汝無病，去找個女朋友好了」女朋友竟爲藥方，應爲一新發明。又一次學校請花柳皮膚專家到校演講性病常識，此對二三十歲血氣方剛之學生可謂對症下藥，而非誨淫，此在吳師亦不過實事求是，不作調人而已。

吳師食事簡單粗糙，不事營養，而身體至健碩，養身之道，不外清心寡慾，睡眠充足，有時日上三竿，猶見其蒙頭大睡，外出每安步當車，尤不坐人力車，雖曰出於人道同情，亦一健身之法，在校日我常見其衣袋中藏有花生板栗等零食，隨時隨地取出享受，自亦補充營養之道，我妻范新瓊曾且一次見其齒間板栗內一鮮白肥大肉蟲爭扎跳躍，爲之驚呼，而彼仍嚙下如故，且泰然笑謂「此最滋養」。又其時住其鄰室一學生狄福鼎，君武同學最貪嘴好吃，常於夜深，用酒精燈，煮食消夜，必分敬吳師一碗，吳師必笑納不却，是皆可謂吳師之滋養補品！

吳師提倡留學，其觀點至爲寬泛，認爲能留得碩士博士歸，自然甚好，但鑒於當日我國上焉者之糊塗昏聩，下焉者之黑派一團，故主張移家就學，認爲回國以後，能改良毛則，不亂拉屎尿，起帶頭作用，亦大好事。有人批評吳李諸師辦理勤工儉學爲失敗，是亦觀點之不同，有之，惟當日一般青年習於故常，不能擺脫士大夫舊觀念，放下身分刻苦耐勞，從事體力工作使然。如李匪立三當時語人：「無家庭餘蔭，無裙帶關係，讀書亦無出路，搞共產黨，或尚有出頭之一日。」證以今日匪區事實彼果出頭矣，是亦不過糊塗昏聩，黑派一團之所促成。又事實上，即改良毛廁之議，亦值得存疑，如一次，我招待一些新到學生住入旅社，日後在北平任匪教育部長之徐特立即其中一人，事前我對在法生活應注意事項，大之爲飲食起居，小之爲呵屎拉尿之徵，無不一一向之解說詳明，但結果仍有人焉，於廁不關門，且必需蹲在坐板上始拉得屎下，因之弄得洋婦洋妞驚呼狂叫，狼奔豕逐，致旅社主人下逐客令，使我手足無措，哭笑不得，未知此等頑梗不化分子來日歸來，究能達成吳師改良毛廁之希望否？

民國十八年三月我與鄭彥棻同志代表駐法總支部回國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到南京即先去組織部報到，由秘書張某出見，此公亦曾留法，當年黨務僑務場所從不見其蹤跡，此次見面劈頭第一句歡迎詞：「你們亂七八糟，鬧出三個黨部」，我亦火起，回敬以「你糊塗昏聩，中央黨部不亦三足鼎立乎？我們才爲擁護你們者」。不歡而散，後謁常委胡展堂先生於其寓，陳明在下無法統一黨部之苦心，此次可由中央統一之，提出每一總支部出一代表辦法，深得胡先生之贊許，最後一次常務會議由組織部提出三代表名單，我方爲鄭同志，原亦我所主張，不意最後一次常務會議中，吳師不明經過，見名單中僅獨缺我，便說：「我只知駐法總支部負責人爲彭某，且已代表到京，爲何獨無其名」。蔡李兩師亦附和其說，於是譚祖安先生提議加上，胡先生亦未加以解釋，結果成爲我方代表兩人，而彼兩方爲各一人，終致缺席不到，天下事每多一時增會，鑄成大錯，亦此之謂。中央日後派褚民誼去法整理黨務，最後由其提名派充委員者非當年武漢份子，即改組派人員，是乃全出於派系之私，非若吳師之知無不言，舉不避嫌，至

情至性之所爲。

會後我原擬返法，但吳師勉我留在上海，到國立勞動大學協助校長易培基氏整理校務，校爲吳蔡李諸師所倡辦，以培植農工幹部者，認爲辦理尙未臻於理想，該校農學院有廣大農場，工學院有八個工場，原皆來自沒收之軍閥財產，此等財產又多與上海金融界有關係，因而不免造作蜚言中傷，說該校爲共產黨或無政府黨機關，學生皆爲共產黨徒或無政府黨徒，實則全非事實，教職員幾皆爲國民黨黨員，學生皆爲清寒子弟，素質甚高，只因全部公費，學雜各費一律免收，致有考不進大學部者，竟又考讀中學部。我到校時，依照大學組織法，增設社會科學院將原設於農工兩院之社會、經濟、教育等系收入之，由我負全責外，後並兼任校本部秘書處專協理全校校務，時適張學良氏歸附中央，當局擬空出兩三部會，位置其高級幹部，某教育當局探知其將被迫回任某校校長原職，因易氏爲在北京政府黃郛內閣做過教育部長，有接長其部之可能，於是一方面，乃在學校教職員中以降遷爲餌，製造事端，另一方面，利用中央政治會議所定中央院部會長以不兼大學校長之原則，於學年度開學前一日利用易氏正在上海處理校務，免去易氏校長職務，而又不派繼任校長，且派員接收學校，爲釜底抽薪之計，旨在打擊易氏，摧毀其在教育界之潛力，校長既空懸，我以名義及職責關係，自當代行一切，絃歌不墜且拒絕接收，但部分學生心情不免浮動，吳師此時以學校董事身分馳函社院一系主任，揭發此中陰私，一經公布，真相大白，羣情頓息，某氏旋亦去職，此爲吳師不畏權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至性表現，確因此結怨甚深，似乎時至今日，猶陰魂不散，禍延子孫。

我在滬日，間爾探及吳師於其志豐里寓所，猶憶首次前去扣門，聽門裝婦人口音者問誰，經道明姓名，門卽立啓，但聞不見人，正困惑間，而吳師自門扇後出，謂下次來前，可先給一字條，此似爲吳師迎拒訪客之憑證。日後聽到一故事，說某一不受歡迎客到訪，適彼立陽臺上，爲其瞥見，迫得無奈竟自稱爲吳先生之哥哥以脫身，從此一故事，可見吳師機變幽默之一斑，今日憶及，猶爲發笑。



吳師客廳卽書房，中亘一桌，長且寬，其上小報狼籍，當日滬上或甚至全國各色各樣小報，恐均應有盡有，此無怪其對社會之形形色色，幾無所不知，無所不曉，致每次話匣一開，恒亘三數小時不休，有時且筋爆氣漲，口不擇言，「某也該死，某也該殺」之聲，不絕於耳，至情至性，容易激動，是誠性情中人，只可惜滿口方言，我有時只能心領神會，能懂幾分之幾耳。

晨李石曾師邀早餐於其福開森路世界社寓所，參加者爲蔡吳兩師暨筆者，餐後無事，三老興起，爲我揮毫消遣，蔡書一橫披，吳書一中堂，李書一楹聯，寫前見蔡師自其所携書包中取出一詩集，一屏筆，顧我笑謂：「如此可隨時隨地使用，不方便乎」，是當年身繫黨國安危而平易近人之老人風範令人嚮往，非一般志滿意得裝腔作勢者之可同日而語。

國家多故，抗日剿匪，輾轉流徙，不惟相見日少，卽函候亦疏，一則無可告慰，徒滋煩擾，二則恐勞其裁覆及慣用「敬稟者」一類字眼，使人受不了。惟時於新聞報導，友好傳說中，得知老人一些情況，而默祝老人爲國珍重，康強逢吉而已。

到臺後，老人經已病故，一日見報載其銅像將於某月某日在敦化北路揭幕，屆時特趕去參加，但場地警衛森嚴，禁止交通，我與許多看熱鬧的老百姓被摒立於兩三條巷口之外，不許接近，我以爲最高領袖至，一俟典禮完成，近前一看，殊覺得無如此隔離之必要，因念老人海中有知，必慨嘆主事者爲孺子不可教，未能借此機會爲之接近民衆，是花錢爲其立銅像事易，而免費師其爲人則難矣。

老人病故臺北之日，筆者羈留香港，書寄「畢生風塵，滿腔涕淚；一代師表，萬古雲霄」，十六字聯語輓之，以慨其一生，此聯語未見收入其紀念集，而散見於其它書刊，今姑附此，以留紀念。

# 我與稚暉先生

徐廷瑚

吳稚暉先生於民國四七年農曆二月廿八日，到今年三月廿五日，正正好是一百十歲誕辰。各界亦將集會紀念，並擬將先生生平事蹟彙印成冊，以垂永久。楊愷齡先生熱心擔任紀念冊編纂之事，囑余供給一些有關吳先生與留法勤工儉學事情的資料，茲就記憶所及，拉雜陳述一二。

我與稚暉先生在民國八九兩年接觸較多，因為我在第一次歐洲大戰結束後，受北京大學蔡子民校長之聘，於民國八年間由巴黎回國，以生物化學教授名義在預科擔任法文（當時生物化學系尚未成立）。並任華法教育會總幹事及法文專修館主任。（蔡子民先生兼任館長），故對中法教育及留法勤工儉學事與稚暉先生時通音訊，民國八年底或九年初，我已記不清楚，稚暉先生携馬光晨到北平，我們打算請他住金臺旅館，吳先生不肯，住了北京公寓一個小房間，自己燒飯，叫馬光晨跟我在石達子廟同住，吳先生說：「這個小孩子最淘氣你不要客氣，要好好管教他，因為他最愛吃炸醬麵，他合你們一塊吃麵食，一定很高興」吳先生住了幾天，就又回上海去了。

里昂中法大學校長吳先生已允擔任，當時即籌畫在上海廣東北平招考一批學生，隨同吳先生赴法工讀。在北平招考學生事宜，由我擔任，本來報考資格以大專畢業者為限，後來因為北京大學師大附屬中學學生成績最好亦准予考試。借第四中學教室，作為考場，李石曾先生親自監考。發榜後，師大附中在前十名已佔三四名之多，第一名夏康農及李亮恭等，均係師大附屬中學學生。當時錄取的確實人數名單，早已遺失，就我所記憶者，則有：夏康農、李亮恭、趙進義、張墜、楊堃、周發歧、劉為濤、翟俊千、單粹民、黎國材、狄君武、方子芬、蘇梅（即蘇雪林）、汪廉（未赴法）、尚有在上海廣東等處錄取者計有，劉石心、劉俊賢、章桐、張雲、何衍濬、馬光啓、馬光晨、陳洪、及黃女士姊妹及其弟弟。（名字遺忘）各地錄

取學生，預定集中上海，隨吳先生搭法國郵船公司 (Messagerie maritime) 船隻赴法，因為該輪船公司對留法勤工儉學一向特予優待，保留經濟船位 (Place économique)，每人國幣百餘元，即可到法國留學。乃各地學生會集上海後，吳先生即照舊例，携款赴該輪船公司定購船位。不意該公司當事人聲言，此項優待辦法自大戰結束後早已取銷，應按三等艙價交款。吳先生與該公司中國經理一再交涉，幾至衝突，始終不得要領。學生大起恐慌，因為他們每人所帶旅費有限，那能買得起三等艙呢。吳先生亦異常焦急，打一快電與華法教育會，我即趕到上海，先到總社，訪吳先生探詢經過情形。吳先生早已在大東旅社爲我預定一房間居住。當時法國上海總領事，係衛爾敦，後昇法國駐華公使，此人對中法教育事，素極熱心，翌日我就去看他，堅請他幫忙。他說：「對這個問題我應該幫忙，但郵船公司屬駐越南總督管轄，我不能直接指揮，我馬上就給總督打電報試一試」。他一面說話，一面就擬了一個電報稿叫我看，語極肯切，我重重的握手向他道謝。過了兩天，越安總督回電答應令輪船公司照舊案辦理。我就拿電報給吳先生看，他高興極了。當時就帶電報到輪船公司定購船票。該公司經理，遂不高興我們拿大帽子壓他，但上級命令他又不能不聽。

吳先生定妥船位後，我又到總社找他談天，吳柳甫先亦在座，吳先生請我到馬玉山吃西餐，吳柳甫說：「稚暉先生請客不是常見的事呀！。住了幾天，此事料理清楚，我就又回北平。東方旅社房飯賬吳先生早已清算，他老先生對此小過節，如此周到，真令人欽佩不已。回憶往事，匆匆已五十多年，茲逢先生一百十歲誕辰，追懷先生高風亮節，實不勝傷感也。」

# 里昂零憶

崔載陽

記得民國十年，我還在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讀書。到暑假的時候，廣東省就招考留法公費學生。現在已記不起自己當時投考留法的最大動機是什麼了，但他好像充滿着吸引我們青年嚮往的力量，就是當時領導和主辦法國留學的人物，即爲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諸先生。我們對諸先生雖不認識，但無疑早已聞名敬仰，深信他們的留學方針和辦學方法必沒有錯，所以就隨大家熱烈報名投考去了。

不知是否由於一時的幸運，或是其他原因，當時被錄取的廣東公費學生似有三十餘人。到八、九月時，法國一艘載重約二萬噸的郵船，名叫「波多士」，由上海經香港開往法國南部。我們就在香港上船，會同各省留法同學一百零五人，一同前往。在月餘旅途中，眼見吳稚暉先生與我們同起居、同飲食、同談笑，絲毫沒有隔閡，這已給我們青年一種最深刻的印像與安全感。

「波多士」郵船到了法國南部馬賽，我們學生團體便改乘火車直達法國中部里昂。位在里昂西北部一小山上，有一座舊式的雕堡，當時已經改名爲中法大學，用作我們自修與食宿之處。此雕堡樓高三層，內部寬敞，可容納數百人。在雕堡區域範圍內，還另有一座大禮堂，一大塊空地，和一個小山岡。因此無論天雨天晴，就是關起校門，都有我們輕步遊散，或聚集漫談之地。除了環境清靜可愛，在小山上並可望到整個里昂與桑河、虹河的匯流，景緻優美，令人難忘。創辦中法大學的人，能够選得這樣理想非常的勝地，無疑是富有眼光和經驗的。

里昂中法大學的同學，食宿自修在雕堡裡，但上課研究則分頭到里昂大學文理法醫各學院。各同學來自國內各省，大家語言不同，習慣不同，所學不同，但都各有專長，而且多極勤奮，各人彼此之間因而都常有極良好的影響。例如一位唐同學，他對鋼琴頗有天份，不只琴彈得好，而且常對我們大談貝多芬、舒

伯特的風格，使我們這些音樂門外漢，一方面對音樂擴大了見識，增加了情操，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性，美化了心靈。這或就是中法大學之所以為大學之處。

稚暉先生與我們一起同住年餘，他的生活真是樸素無華。穿的都是破舊衣服。每餐飯時，只要進他房間，便會發現他除了陽春麵或煎蛋夾麵包外，就不見有任何更多可吃的東西。有些同學就常暗中懷疑，吳先生對維持自己的康健，是否已足夠。殊不知正是這樣，他就一直達到九十高齡。尤可欽佩的就是他的充沛精神，無論他坐在小房間內，或在空曠院中的大石頭上，他對我們一開口就常說個不停。他似乎不是一個什麼專家，但他內對文史政教，外對物理天文，都是上下古今，無所不談，無所不熟。最有趣的是我們廣東青年，那時一方面正熱烈贊歎他老人家的遠見宏識，與博學多能，一方面還得細心體驗和靜氣理解他的方言國語。

回憶我們初到中法大學時，每以都惡性補習法文。我在國立高等師範英語部原曾學過兩年法文，所以再加補習，亦頗不覺困難。故到了第二年後，我即去里昂大學文學院報名上課。里大那時開的功課有哲學、教育學、社會學、倫理學、邏輯學、哲學史等等多種。我除聽課外，這年並準備投考一張最高教育文憑（約當碩士學位文憑）。其後到第三年（即民十三年）我再進一步準備博士論文研究，問題是有關法美兩個著名學者教育哲學的比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代表法國最高精神創造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當推巴黎大學涂爾幹教授（Prof. Z. Durkheim）所領導的「法蘭西社會學派」。這個學派最重視「社會」，認社會為一集體意識，先個人意識而存在，為個人意識的根源。這與英美個人自由學說迥然不同，尤其在教育方面，他們這種集體意識的教育，確與美國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和工具主義教育甚為差異。只可惜民國十五年，我寫好了這篇有關法美兩派領導人物教育哲學的比較論文時，稚暉先生此時已離開里昂，回國參加革命，再無法請他對如何調解法美教育思想的問題，多予教正了。

法國里昂大學文科當時名師輩出，如 Segond 教授，如 Bouchard 教授，他們對我們青年的學問與人格，都甚有裨益與提示。但除了各名教授誠懇研究與認真教學，我們中法大學對於法國當時的各大人物，更還常有機會接觸和瞻仰。例如里昂市長赫里歐，他就是一個很負盛名的文學家，又是法國後來著名的內閣總理，始終與我們中法大學發生聯繫。又如法國極有名的法蘭西院士和數學家班樂衛，也因創校之故，常與中法大學發生教育事業的關連，而獲得我們青年極崇高的仰慕和追憶。

到民國十五年，國立中山大學增派鄭君彥棻等多人來里昂中法大學留學，中法大學便開始與三民主義和中國國民黨發生密切聯繫。我和許多同學除直接研讀三民主義，更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並且負責留法區黨部黨員訓練的工作。其中經過原因雖多，但造成這種結果，無疑也受了稚暉先生之道德人格無與匹敵的影響。由此說來，無論有意無意，吳先生顯然都是我們一生精神中最主要的培養者了。

我留法七年，除在里昂讀書，寫作，如寫與當時論文有關的「近代六大家心理學」、「近代六大家社會學」，和譯涂爾幹的「道德教育論」等等，此外，亦偶然到里昂大戲院看看名角 Yakolova 演戲，或到里昂公園中聽聽音樂會，喝鮮奶咖啡，或約友如黃尊生兄等，到郊外去買些葡萄、香蕉，或花生米，邊走邊吃，過着些極清靜休閒的生活。可是從未離開過法國到各國旅行。

然而回國十年以後（即民廿七年）從中山大學得有機會到法國巴黎參加國際民衆教育會議，並宣讀研究論文「中國民族教育哲學」。開會終了更趁機會趕到里昂中法大學一觀情境。那時雖堡門雖虛掩，然已人去樓空。我乃緩步繞行一週，並在禮堂前空地的大石頭上靜靜坐下，或心潮澎湃，或沉思默想，始知中法大學的歷史，只有十五六年的歷史，而養成各種專材却已佈於全國。

其後，我索然起身出門，到意、瑞、德、波、俄、丹、英、美等國隨意考查一年。但這有什麼關係呢？無論何時何地，一當我想及在里昂時曾長期過着一種無限寧靜致遠的精神境界，我即承認這纔是我一生中美好進步的時光。現在如果有人問我，若再有機會回復青年生活，應該做些什麼纔好？我將毫不考慮的告訴他們，還願再回里昂讀書去呢！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於臺北新北投

## 回憶稚老在里昂中法大學校長任內瑣事

朱伯奇

稚老逝世已二十周年，今年適逢一百十歲誕辰紀念，主編索稿，因憶及十周年紀念特輯中，有李書華先生所寫「吳稚暉先生與里昂中法大學」一文，茲篇所記，係在里昂中法大學任內瑣事，以見稚老之人格，精神，處世與做人，當為讀者之所樂許。

民十夏末，吳氏由上海親率里昂中法大學學生數十名，乘船赴法，其中一部為自費生而甫畢業中學者，此輩實多出自親故名門之所介紹，執弟子袴，初出茅廬，至船上起居飲食甚至大小便之微，亦須吳氏苦口婆心，指點講解，不料有冥頑不靈者，視吳為三家村老學究，而故意違抗之，仍花生壳滿地，香蕉皮亂丟，弄得吳氏只好隨時隨地，親自打掃，而不以為忤。

吳氏儉樸，素不講究衣着，人且以為不修邊幅，但率領學生到達里昂之日，竟全副西裝，雖不筆挺，但衣帽鞋襪，無一非白色，惟均已斑斑轉黃，當為其早年留歐舊物，此在吳氏以為了不起之排場，但在法人目光中，則未免窮酸之至。是日該校董事會秘書長古恒亦到站迎迓，遇吳氏不以為禮，以為乃學生沿途照料之聽差，經人介紹，始駭然與之握手，從此，兩人每積不相能。

稚老癖性，喜通宵工作，而白晝則埋頭酣睡，非深知及特約，無由晤面。抗戰期中，任重慶上清寺一小屋中，白晝客人往謁，必嘗閉門羹，但晚間一過九時，必座上客滿，清談達旦。又吳氏每察知客人有所干求，而為其所不能接受者，不俟啓齒即天地古今，東西南北，大擺其龍門陣，一談數小時不休，令人無從插嘴而退。當年向南京各機關謀差事，只須吳氏一紙八行書，無不馬到成功。蔡子民氏介紹信雖滿天飛，但百無一效，蓋蔡來者不拒，有求必應，而吳氏從不無的放矢，故百發百中也。

今屆吳氏一百十歲誕辰紀念，緬懷舊事，誠不能無言，所盼吾人光大發揚其不朽之精神，永誌勿忘。

# 一九三二年里昂中法大學三要聞

樊佛愛著  
呂慶龍譯

本文載於一九三二年出版之里昂中法大學校刊第23號15—21頁。按樊佛愛先生，曾任中法大學校長三年，於退休後，仍任該校刊總編輯。（編者附註）

(一) 與中法文化一初合作事業的關係有不可分離的李煜瀛（石曾）先生，於本年九月初到法國，特別蒞臨經他與吳稚暉先生創辦，並使之繁榮的里昂中法大學視察，住了好幾天，我們對於李先生及夫人敬致歡迎之忱，李先生此番來法，對中法各種友好關係，都有促進之益處，我們謹祝李氏賢伉儷在法旅居愉快，身體安康。

(二) 據里昂八月十六日「進步日報」登載消息如下：里昂中法大學昨日開會歡迎一位，在中國極負盛名之戲劇大家，程硯秋先生，程氏爲北平戲曲研究院及南京音樂及話劇學院副院長。他於參加尼市國際教育會議之後，將赴歐洲各國考察戲劇教育而過此者。程氏身材適中，眉清目秀，並有一張極富表情的面孔。在擠滿該校禮堂的歡迎人員中，程氏特歌唱數闕，以娛大衆，每曲一罷，四面鼓掌聲歡呼聲、震動屋瓦，「安可」「安可」，直至天晚方罷。我們雖不懂中國歌詞，但覺其歌喉婉轉，如泣如訴之情，殊屬感人，實足見其技藝之高超矣。……程氏在里昂停留三日，乃北上繼續考察云云（里大歡迎程君照片見卷首）

(三) 本校秘書長劉厚先生於今年暑假前，在巴黎大學理學院通過他的理科博士論文。吾人樂於將巴黎天然博物院副院長格尼班先生寫給我們關於這一篇著名及值得注意的論文的來信，附錄於下：

『劉君論文題目是：「中國及越南樟科植物之分類及其分佈」，研究工作，是在巴黎國立天然歷史博物院內進行的，他利用了舉世收集最豐富的資料，此於遠東國家而言，是珍貴的，尤其是對於我們的屬地：越南。』



劉君並未將他在這方面的認識及比較研究的雄心，偏限於這裡特好的資料中；因為他還逕自從紐約、北平、南京等地受到了許多很重要而為本院所無的樟科植物標本。他的工作是基於大約一千八百多件標本其中六百八十件是經他命名的。

凡是經他研究過的樟科植物中的每一種類的歸屬，及其目錄參考，地理因素，及系統的觀察等等，都極詳細。並對每一種類都摘錄而列於該屬之表內。

植物的並行分類法(Les clefs dichotomiques)確是極端困難的。吾人可說須利用此種方法，一切工作的優劣才能判斷的。而劉先生在這方面的成就，是極其傑出的。

作者不畏辛勞，在他的分析圖表裡，證明了他想瞭解每一種花的細節。凡遇着偌多的艱難情況時，在實驗室裡，他對最具經驗的學人，都請教其判斷，冀獲其協助，此正證實了他所做的工作，是極為細心的。

從分類或描寫的觀點所獲致的成果而言，他發表了一個新屬，二十六個新品種和其他很多種未曾被提過的變種。還有許多已被發現的品種，被他提供了進一步瞭解與解釋的貢獻。

就植物地理觀點而言，劉君確立了他研究區域內的植物，與鄰近地域的植物的親緣關係。就他所做的若干證明之後，我們可以這樣地來演繹著：中國植物羣與越南植物羣的共同性，是兩倍於印度及南洋羣島的。

這種演繹，除了跟純粹的地理情況一致外，並且還跟其他熱帶或溫帶植物的地理分佈情況完全一致。就各觀點而論，劉厚先生精細的論文。對我們遠東地區植物的認識，是一種極其有益有用的貢獻。

巴黎天然博物院副院長兼顯花植物實驗室主任格尼班署名。』

格君這封讚美的信札，使我們對於劉厚秘書長的科學貢獻，一目了然，毋庸置議。他在學術方面，得了如此的成就；而最值得加倍稱讚的。是他在研究進行時，曾經為公務中斷了好幾次。凡有關於中法文化

的事業發展之要求，劉先生從不猶豫，放下他研究的工作，而為公事貢獻其服務的熱忱、若干年來，他於巴黎華法教育會，里昂中法大學的事業，盡力之處，難以枚舉，即對那些在大戰中來法的中國工人，只要對他有所請求，他也是熱烈的幫助，足見其為人服務，無類無別，此種精神，凡認識他者，無不同聲稱讚。

余今還要一提者，是劉先生在里大服務期中，國立中山大學請他兼任海外部代表，中國中法大學代表團請他任團長，中國政府，亦曾幾次令他代表出席在洛桑，及安威等處舉行的國際農業會議。劉先生對於每一任務，無不圓滿完成。

在法國政府方面，我們教育部曾於一九二六年獎以大學官徽章 *Officier d'Academie* 一枚，今年（一九三二）我們的政府又授以騎士勳章 *Chevalier de la Legion d'Honneur*。以酬庸劉先生在法廿年，所作一切的貢獻。

今劉先生行將離去而返回其多年濶別的祖國，見其多年不見的父母，余自當為彼慶賀並祝福，但一思及即要與如此好友分手，委實不勝依依，若說 *Adieu*（訣別之意），更難以開口，只能講 *Au Revoir, A bientot!* 俟不久回法再見罷！

樊佛愛署名

## 憶里昂——三訪中法大學

丘正歐

一

提起里昂，許多中國人都聽說過或遊歷過這個僅次於巴黎與馬賽的法國第三大城；而且不少中國留法同學都曾經旅居斯地，並在這裡渡過他們求學生活的一段時間，留下或多或少值得懷念，永難忘記的事蹟。

那是因爲里昂獨有一座「中法大學」，這是法國，甚至世界各國，都未曾有過，足供中國留學生安居歡聚，一如家庭的場所。

里昂中法大學，是在中國友人，里昂前市長及法國前內閣總理赫理歐先生主持贊助之下，經山吳稚暉與李石曾兩先生所創設的。創設中法大學的主要目的，在使我國留學青年獲得一個海外學生之家，可以安置他們，照顧他們，減輕他們舉目無親之苦，而得以安心求學；同時，經由這個中法大學的設立，可以促進中法文化的交流，加強中法各項的合作。這實在是極富意義的一件大事。

因此、自從中法大學創設以後，先後收容了許多我國公費派遣的留法學生，並由此造就了不少人才；而在中法文化交流及各項合作上，也獲致了優良效果。吳李兩先生創設里昂中法大學之功，實足永留史冊；而赫理歐先生始終同情中華民國，熱愛中國文化，爲吾國之忠實友人，亦令人永不忘懷。

由是，里昂與里昂中法大學，也就爲中國人，尤其中國留法學生所嚮往，所熟悉，所懷念了。

二

就我個人而言，我赴法留學的第一站，就是里昂。我雖然不是公費派遣留法的學生，不能進住里昂中法大學，但因為在出國前聽說里昂生活便宜，還有這一所中法大學，似乎多少有依靠，所以我也就決意先到里昂。

我於民國十五年冬（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偕同鄭漢生兄及另一位羅君，首次來到里昂。

一到里昂，我們馬上就找中法大學，而且很快就找到了。當時，望見門樓上「中法大學」四個中國字，心裡頭真有說不出的高興。一進中法大學，就碰見好幾位中國同學，並獲得了他們親切的招呼；我們也就感覺到有些鄉遇故知的欣慰，忘却了旅途的疲勞，安定了徬徨的心情，消失了人地生疏，舉目無親之苦。

當時，中法大學的校長，是吳稚暉先生，吳先生不在，請了一位法國軍官樊佛愛先生代理；但在實際上，當時中法大學事務，是由劉大悲（厚）先生以秘書長名義，負責主辦。

住在中法大學的同學，都是公費生，大多數來自北平中法大學，還有一部分是廣東公費生。記得當時住在中法大學校內及其附近的同學，現在臺灣者，尚有：鄭彥棻，林崇埔，崔載陽，彭襄及其夫人范新瓊，商文立，李亮恭，蘇雪林及劉厚諸位，其餘多已凋零散失，令人不勝慨歎！

我那時到了中法大學以後，恰好遇見正在里昂大學醫學院攻讀的同學姚碧澄兄；並由其介紹陪同，即於第二日遷往鄉間一個退休小學教長家裡，補習法文。（前聞姚碧澄兄已不幸於毛幫「文化革命」期間，在廣州被迫跳樓自殺慘死，至感悲憤！）

我因開始補習法文，必須處於法國人的環境中，少與中國人接觸，始能獲得經常學習法國語文的機會，較多進益。所以一到了中法大學，雖然得到中國同學許多照顧，深感便利與溫暖，但為學習法文計，則不得不往居法國鄉下。不過，我在鄉下補習法文的兩年間，却時時想念中法大學，渴望見見中國同學。因此，每月總有一、二次回到里昂這個家，享受一下家人團聚的溫暖。的確，在這裡，得與中國朋友們見見

面，聊聊天，閑話家常，暢談時事；或則比賽乒乓球與高采烈，歡呼狂笑；或則在校內外散步閑行，遊哉悠哉，心曠神怡；最好是去到校旁的唯一中國飯館，飽吃一頓中國菜飯，享受一下口腹之樂，回味無窮；還有必定做的一項，就是檢閱中國報刊，藉悉國內情形，因此，每次來到中法大學，總是帶着愉快輕鬆的心情返回鄉下。

在鄉下補習了差不多兩年法文之後，我就進里昂大學修習社會學；並在距離中法大學不遠的半山裏，租住一間小房，每天早晨跑到山下里大去上課。但在無課時或星期假日，我又跑上山頂中法大學去會晤中國同學，依舊享受溫暖愉快的生活。

可惜再過二年，我就於民國十九年多轉往巴黎去了。但在里昂過去四年的情景，尤其關於中法大學的情景，總深深印在我的內心裏。

### 三

在離開里昂十多年後，我又於民國卅年（一九四一）重臨里昂，再訪中法大學。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佔領巴黎之後，隨着我國駐法使領館人員撤退巴黎，我又回到里昂，仍租用上次寓所，住了兩個月，自然，也重訪了中法大學。但經過了十多年，雖然中法大學門庭依舊，而原在那里的老同學，多已星流雲散，不可復見了。而且那時大戰正劇，我國對日抗戰更在緊急關頭，每個愛國的中國人，都正想爲何盡力去共赴國難，而少有悠閑心情去享受往日輕鬆愉快的學生生活。因此，里昂中法大學的情形，也與往昔不同了。我曾幾次去到中法大學，也只與在校同學談論抗日救國的有關問題。他們一般同學都表現高度的愛國熱情，準備參加抗日救國的工作，令人興奮。

那時，我國里昂領事館，是由蔣恩鏡兄主管，陳雄飛兄亦在該館服務，我也常去他們那裏探詢里昂或祖國情況。

及後，我國所有駐法使領館人員，全部下旗歸國，我也就隨同離開里昂，前往南京里斯本去了。

#### 四

天下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在我第二次離開里昂廿五六年之後，我復於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五月第三度再來里昂，重訪中法大學。

本來，我偕內人本在意大利休假旅行，適逢法國五月大暴亂，全國總罷工，我們不得不急急趕回巴黎。因此，經由意大利進入法國南部尼斯，交通已經停頓，乃輾轉駁車而至里昂，並在那裏住了三天，等待並找尋私家車輛返回法都。於是，我們乘此三天的時機，又特地上山再去看看中法大學。

當我們走近中法大學，望見它的門樓及那四個中國大字時，我不免有點驚喜意外的感覺。因為該校經過了四十五年那麼長的時間，復遭逢世界大戰的變亂，我原以為吳李二先生辛苦創設，富有歷史意義的中法大學，或已不再存在，不可復見了。但是，現在矗立在我們面前，映入我們眼簾的，竟然依舊是原有的中法大學門樓，原有的「中法大學」四個中國大字，這真使我感到意外的驚奇與高興。當即我和內人就在這象徵中國學生海外之家與中法文化交流的古堡門前，拍攝了兩張照片，以留紀念。（照片請閱卷首）

但是，當我們走進門內觀看時，又使我感到另一意外。因為原在進門右邊的那座樓房，所有大門窗戶全部緊閉，像似已被廢棄，無人過問的冷宮，自然也就見不到一個中國學生了。反而在進門左邊的原有校園空地，則已有新建的幾座高樓大廈，接連門外的許多新式樓房。後經打聽，原來，這一地帶現已成爲大學城，舊有的「中法大學」，也就僅留一個門面與招牌了。這個收容中國學生，培育中國人才，交流中法文化的歷史機構，就這樣的廢棄了嗎？因此使我感到說不出一種惆悵，並在這古堡門外徘徊瞻望，沉思默想，無限感慨，依依不忍離去。惟希望中法大學將有復興發展的一天，不負創設人吳李兩先生的苦心。

這一次來到里昂，除了採訪中法大學外，我也乘便去看看我在前兩次在半山裏所住過的房子。那所住

宅還是和從前一樣，甚至我以前所用的木做信箱，仍舊掛在那裏，只是姓名換了而已。可惜原日的老房東，兩老夫婦，均已逝世，僅有他們的大女兒和她的丈夫居住這個老屋。他們想不到這個老房客，離開了廿多年的中國學生，會突然偕同他的太太來看他們。因此，他們表示非常高興，熱誠招待。在談話中，他們非常感慨的告訴我們：從前你們中國學生，無論是住在中法大學，或是住在附近這一帶的，都非常規矩可愛。現在中國學生沒有了，換來一批北非人。他們常不照付房租，並在房子裏吵吵鬧鬧，在外邊惹是生非，真使人厭惡。比起你們中國人尤其中國學生，實在相差太遠了，真使我們懷念汝們。從他們這一段話裏，足見我們中國同學留給法國人的深刻的，良好的印象，值得我們驕傲，安慰。

以上所述，僅就我個人對於里昂中法大學懷念所及，摘要概陳，聊資紀念。

## 里大校友詩存

### 和答麟菘兄賀生韻

王社

不計長年幾度秋，祇知丈任畏優游。微塵但味莊周馬，浪跡休乘范蠡舟。  
徒處天涯還借箸，相看海屋又添籌。蹉跎歲月誠非事，勿負男兒復九州。

其二

同前

少年同學幾春秋，山地廻轡喜舊游。鐵硯磨穿深夜月，雲梯踏似泛湖舟。  
此時回首思陳跡，何日捫心盡畫籌。七十相親猶砥礪，毋忘在莒復神州。

(山地廻轡 Saint-Irenee 爲吾輩同學法國里昂中法大學地名，且則相與乘雲梯上下山峰去里昂城市上課，動搖有如泛舟。夜則挑燈溫習，恒至三更，其間尤以麟菘兄爲最，幾有古人不磨穿鐵硯不止之概。)

# 稚老的晚年生活

吳廷環

我與稚老雖然認識多年，但從前因天南地北，不常見面，直到三十八年來臺之後，才來往較多。

四十年稚老八十七歲華誕之際，我正辦中國文摘。因為他向來反對形式上的祝壽，我在當天並未前往拜壽，但於四月六日中國文摘第二卷第十二期給他出了一個祝壽專號，以作紀念。事前雖曾屢次訪問，但迄未說明給他出書，及出刊之後，送去一本，他也只得哈哈一笑而已。

時光過得真快，稚老逝世業已二十周年！茲於他一百十歲冥誕良辰，摘錄當年給他出那期專號時訪問所得、及大家所寫文章片段，集出一篇「稚老的晚年生活」以作紀念。

稚老於抗日戰爭期間，避居重慶。以遊伴湖謝日多，衷心傷悼，加以交通不便，除與蔣主席作昆明之遊外，曾未遠行。僅有時躑躅街頭，與素識點頭微笑或閑談而已。民國三十三年，時年八十。因使用體力過度，以致在身體健康史上，發生一重大變化。蓋於是年之初，其甥女婿呂君斯古，任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稚老想去看他。不願候車，乃鼓其入川前日行百里之勇，徒步而往。至校，方知呂君已赴柏溪授課，因柏溪為中大分校，呂君於每星期中，必有數日前往也。自上清寺出發至沙坪壩，已行數十里，同伴均勸其折回；但他向不服老，並自以為身體與數年前無殊，乃沿嘉陵江畔沙灘繼續西上。又行十餘里，至柏溪。流覽校舍，留戀風景，頗愜心日。因去時未覺疲勞，同時又堅持步行而歸。當時步履之健，非伴侍者所能望其項背。歸後，覺精神煥發，舒暢異常，次日亦然。詎知至晚，問題生焉。症為小便不出，至第三日，以為從此休矣！親友乃急尋國府醫官狄晝三來。狄先生為之以膠管通出。經多日休養，才逐漸康復。自此而後，時有小使梗塞現象。雖深悔當時氣盛，但病根已成，徒喚奈何而已。後來我聽行醫朋友談起，患攝護腺肥大症者就怕過勞。蓋稚老所患，正是攝護腺肥大症也。



勝利還都，稚老寓居上海呂班路。非有事故，極少進京。稚老之居呂班路，有其特殊原因。蓋此老向有喜居電車汽車喧鬧不絕街巷性癖，恰與其夫人及女公子之愛好相反。此癖來自天性，非一時之變態。因此老夫婦各取所需，互相分居。一則居於熱鬧之呂班路，一則居於靜寂之環龍路焉。

民國三十七年，稚老年八十有四。於呂班路寓所三樓，招集親戚中之子女若干人，教以中英文及書法等事。十一月中旬，正在督導學生以英語講話之際，忽覺天旋地轉，身不能支。幸人多手衆，扶掖上床，或用冷巾，或取冰塊，覆頭加額，羣疑爲腦溢血重症！詎知靜臥數小時後，逐漸減輕，一場虛驚，煙消雲散。臥床數日，亦即霍然。但自此而後，飲食言談，讀書寫作，約略如舊；而步履之際，常覺東倒西歪，身不由己。至於興趣，亦遠不如前。因而稚老自稱之曰：「興趣之中風。」此爲稚老健康史上第二次之重大轉變。

稚老常說：人於四十至六十之間，最易中風。若六十以前未生中風現象，則六十以後即無中風之憂。但六十以後，並非絕對不會中風，有之，只是局部現象而已。所以在他那個年齡，祇會發生局部的興趣中風。若易之以六十歲以下的人，必成全面中風無疑云云。此種妙論，常與親友言之。

稚老於八十以後畏暑特甚。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來臺，此後身體未有顯著變化。但臺地氣候，夏日頗長，於超過八十五度以上時，即覺苦不可耐，性情亦較暴躁。三十九年夏七月間，氣候常熱，乃於是月二十一日作阿里山避暑之舉。上山時，因山上與山下溫度之變化過劇，而隨身又未多帶衣物，以致山行五小時間，腹瀉二、三次。幸所乘者爲該山林場所有之唯一汽油車，故可隨時停止。一次，偶爾不慎，竟以沾衣，亦旅行中之趣聞也。

上山後，一切飲食與居家時不同，偶食附近所製炒麵，悅之。連食二日，竟以成痢。伴侍者大駭，乃通電臺北。總統聞之，急命陳醫官耀瀚前往。薄暮至山頂，知已服林場送去之磺破類藥片，疾已稍痊。陳醫官亦稱無妨，更換服治痢新藥，數日而痊。病好之後，稚老急欲下山，因有一山洞崩壞，久未修復。

一星期後，聞洞已通，即可開車。不料天公作難，又毀一小洞。日夜趕工，三日而復。稚老喜曰：「若再不能下山，我將自殺了！」車送下山，即轉臺北，時爲八月初旬也。

回臺北後，熱不可耐，終日偃臥，有時神經且呈錯亂現象！

總統命狄君武促駕，請上草山避暑。

君武先生覺該屋幽靜可愛，雅潔宜人，涼風習習，更非市廛可比，尤其泉聲潺潺，鳥鳴格磔，正合稚老喜喧癖好，乃轉勸速遷。翌日派車去接，乃上山而去。從此稚老精神，亦即回復。

稚老晚年，血壓常高，最高曾到過二百五十度，常自感天地都在動，但因控制得宜，還沒出大問題。至其平日生活，極爲單調，甚少變化，每日晨六時起身。冬日天寒時稍遲，但亦不在七時後。盥洗畢，食牛奶麥片一盤。廣柑水一杯。寫作數刻，然後讀報自娛。八時餘靜臥。據稚老自述：自到臺北，床爲第一；任何美麗風景，新鮮奇觀，皆非所欲，臥床片刻，舒適無窮。十時後起身。親友來訪，任意閑談。話箱一開，一瀉千里。「上下古今談」，在此便又開始了。十二時至一時間，午飯。所食者爲麵包，包子，雞蛋，豆腐，洋芋，番茄，素菜之屬。葷菜久已絕緣，蓋一經服食，腹瀉隨之，如響斯應。飯後小睡。三時後又起。寫作閱讀，任意行之。六七時間，又吃晚飯，所食與中午大致相同。服維他命凡六七粒，種類有三五種。八時後就寢。翌日生活與前一日同。

稚老夜臥之時，不能安逸。以小便頻促，每夜常在二三十次之多！自亦訝其何來如許尿量也。白日情形，較晚爲佳。但遇健康欠佳時，非塞即促，與夜晚相仿。若遇客來，常左右爲難，如坐針氈焉。

平日工作，有爲生活者，有爲興趣者。爲生活者，逼而出此，非心之所好。然爲稻粱謀，不得不勉強爲之。其業爲何？乃寫字露書是也。若遇精神輕鬆，身體健康，則三五日能寫一次。否則三五星期亦不能定。無論身體精神健暢與否，伴侍其寫字者，必爲其出氣之對象。蓋緣不得已而露書，既已受人潤格，自不能不勉強爲之，然實非心之所喜，故對伴侍者洩之。於此特別聲明：此老露書，並不像鄭板橋那樣斤斤計較，至好索書，一概拒酬。我當時正作政大校友會總幹事，辦了一個刊物名「政大校友」求他題眉，當

即寫出，並未要錢也。一笑。此四字迄今仍用，可以說是很好的紀念。有興趣之工作，則總類繁多，不拘一格。閱讀，著述，思索均有之。三十九年夏季以前，曾致力於中國文字演變之研究。自楷、隸、篆而上溯，迄於該字所以形成之原始意象，無不具備，並爲圖以釋明之。所成之字，有千數以上。

次則爲對於英語文法之創見。稚老常言：英文中之 *Preposition* 不論中外人士，文法學者，均認爲係一種無法說明之語類。勸人死記；習以成慣；究爲何物，均置不問。我國譯名，稱之爲介系詞或前置詞。究何所指？無人能悉。因此，每加思索。一日，恍然有得。以爲 *Preposition* 者，實『副動詞』也。從而又釋明其義曰：所謂 *Verb* 者，乃主要動詞，而在一語之中，若非魚躍，花開，鳥飛之類，則其可以包含之動作，在理論上可以達於無限。因此，僅表示一主動作，決不能說明所要說事物之意義。故除主題以外，必尚有無窮數之副動作，以助成之。此種語類，不負動詞之名，而任動詞之實。於每一語句之中，藉若干小動作，以協助主動作，使其成爲一完整之動作，而成爲一整個之語句。此即爲 *Preposition* 之意義與其作用；故應稱爲副動詞，則名實相副，一目瞭然。教員學生明其意義，知其用途，則對於語句之構造，文義之解釋，亦自易了解。

稚老在他晚年大著「拙齋客座談話」裏曾高唱全家留學，自己全家住在倫敦過了十多年，他所提倡的在法國的勤工儉學，不知造就成了多少貧苦學生。江蘇無錫的人才數量，在全國佔了第一位，大部份是他鼓吹留學的功效。他日常對於國人的海外發展，國際觀感，還是非常留意，早年他曾經感慨於賣紙花的小腳兒流浪女人，在歐洲丟盡中國人的面子。晚年又感慨紐約有八百多家中國飯館，一千二百家中國洗衣店；使美國人認爲中國除了厨子洗衣師以外，便沒有人物。他說：胡適的書跟文章，只能對美國最上層的人發生影響。董顯光、沈昌煥一流的宣傳方式，效果也嫌不够。中國需要能用英美的通俗文字，介紹國家情勢的人。美國需要一個專出這種書的書店。可是會寫這種文章的人很少，林語堂還不如他女兒寫得好。沒事幹有天才的青年，應當向這方面發展！英文並不難學，集中精力，一年就可以達到很高程度。

稚老對於養生上，有許多特別的見解，他說照他的經驗，血壓的高低，跟健康沒有什麼關係。他血壓向來高，總統勸他不要量血壓，不要在意。從重慶到昆明，飛過一萬尺的高空，連氧氣管也沒有用。他認為牙掉了換牙也沒有必要。他見總統跟陳布雷吃飯睡覺都要洗牙，他說太麻煩了。生理的衰老是整套兒的，牙掉了，就是在生理上，不該再吃硬東西的表示！牙可以換，腸胃可不能換。換新的牙吃硬東西，用老的腸胃消化是不相稱的。此種理論，到底有害或有益，還說不定。但到晚年，他自己的牙已剩得很少，可是不曾換過一個假牙。

稚老的生日實際上是農曆二月二十八日。六歲的時候就死掉母親，老人是由外祖母在無錫北門的外家鄒氏扶養大的，左臂上有一個蠶豆大的紅斑，肚臍裏有幾粒綠豆大的宿穢，據說不能除去，除去就要肚子痛。稚老的外祖母告訴過他：他是偷來的人身，不許做生日！因為做生日，必要堂前點臘燭，以敬天地。有閒神去報閻王，難免拘回陰間！老人討厭世俗的為做生日，沒法辭謝時就說這段故事。用外婆的遺命來對付傳統的禮套，把透骨的幽默跟真誠融化到一起。如某文學家所說：「他的這一種特別的說話法與作文法，可惜至今竟無傳人，真令人有廣陵散之感。」關於壽命，他說過：「方今醫藥設備過於從前，只須善於養生，都能活到三百或四百，或竟進步到老彭八百，也不稀奇。人不可學小家子器，聽了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便必定要廢。……」

稚老到臺灣以後，寫的文章不多，比較長一點的，三十八年七月給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所作的「亞洲紅禍記」譯本(中央日報版)，寫有一篇序文。據說他本來想用英文寫一本揭發國際共產主義黑幕的書，後來看到克里爾的書，就不寫了。三十八年八月，給陳果夫先生著的「苦口談醫藥」(正中書局印)寫了一篇序文。三十九年三月，又給陳果夫邱培豪合著的「通禮新編」(正中書局印)寫了一篇序文。這三篇序文，都用稚老的手蹟影印卷首，可以作為晚年作品的代表。

關於國語問題，他到臺灣以後，看見注音符號已經應用得很普遍，國語日報也在大量銷行，感到很愉

快，所以沒再發表甚麼言論。三十八年三月十三日國語日報董事會成立，稚老本來預備出席，因為病了，實在出不來，還特別寫了一封信道賀。對於傅斯年先生的毅然出任董事長，協助印五十萬冊注音的書，表示歡欣感謝！誰想到比他年輕三十多歲的傅氏會那麼早就死呢！有人問到他對臺灣省國語推行的意見，他說法令都有，照辦就好了。他聽到國民學校的學生說的標準語，很感到滿意，說他們比過去一般人說的藍青官話，漂亮多了。

稚老中英文造詣之高，人所素知，但他所到之處，經常帶着辭書，談天之時，稍有疑問，馬上就查，可見到老仍虛懷若谷。

拉雜湊出，已將五千字，就此打住，以免讀者過勞。

## 里大校友詩存

### 賀毅君兄古稀大慶

吳樹閣

花都負笈九經秋 (Mont Blanc 毅君兄就學在其山麓) × × 洪江 (Le Rhone  
流經里昂城) 憶舊游。聖狄 (Saint-Irénée 里昂中法大學所在地) 山頭明  
月夜，秣陵湖上採菱舟。滄桑巨變驚浩劫，蓬島中興喜盡籌。七十人生方  
肇始，同心結伴復神州。

# 一個五四時代青年的自白

蘇雪林

一隻冒着黑煙的巍峨大艦，載着幾百個滿懷希望，渾身快樂，像春花才放的青年，自上海黃浦碼頭，向茫茫無際的太平洋出發，其中有一個渺小的我，一個偉大的吳稚暉先生。這就是一九二一年秋天，吳先生與李石曾先生在法國里昂，創立了里昂中法學校，在中國招考了一羣學生，由吳先生親自領導赴法的開場的一幕，也是作者認識吳先生的開始。

赴法留學的人經濟狀況都比留英留美的壞；那時正值歐戰結束，法郎貶值，但自中國赴法，那筆旅費也頗可觀。吳先生體諒到這一層，特與法國船長交涉，在四等艙特爲我們開闢了一片園地。所有男女生都睡在統艙裏，但與其他搭客的舖位略略隔離，男生用的是繩索，女生則用木板——好像統艙裏另開了一間客房，因爲女生人數不多，所以蒙此優待。吳先生和男生睡在一起，他的舖位正當女生客房的門外，我們朝夕進出都可以看到吳先生的尊容。

一張紫褐色圓臉，兩撇鬚角下垂的鬍鬚，一對炯炯有光的大眼，看見他的人會把這位已近花甲的老人的年齡，縮短三分之一。他的身裁是胖碩的，但並不高，穿着一身不大合體的半舊西裝，看去頗似一個「鄉老」，又似乎是工廠裏一個「工頭」，的確，吳先生在一般大人物中是最缺少所謂大人物氣度的。他的儀表與他的談話正相類似，一味率真，一味不拘繩墨，士大夫階級的裝腔做勢的身份，和他們滿口引經據典文雅高貴的談吐，是他所最討厭的。吳先生很早便是提倡手腦並用的一個人，在陳獨秀先生所辦新青年上寫過「青年與工具」一文，曾贏得中國青年的迴響。他陪着我們睡四等艙，一路上掃除房間、整理牀舖、捆紮行李、搬運箱籠，一初有待於僕役的事都由他自己做，也教導我們做。然而我們這些學生雖說大都出自清寒之門，但既頂着一塊「讀書人」的金字招牌，便非擺出傳統讀書人架子不可，一個個五穀不分

，四體不勤，喝杯開水，也恨不得教人送來手上，說到「勞動」兩字，當然更要視為畏途，吳先生雖對我們苦口勸喻過，並躬親示範過，我們始終革不了這幾千年相傳下來的不良習慣。以我個人而論，還是這一次八年艱苦抗戰，才把我從象牙之塔趕到十字街頭。然而我現在雖說能劈柴、能種菜、能做一點木匠和水泥匠的工作，却還不能好好烹調一頓飯膳，好好洗清一牀被單、一頂帳子、好好縫紉一身衣服、若非家姊和我生活在一起，免不了還要受女工的惡氣。

這雖說是我自己天生的無能，但過去讀書人的習慣其實深深陷住了我。聽說吳先生自隨國府西遷以來，以八十之高齡，黨國元老之尊貴，居然能够不用僕役，灑掃煮飯都由他老人家自己動手，豈不教我們愧死！一個人光陰精力有限，既要讀書寫作，對於家庭瑣務當然不能兼顧，像我們現在捨棄應為之事而不為，整天在柴米油鹽的漩渦裏打滾，這種生活，我也不認其為正常，但老天既生我以兩手，不能解決一身之事，一旦環境變遷，便鬧得手足無措，有志氣有骨頭的人，咬緊牙關忍受，到倒下來完掉；或日坐愁城，長吁短嘆，免不了心理變常。沒有志氣，沒有骨頭的人，就要與惡勢力妥協，做出許多不利於抗戰前途的事來；甚者投降敵偽，甘心作國家民族萬世罪人。所以過去士大夫整天鼓吹「安貧樂道」，整天叫人「體認孔顏樂處」而偏把一雙手籠在袖裏，或蓄養着幾寸長的指甲，矜誇為讀書人的標誌，那些話也就成了紙上談兵。像吳先生這樣，才算看能把古人的教訓實踐出來呢。

不能自己洗衣煮飯，還是小事，抗戰並不是一萬年抗下去，況所貴於文化進步者，以能利用機械代替人的勞力，像我們現在儼然成了漂流荒島的魯濱遜，樣樣都要自己華路藍縷地來開創；或者恢復了我們老祖宗原始生活，一飯一粥，都須以無窮血汗換來，也就太缺乏做人的意味了。但科學之事非實驗不為功，晏然高坐於書齋，憑腦筋裏的空想去致知格物，如何能格出什麼？中國科學不進步，原也害在「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那句話上，吳先生所寫「青年與工具」一文，當時雖說曾引起青年界一點迴響，但迴響終於迴響而已。若當時大家能把吳先生的話深切體認一下，我們現在抗戰也不致於因科學過於落後，而

吃這麼大的虧吧。

到了里昂，吳先生把我們安置妥當以後，有時回英國他的家庭一趟，有時到比利時，德意等國替學校奔走。每到一處，必有致同學的公開信一封，詳敘各地的風俗人情，文物制度，以及新發明的事物。千言萬語，不外提倡西洋科學精神，而希望我們迎頭趕上。他也曾在里昂中法大學對同學演講過幾次（講演照片見卷首），他的話像是一股洪流，開了閘口，便滔滔滾滾地永遠流下去，一口氣講兩三個鐘頭。這樣長的時間，也許會叫聽衆不耐煩，但吳先生的談話融貫中西學術原理，而以莊諧雜出之語調出之。妙趣風生，令人樂而忘倦。讀吳先生的上下古今談是愉快的，讀吳先生的黑漆一團人生觀更其愉快，然而聽吳先生演講，愉快應該加上三倍。因為我們除了耳朵溢洋着那大海潮音的妙奏，眼前還湧現着一個縱橫揮霍，元氣淋漓吳先生的法身！

吳先生抱了爲國育才的目標，又抱溝通中西文化，促進中法友誼的宗旨，不辭辛苦，在海外設立許多教育機關，叫中國青年去讀書求學，然而他所得於青年的報酬却是出乎人情之外的惡劣，簡直可以說叫人萬分憤慨。雖說爲羣衆服務者照例要領受這一份荆棘冠和十字架，然而也是那時代青年過於狂妄無知所釀成的結果。當時我也是那些狂妄無知的青年之一，曾做了一點大對吳先生不起的事，於今回想起來，只有疚心，只有好笑。吳先生始終愛護青年，原不以此芥蒂於胸；而且時過境遷，我們也無懇切向吳先生表示懺悔的必要。但自五四運動以來，青年誤解個性自由的真義，而蹈狂妄無知之過者，至今流風未泯，那麼，我以過來人的資格而向青年說這句話或者不是毫無意義的吧。

五四運動之起，像一股初出三峽莫可阻攔的奔流，動搖了數千年來封建的壁壘，衝決了最森嚴的禮教的藩籬，打破了帶固根深蒂固的傳統習慣，於過去的制度典章，歷史上的聖賢豪傑，都要重新加以估價，而估價的結果，總覺得都是一文不值。那時個人主義大昌，人人以發展個性爲唯一要求，個性發展到了極度，則以叛逆爲美德，以反抗爲勇敢，以破壞爲當然手段，我們都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都是這個時代思潮沖



激震盪出來的人物，學問雖談不上什麼，經驗也異常貧薄，但上述這些論調却早跟着時賢之後，聽得慣而又慣了；自己談話寫文，開口卽至，搖筆卽來，也熟而又熟了；而且居然認爲天之經，地之義，誰敢反對，誰就是思想落伍，並可以說是不齒於人類了。帶着呵佛罵祖，抹煞一初的「狂」，抱着壁立萬仞，唯我獨尊的「妄」，與生吞活剝，一知半解的「無知」，到了自由平等先進之邦的法國，以爲我們的個人主義，更可以發揮盡致。不意法國之一切，並不如我們所理想，他們傳統威權倒是很大，青年很講究服從，我們聞與法友談起我們的思想來，他們每每點頭讚嘆道：「你們是太前進了！」如果在現在我們聽了這句譏諷的話，也許會引起一點反省，但在當時却反揚揚得意。我們比自由平等的法國人還要前進，豈不光榮嗎？譬如吳稚暉先生辦中法學校，雖有學生數百之多，吳先生對於我們的前途並不抱如何的奢望，他曾和他幾個親信人說，將來能出得一個「胡適之」，也就不枉他一番辦學的苦心了。但我們聽了這話，竟大不以爲然，我們不但人人都將成爲胡適之，而且還要勝過胡適之，因爲那時候，五四思潮已轉了方向，而趨向於社會主義，馬克斯、列寧、成了我們所崇拜的偶像，胡適之在我們眼裏早已變成過時人物。又譬如那時我們在國內讀了幾本什麼愛倫凱的戀愛論，都成爲戀愛至上主義者，男女社交更要講究絕對自由。聽說吳先生家有男女公子數人，而家教甚嚴，不許自由結交朋友。有某男同學對他某位小姐獻了點殷勤，便大遭吳先生之白眼。一回，那男同學又贈他女兒以鮮花一束（或者還附了一封情書），他老人家竟勃然大怒，賞了那魯莽青年一個耳光，揮之大門之外，從此再不許上門。這話教我們聽了，不唯當做笑談，而且深爲驚訝。於是我們批評吳先生說他究竟是半路出家的新人物。他接受先進各邦的思想，敢於革滿清政府的命。但他腦筋裏還保留中國傳統的觀念，所以不敢革舊禮教的命。現在我們已忽忽到了中年，閱歷已比前加深，對於五四以來青年由盲目衝動所開的戀愛悲劇，所見也已不少，才知吳先生那種持重的態度，是爲人父母所應取法的。

字典和人類良心上所有「愛戴」、「尊敬」、「感激」那類字眼，到唯我主義面前，照例是不能存在

的。吳先生雖是革命元老，思想界先聲，我們却並不知如何敬重。吳先生雖費盡了苦心與努力，把我們弄到外國，給我們一個優美安適的讀書環境，我們却認爲分所當然，對吳先生並無半點感謝的表示。吳先生初見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歐洲各國勞工缺乏，以華幣折合貶值的法郎，又可以得到許多便宜，遂與李石曾先生等發起勤工儉學運動，領導上千的清寒子弟赴法留學。然而這些青年學生原屬於「醬缸倒了醬架不倒」的中國讀書人，那肯流汗出力去做工人的事？他們到法後，只知終日包圍着吳李諸公討索生活費用，不滿所欲，便咆哮怒罵，並且發傳單，登報章，百般侮辱。及吳先生與法國政府在里昂辦了中法學校，各地勤儉學生趨集數百人，毫不客氣將我們校舍來一個鵲巢鳩佔。法政府見他們不可理喻，只好將他們一概押返國。他們當然不甘，返國後與吳先生起訴，登報毀罵，足足糾纏了兩三年，還不得清爽。當他們在里昂鬧得最激烈時候，原已宣言要與吳先生拚命。吳先生也曾對我們嘆道：「以後我都不能自由在街上走了，也許他們會當胸給我一手槍的。」

勤儉同學把弄他們到外國來的吳先生當做大冤家大仇人，可說太不知好歹。想不到我們中法學校的同學其不知好歹比他們竟有過之無不及。我們到了里昂的第二年便鬧了場要求「平等待遇」的大風潮，竟把吳先生山他手創的中法學校轟跑了，原來中法學校雖說由中法合辦，但法方僅供給校舍，經常費則由中國擔負，大部分的錢，出自廣東，所以廣東學生特受優待，不惟旅費由公家代出，每年學膳費豁免，並且每月還給幾百法郎的津貼。其他各省同學則每年須自出學膳費華幣六百元之譜。這比之自費留學英美已不知便宜若干倍，所以事前我們原已欣然允許了校方的。但六百元的華幣雖爲數不鉅，而在寒士家庭也成了一個重負，不出豈不更好，況且還有額外津貼呢。於是有數位同學發起要求學校平等待遇，學校不允，風潮遂起。不但出了許外傳單揭帖之類，將吳先生和幾個學校當局，攻擊得體無完膚，並且幾次開會把吳先生請來當面質問。我們既想將自己的要求變成百分之百的「有理」，不得不把「無理」推在對方身上；竟牽強附會地指出吳先生許多罪狀。吳先生有親戚馬女士奉求學的女子數人住在校中，我們即指他爲「徇私」

，吳先生辦有某項學術團體，邀同學某某數人加入，我們即指他爲「植黨」，我們原主張男女社交絕對自由的，但這時候偏又擺出道學先生衛道的面孔，指摘某某學校辦事人與女同學往來之不當。當雙方言語衝突到極激烈時，吆喝之聲，連校舍的牆壁都像爲之震動，校外行人都爲之佇足而聽，若非校方預派有力校工數名將吳先生援助出去，吳先生也許在我們的盛怒之下挨一頓毒打呢。

吳先生一向把我們當小孩子看待，凡事都不計較，這一氣非同不可，即日帶領馬氏全家離校赴英而去。我們的鬥爭居然獲得勝利。尙恐國人不諒，又寫了幾篇宣言寄回國內各大報紙發表，署名共二十八人，我亦附於驥尾。我們把那一次向吳先生的質問，認爲「開庭審判吳稚暉」；而報紙宣言則誇爲「二十八宿鬧天宮」，同國內朋友寫起信來，非常沾沾自得，以爲這是我們革命精神之表現，連吳稚暉都被我們打倒了。

所奇者，我們鬧這場風潮的本意，原是爲了私人的利益，但既藉口於學校待遇不公，鬧到後來，竟完全忘其所以，覺得自己的動機非常光明純潔，舉動非常熱烈悲壯，儼然感覺自己是一個極力與黑暗及不公道搏鬥的革命志士。凡不敢附和我們舉動者，非視之爲「懦夫」，則斥之爲「叛徒」。記得初發起風潮時，曾邀平日比較接近的幾個朋友參加。楊潤餘女士本屬我們的密友，因其兄端六先生與吳先生私交頗篤，未便對吳先生公然採取敵對行動，婉辭謝絕，我們對楊女士便立刻鄙夷唾棄起來，說她圓滑，說她沒有肩膀。又有幾位同學認爲良心未安，中途脫黨而去，我們也不把他們當人類看待。當時憤慨之情，至今猶能記憶。這才知青年的正義感和熱忱是可以誤用的。自由利權之濫用，也是非常危險的。——羅蘭夫人的一自由，自由，天下幾多罪惡，假爾之名以行！」誠足令人警惕。

但假自由之名以行惡固可怕，因自由之故忘其惡而反以爲善則尤可怕，以其可以流爲「暴民政治」而不知。法蘭西號爲自由平權先進之邦，而他們社會一初都非常講究秩序，他們的思想，也比我們五四青年爲保守，可說是大革命時代暴民政治給了他們以絕大教訓的緣故。五四以後，有許多熱血青年，醉心破壞

與革命，爲了追求光明，走上偏激的道路，不但葬送自己前途，而且敗壞國家民族多少大事。他們的心地，我是可以原諒的，但他們的行動，我却不敢讚許。爲的我也是在「暴民政治」裏翻筋斗過來的人啊！

凡屬青年，都免不了要幹幾件糊塗事，吳先生雖屢次受我們之辱，却始終愛護着我們。他回國以後，勤儉同學和里昂中法學校的同學還纏着他不肯放鬆，日夜包圍着他聒絮，聒得他老人家看不耐煩了，登出了一個活死人吳稚暉的哀啓，計告全國，吳稚暉現在已經死了，你們不必再來尋他吵鬧吧。這篇妙文，想大家還能記得。在他人處此地位，一定要對青年灰心失望，從此決不再與青年打交道了，但吳先生還是一批一批護送學生出洋，遇着國內與人爭論時，他總愛站在青年一方面，替青年說話。吳先生之所以永不失「青年導師」資格者在此，吳先生之偉大處也在此。

但是先生對青年雖以期望太過之故，免不了流爲過分的寬容，而青年却不該永遠糊塗下去。所以我今日借着慶祝吳先生八十大慶的機會，作這一番誠懇坦白的表示。這在吳先生誠然是多餘的，然而在我却覺得若不如此則不能求得良心的平安。但願閣羅天子不算那筆「秤鈞賬」，讓吳先生再在人間八十年，領導青年完成莊嚴燦爛的祖國復興工作，以後青年想不致再像我們過去之糊塗了吧。我誠懇地希望着！

民國三十六年寫於四川樂山

蘇雪林女士這篇大文，寫於吳先生八秩誕辰迄今三十年矣。這篇大文，文筆優美，現身爲青年說法，在本屆青年節的前夕，實在值得青年們一讀再讀，尤應引爲殷鑑。其所敘故事，遠在五十餘年，此中人今皆年逾古稀，尙重溫斯文，追念前事，其必將無限感慨而抵掌大笑也（編者附識）。

## 創辦稚暉大學緣起

李石曾遺稿

吳稚暉先生，爲一代人豪，生平致力國事，厥功甚偉！其學術地位，尤爲顯著。道德文章，世人景仰！事績昭然，流芳百世，即稚暉先生對海外學府之重視與努力，精神至爲可貴！

民七年，稚暉先生於國內中西人士起而籌辦大學之際（爲清華，燕京等私立大學），主張創辦大學於海外，名曰「海外大學」。李石曾先生即與巴黎華法會同志商洽，遂成立里昂中法大學，由政府撥給一廣大之房地爲院址。次年，海外大學籌備會推舉吳稚暉先生任該校校長，率學生百餘人到里昂開學，並就地招生百人，此即「海外大學」之開始。

抗戰時遷，適值稚暉先生八旬誕辰，張靜江、李石曾等先生，發起創辦稚暉大學，爲之紀念。一面即在紐約成立「稚暉學院」一面徐圖海外，稚暉兩大學合組爲一，廣設各學院於世界各地。勝利之後，立即開始實行。惜以中共猖獗，大陸淪陷，外交聯繫，亦多變動；里昂，紐約兩院，均告停頓，而同時移「海外大學」與中國國際間其他學術文化機構，聚集於孟都。此機關向來爲合作之團體。今孟都「稚暉學院」有學生百餘人，圖書館有中西書籍十萬餘冊，蔚爲中國海外之學府矣。

海外大學已有五十餘年之歷史，惟以世界戰爭影響，屢受摧殘，迄今仍未復興！稚暉先生倡導海外學府之重要性，並指示吾人遵循之正確途徑，而於千百年國際文化史中，有所貢獻，彌足珍貴！同人等深受其精神感召，誠願繼其遺志，共同發起創辦稚暉大學於我民族復興基地之臺灣，與海外各學院密切聯繫，並增設學院於世界各地，發揚光大中國傳統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實現世界大同。

謹將本大學建校之基本原則，概述如左：

第一、研究中西高深學術。要羅致中西第一流的名家與學者，來傳佈嶄新的，進步的學術。招集最適

宜於學習研究的優秀學生，充分利用各種設備與方法，以達到提高術研究之目的。

第二、造就科學專門人才。要人有專學，學有專人，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應用科學，抽象科學與各方面，分頭邁進，使科學與人文密切配合東方與西方文化交流，大量造就復國建國的科學專門人才。

第三、養成勤勉樸實學風。要本着教育的崇高理想，發揚獨立的民族精神，凝成自由的勤樸風格，澹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將有無數個稚暉先生的化身，都是「生活不辭粗衣糲食，思想兼備沉潛高明」的繼起者。

今海內外千百華僑，爲我復國建國之一大力量，稚暉大學之時代使命，是在造就廣大華僑青年，維護民族文化與人類前途，稚暉大學之國際地位，當與華盛頓大學，耶魯大學相輝映，願耶魯大學之成功，其經費來源爲私人捐助。尙祈海內外賢達，惠予匡助，大力支持，俾能早日成立，是所厚幸！

## 國之大老、百年樹人

趙丕承

獻給 稚公一百十歲紀念刊

早於稚老百齡冥誕那年，總統府資政李石曾先生即倡設稚暉大學，並極力推動。民國五十九年間，石老遊花蓮。再度呼籲，地方人士莫以「鞠躬盡瘁、死而不已」的最大決心，多方奔走、協商結果，承蒙當局徇當時政府政策原則准予先行設立專科學校，是年在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平原購得校地二十餘甲，石老躬親其事。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八日經奉教育部專字第三二三〇號令准籌設。同年五月三十日教育部以專字第一二八三七號令准稚暉海事專科學校董事會成立。現已建成教室二十間，體育場，校門已先後落成，稚暉紀念堂正籌建中。已置有實習機器，圖書三萬冊，各項教學設備亦已設置完全。

東臺灣、過去由於交通不便，民智蔽塞，加之日據時代，蓄意保留殖民原始生態的殖民政策之所致，對於一般性的社會、經濟設施都極落後。毫無建設之可言。光復以還，花東地區日漸開發，人民生活水準也已逐漸提高，現在每年有國民中學畢業生二萬五千以上，高中、高職畢業學生也不下八、九千人。稚暉海事專科學校之成立，對於政府開發花東地區資源之既定政策，對於東部建設以及提高東部人力素質的偉大貢獻，可以說是臺灣教育史上一大創舉。實稚公之德石老之功，亦千年萬世為後世福也。

# 吳稚暉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會追記

楊愷齡

吳稚暉先生辭世於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三十日，至民國五十二年十月三十日適屆十周年紀念之日，先期由李石曾先生等發起舉行紀念會，以誌哀悼而維追思。先承陳孟釗（和銑）先生檢寄未刊函稿暨珍重留影多幀，並李石曾李潤章（書華）等諸先生各撰寫紀念文字都七萬餘字，爰連同吳稚暉先生辭世後十年來每次集會紀念之留影，以及歷年來各親友追記悼念文字，臚列彙刊爲吳稚暉先生紀念集續集，以免散失而誌鴻爪。亦經在十週年紀念會時，分發蒞會諸君參考保存，以留紀念。顧光陰荏苒，轉瞬又逾十載，此十年間，除民國五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爲吳先生百歲誕辰，承 蔣總統手撰頌詞主持在中山堂之盛大紀念典禮，各報刊暨廣播均發行紀念特刊及安排特別節目詳見各報及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印之吳稚暉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專集外，每年在吳先生誕辰及忌日，在世界社恒傑堂，均有簽名留念，蓋李石曾先生向以尊重吳先生之精神，常常不舉行儀式也。

至五十二年十月三十日之十周年紀念會，雖在翌日各報均有記載，然多語寫不詳，爰再追記當時情形，以誌全豹，亦即遵李石曾先生指示遺命，補載在輯印之第三集中。五十二年十月三十日之紀念會在臺北市濟南路臺灣省民衆服務處舉行，時間爲上午九時至十時半，禮堂門口懸吳稚暉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會藍布白字，禮堂中懸吳先生遺像，圍以菊花花圈，前供鮮花一瓶，並有中央委員會致送大花圈，暨沈部長君怡等送之鮮花花籃，兩邊除高大羅漢松兩盆外遍樹青天白日黨旗，肅穆簡單。凌晨蔣經國先生即到會場行禮，繼有張道藩于右任鄭彥棻袁守謙沈君怡等先生黃膺白夫人等三百餘人陸續到達行禮，中央黨部唐秘書長乃建暨各組主任副主任亦均到場照料，頗極一時哀榮。上午九時正，李石曾先生担任主席，領導全體到會人士，先向吳先生行三鞠躬禮，然後立致開會詞：



今是是稚暉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日，本來請于右任先生主持，因為監察院有會議，于院長致祭後要先走，另外許多人也因另有會議先後來過，陸續離開。

稚暉先生是一個不注重儀式、不喜歡繁文縟節的人，爲了尊重他的精神，除第一週年舉行過紀念會外，以後在誕辰之日，常常不舉行紀念儀式，今天是逝世第十週年的忌辰，我們舉行這個簡單的紀念會來紀念他。明年是他的百歲冥誕，將有盛大紀念如銅像揭幕，全集發行等工作。

關於稚暉先生對黨國的偉大貢獻，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用不着兄弟再來贅述。吳先生前的朋友和門生寫了幾篇紀念性的文章，已經印成紀念集。續集紀念集的編輯工作，偏勞楊愷齡先生日以繼夜趕出來，尚有一部分未收齊的大作，俟日後再輯印三集。

兄弟與稚暉先生的公誼私交，十年前已有所記，這次匆忙之間沒有功夫多寫，只把十年前的記述加上註解收在續集內，現在無需再作詳細報導。

請在座的黃膺白夫人或沈部長講幾句話。

於是沈君怡先生演講：

好幾天前看曾先生就要我在這個場合講幾句話，真正要講的話很多，不曉得從甚麼地方講起。今天我只將當年認識稚老的情形說一說。

四十二年前——民國十年，兄弟剛從學校畢業不久，在紀念冊上看到報導稚老里昂大學的文章。兄弟不是到里昂去唸書，但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我同中法大學同學搭同一班船，這是民國十年九月間的事，我們十幾位同學一起到法國去。當時，船票有頭等、二等、三等之分，我買的是三等船票。我住在三等艙裡，看到稚老同中法大學一百多個同學一起住在四等艙裡（船上本來沒有四等艙，完全是爲中法大學而設的），我的心裡難過極了。稚老同留法的同學在船上幾乎有四十天的功夫，我今天回想起來，如同看見稚老一樣，由於這一點，我們這一般年輕的人都感動到極點。住在四等艙的同學，

也許是在國內養成不好的習慣——東西亂丟，我常常看見稚老在那裡掃地，這邊整整，那邊整整，一到天晚的時候，起貨的場地就是我們這些年輕人與稚老共同談話的地方。那時候，稚老所講的題目，此刻回憶起來，多得不能再多——有關當年稚老留學日本的事、風潮的情形，以前有辮子時候的情形以及種種故事，講得非常之多、他無論講那一件事，都給我們帶來無形的鼓勵與教訓。此刻回想起來，印象之深、得益之多，終生不能忘記。如果一一講起來，再多的時間都講不完。

我特別想到抗戰期我在西北的時候，有一次稚老同楊生先生到西北來——稚老到西北不止一次，每次來，我們都有見面的機會。我每次從西北到重慶，沒有一次不到上清寺看稚老。同樣的話很多，我不必一一敘述。

石老叫我說幾句話，我無法細說，只把最早一次見到稚老的情形作一個簡單報告。  
以後請立法委員商文立先生講話，商先生講辭：

我第一次看見吳稚暉先生，是在上海大同學校投考中法大學的時候。那時吳先生大約五十五六歲，他每天穿白西裝、白褲子、白皮鞋，精神很好，起初我還不知道他是甚麼人，同我們去考的人一同擠在電車上，後來才知道他是來考我們的人。當時，吳先生創辦法國里昂中法大學，在上海、北平、廣州三區招考學生，招收大學畢業或修業的學生。吳先生同李石曾、蔡子民等幾位先生預備以中法大學作為學生專修法文的住所，修滿一年再進法國大學。他們幾位先生因為看到中國沒有第一流的科學人才與技術人才，那時候法國的生活安定，可以多作研究的功夫，所以招考學生赴法深造。

兄弟是貴州人，當時貴州同南京、上海的交通極不方便，我又住在貴州鄉下，雖然考取了中法大學，因為沒有錢、無法動身，就寫了一封信告訴吳先生，他馬上寄了一部份錢來給我們三位貴州籍的學生置裝，並為我們設法搭船。可見吳先生對邊遠省份的學生如何關心。

剛才沈部長提到與我們同船的事，跟吳先生去的有一百五十多個學生。吳先生同法國船長交涉說

，我們要到法國去讀書，坐不起三等艙，結果船公司答應把船頭上的病房臨時改成四等艙。在旅途中，吳先生是我們一百多人的褓姆。學生們喜歡吃瓜子等零食，他常常替我們掃地。有一次，幾個學生跑到三等艙，二等艙上去玩；不合船上的規定，吳先生知道了，就寫一張條子貼在他們的門口，說：「你們要注意，在此地，你們不要丟國家的臉。」吳先生的思想雖然很古板，服飾也很隨便，但是他很重視船上的秩序。他說過：你們是現代人，無論如何要尊重現代化的規矩。

到了里昂之後，吳先生與我們在一起有一兩年的時間，每當飯後空閒的時候，他就同我們上天下地談起來。吳先生這個人最容易使人記憶，無論你是有學問的或是沒有學問的，年紀大的年紀小的，他談起天來總是平易近人。逗人歡喜。我記得有一次吳先生同我們在船上，大家圍着他談天，當時狄君武同學經過，順口吟了兩句詩道：「衆生皆坐地，一老獨談天。」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吳先生非常重視科學，並且一生提倡科學。他雖然遵守舊道德，行忠恕之道，但是他的思想非常之新。他講科學，並不是嘴裡談談而已，而是注重實踐，注重實驗。他房中有許多科學儀器，如顯微鏡也是常有的。吳先生從國外回來之後，從來沒有做官，他的生活非常簡樸，在重慶的時候，住一間小小的房子，廚房、臥室、客廳都在內。去很遠的地方都是步行的，有一次我請他在觀音岩吃晚飯，他是步行而來，步行而去，路程準有十里。

他創辦中法大學，是希望中法大學能培養第一流的科學人才、技術人才。他的計劃後來因為受到國內局勢變化的影響，沒有完全實現。現在說起來，他的希望可能達到了一半。現在國內許多大學教授，工程師都是中法大學出來的。若不是因為時局的變化使得吳先生改變初衷的話，我相信中法大學可以造就許多更優秀人才。

吳先生對國民革命的功勞也很大。以孔子的思想來說，吳先生可以說是繼承中國文化的最實踐的一個人。他雖然研究科學，對儒家的學說還是完全實踐。

抗戰勝利後，他來到臺灣，他同我談過好多次，每次他都說共產黨必定會垮。他說：天地間不爲人民所歡迎的政權不會永久存在。後來，他生病，病況嚴重，在臺大醫院過世，我與幾位同學都在旁未離開。

歸納起來，他的一生是實踐著道德，信仰新科學，爲人平易近人，十分自儉。他的實踐精神、自約精神，積極精神與樂觀精神，愛國思想大同思想，哲學思想這種種偉大的精神與思想，至少在近百年當中是不容易見到的。

繼續由立法委員陳海澄先生發言，其講辭說：

匆忙起來，沒有甚麼準備。

今天有一點建議，要向諸位先生提出，在未提出之前，不能不說一點我認識吳先生的經過。

我與吳先生稚老相見甚晚，大約在民國十三、四年於北平認識的。十六年初我因在法政大學掩護黨同志活動被迫南下到滬。旋革命軍抵江南，又赴南京往鐵湯池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看吳先生，時國民政府尚未成立，先生同胡漢民（展堂）先生住二樓，當他介紹我與胡先生見面時，殷切垂詢。後來他又問還有甚麼意見？我說蘇俄在革命之後其領袖列寧爲把握將來黨政的基礎，實施青年革命教育，今後吾黨似乎亦應該注意這一點。其次、農工補習教育，也非常重要。他們所受教育機會較少，知識水準甚低，易爲反動所利用，必須施以業餘補習，堅其意志，始可任革命前驅。稚老然其說，囑具意見書。翌日送去，旋得兩復轉中央了。嗣我在國民政府及立法院服務，亦常聆先生教言。

二十六年抗日軍興，十一月下旬隨政府遷渝，我與稚老及鈕先生楊老同舟行，到重慶後，稚老等以京滬蘇失學失業青年流亡後方甚衆，議設救濟失學失業青年委員會於臨江門前日本領事館。稚老楊老等任常務委員，顧司令長官墨三先生兼主任委員，並創立青年訓練所，訓練大批流亡青年派赴前方戰區服務。時我亦以委員駐會襄辦會務。稚老每週必前來講話一、二次：三十一年我奉派往西北六省

考查法制，稚老偕老適亦赴敦煌，相晤於蘭州旅次。

勝利後，稚老在上海，聽說老人家健康欠佳。我去看他，他說現在不是選舉甚忙嗎？怎又跑來此地，我說我是黨人，一初聽命於黨。政府遷臺後，先生寓臺北市中山北路，我亦時往請益，他對於大陸苦難同胞極表關切。日記中記取甚詳。不料十年前的今日舊疾發作，住臺大醫院，歷時甚久，終告不治，我和先生家人及錢思亮諸先生等扶靈出院。一代哲人遽爾作古。然先生之精神，已能昭示來茲永垂不朽了。

不久以前我同十幾位同人到金門去，我向防衛司令官說：此來還想看看吳先生的紀念亭，當承派員陪同前往，抵島之南端海面水葬亭外，園地頗廣，綠草成茵。裏面很單簡，只有總裁親書「吳稚暉先生水葬亭」幾個字，迎面臺上塑先生半身銅像。還有蔣經國先生簡短的序言。先生生前是個喜歡樸素的人，原不在乎這些。不過一般民衆或外賓亦恒有前往瞻仰。倘不瞭解先生生平，未免茫然，我認爲先生無論在道德學問和思想各方面，是近代稀有的，今依遺言葬之鄰近大陸海水中，意義頗爲深遠。我們應該樹一碑文，俾世人得以長仰高風，益深景慕。

先生是一位時代的人物對於黨國有極大貢獻，各位先生是否覺得這個紀念亭過於簡單，是否應該多留一點紀念碑文。這是我一點簡單建議，提請參考。

相繼請程副院長天放先生講話，程先生說：

稚暉先生是我生平最敬愛的一位師長，他雖然沒有教過我的書，但我以師長待他，因爲他有幾點特別使我欽佩的地方。

第一，我欽佩他的人格：稚暉先生在年輕時受中國舊式的教育，生活在舊式的環境裡面，可是當他見到國父後，馬上信仰三民主義，追隨國父從事革命，國父逝世後，他繼續擁護總統從事國民革命。這還不足爲奇，最使人欽佩的是他從事國民革命，完全站在公的立場，從來不爲個人打

算。革命成功之後，許多從事革命的人就在政府工作，唯有稚暉先生從來不肯担任公職。北伐時，由於蔣總司令一再敦促，勉強担任總政治部主任一個短時期，事實上稚暉先生並沒有去辦公，不久就辭掉了。他的努力，決不是爲的個人權利這一點，我最欽佩他。

第二，我欽佩他的思想：稚暉先生在百年前，小時候念的是中國古書，作的是八股文，照理說這種人的思想一定很保守，然而像他這樣新思想的人是少有的。他不但反對迷信，提倡科學，而且在政治與社會科學方面有非常新的見解。他不但接受三民主義，追隨國父從事革命，而且他相信，再過兩三千年世界要實行無政府主義。由此可見他的思想何等前進，不但迎頭趕上時代，而且超過時代看到很遠的前途去。這個生在一百年前，小時候完全受中國舊式教育的人而能有嶄新的思想，是很難得的。

第三，他的生活也值得我們欽佩：我常常感覺現代的中國人有很大的缺點，在思想方面，工作方面不想趕上美國，而在生活方面却想趕上美國。你看現在許多中國人，工作沒有美國人努力，思想沒有美國人進步，然而他的飲食起居各方面的享受却想和美國人看齊。稚暉先生恰恰相反，他的思想，他的精神是世界上最新的，要跟外國人比賽，但是他的生活始終保持最簡單、最樸素，中國傳統讀書人的生活。抗戰時期，他在重慶，住在上清寺一間很小的房子裡，書房、臥室、餐廳、會客室、廚房都在這裡面。有一次我去，看他時他正在燒飯吃，只煮一樣菜，煮好，自己盛出來就吃了。他還提倡步行，不論遠近，都是徒步很少坐車，一個思想很舊的人保持這種生活，不足爲奇，以稚暉先生思想這樣新的人，還能保持最樸實，最淡泊的生活，就難能可貴了。

稚暉先生的人格、思想、生活三方面都值得我們欽佩效法的。我的結論是：過去一百年，中華民族能夠產生一個國父，值得驕傲，同時能夠產生吳稚暉先生，同樣值得我們驕傲。

最後請黨國元老總統府資政張懷九（知本）先生講話：

剛才聽到好幾位先生說到吳先生生平的事，尤其程大放先生說到吳先生在人格、思想、生活各方面的表現，兄弟深表同感。我記得吳先生得病住在臺大醫院時，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慨嘆地說：「現在沒有錢的人都不能生病，我前天同客人談談話，護士就干涉。我不是總統叫我住醫院，我那裡能够住醫院呢？」因為客人來了，他的話特別多，醫院要他好好休養，因此護士干涉他講話，他亂扯一陣，說是沒有錢的人不能生病……其實，他的感慨不完全是為個人而發，他是為一般人着想。他的一生，都值得我們推崇。也許在座各位比兄弟曉得更多，我不敢多耽擱各位的時間了。

此時已將近十一時，主席李石曾先生先感謝諸位先生百忙中撥冗光臨，踴躍發言，推崇稚暉先生的道德功業，高山仰止。感人之深，影響社會世道人心之切，自非等閒視之。繼即聲明，時間不早，宣佈散會。

## 吳稚暉先生逝世海葬二十周年紀念記

楊愷齡

吳稚暉先生於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三十日辭世，至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三十日適屆二十週年。在去年九月間，李石曾先生劉大悲先生等即商不佞，計議如何籌備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會事宜，僉以吳先生導提倡「移家海外就學」及「勤工儉學」，不遺餘力，為國培植人才，貢獻良多，奔走呼籲數十年，心力交瘁。而里昂中法大學之創設，雖為時不久，竟成星散，然領導一時風氣，厥功至偉。當時就學法國者，即達二千餘人之多，迄今留法同學，均垂垂老矣，但該校創辦始末及經過，事隔五十餘年，大都無復知者。為保存創辦學校實況及充實吳先生傳記材料，計議敦請留法里昂同學執筆，分別記述在校記過，彙印為吳先生紀念集三集，藉彰潛德。李石曾先生且準備撰寫海外學校理想及緣起經過，兼作為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會之演講辭，至如何舉行紀念會之一切準備工作，均待作進一步之磋商，以便開始籌備。至二十九日上午，不佞在

市殯儀館孫哲生院長靈堂弔祭時，李先生尚有談及，囑爲着手準備，匆匆約期再晤。不料當晚吐瀉，轉爲急性消化道出血，翌晨移住臺大醫院，遽於下午三時，竟不及輸血急救，安然入寂。各人咸以悲愴沉重心情，料理李先生喪葬事宜，致吳先生逝世二十週紀念會卒以籌備不及，未能舉行，中心耿耿，悲憾何已。

十二月一日爲吳先生海葬二十周年之日，姨甥馬光啓徐湘貞伉儷等在臺北忠孝東路善導寺大廳延高僧禮懺追薦，自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政府首長各界親友前往簽名行禮者，絡繹不絕，臺北粥會且輯印「水頭灣」紀念冊分送，以資紀念。茲附誌來賓臺銜，並誌感謝。

嚴副總統，行政院蔣院長，司法院田院長，總統府鄭秘書長，中央黨部張秘書長，國家安全會黃秘書長，總統府張資政岳軍，陳資政立夫，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副主任委員，國史館黃館長，故宮博物院蔣院長，立法院延國符委員吳廷環委員胡健中委員羅震天委員周樹聲委員商文立委員汪竹一委員，監察院金維繫委員王宜委員鄧蕙芳委員錢用和委員，考試成揚軒委員，國民大會孫亞夫代表冷欣代表葉秀峯代表水祥雲代表林繼庸代表王聯奎代表丁宜孝代表何聯奎代表陶桂林代表李壽雍代表葛建時代表戴天仇代表劉宦代表胡木蘭代表吳麟代表韓克溫代表鈕長耀代表等，以及各界耆彥楊森陳慶瑜柳克述胡世熙鄧傳楷張目寒姚大海祝紹周田寶田何志浩李大超張玉麟陳宗經沈遵晦杜負翁張壽賢劉修如徐晚蘋趙采晨劉大悲黃瑞華魏壽昌許師慎許君武王祉劉先雲李東園李向采李亮恭李鴻球李繼洲張文伯鄧文儀姚奇木袁世斌沈兼士呂無畏吳萬谷蔣祥慶林光灝沈映冬左其錦馮國徵蔣志桐尤冠生符琴錢濟鄂周一士鍾英朱沛蓮蔡石名邱斌存項蘭孫伏嘉謨周凱旋周開福曹伯一劉元李超哉李大木郁昌經侯濟舟胡忠甫方延杰闕明德吳乾華張行周蔡進益馮永禎鄭娟娥王軼猛沈維翰許世璜張國健王啓宗吳季賢李普同吳炎劉公正卓浩然韓振聲陳仲麒莊海權黃逸邨黃鑑塘莊曉峯魯樹邦等暨辛亥同志會代表劉德貴及吳氏族親戚等三百餘人。



## 編後語

楊愷齡

吳稚暉先生紀念集第一集刊印於四十二年二月十日，所載爲各方哀輓文字及治喪輯要。第二集爲吳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特輯，刊印於五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彙刊各親友記述吳先生生平事蹟。轉瞬倏逾十載，而吳先生逝世亦逾二十年矣。此二十年間，各方人士對於稚老之推崇記述，已屬繁多，但對於稚老一生提倡之海外中國大學之舉，除李潤章李幼樞先生各有述記外，尙少詳細記錄問世。故此次爲紀念稚老一百十歲誕辰，續印紀念集三集，都以爲記述里昂中法大學艱難經過，承劉大悲先生邀集臺港各同學鄭彥棻、黃尊生、李亮恭、彭海庵、徐海帆、崔載陽、商文立、蘇雪林、朱伯奇、丘正歐諸先生，分別傳記親歷事實，共約七萬字。雖各人所述，或有重覆，但窺豹一斑，已不啻一部中法大學校史及大部校友名錄。本集並附印吳先生當年對學生訓話之留影暨該校大門及前後院之鳥瞰，尤爲不可多得之珍貴材料。敬申謝忱。

李石曾先生一生提倡勤工儉學，不遺餘力，對青年之提拔贊助，尤其熱忱。自獲交稚暉先生後，即贊成吳先生海外中國大學之建議，悉力以赴，先合力創辦里昂中法大學。迨中法大學因故停辦後，又時時計劃在美國創稚暉大學，以利青年就學海外。三十年前，稚暉先生八秩誕辰時，獲美國華僑之贊助，在紐約創設稚暉大學，並奉准教育部予以立案，乃以時間不久，未見發展，遽爾中輟，殊屬可惜。是以石老始終認爲志願未達，卽年逾九秩，仍奔走臺北、花蓮，致力創辦稚暉海專科學校，雖校董會已准立案，校舍亦多興建，卒以未獲立案，遽爾逝世，功虧一簣，徒呼奈何而已。茲爲紀念石老畢生志願，謹將卅年前稚暉大學緣起及趙承丕先生花蓮稚暉海專動態附刊於後，以供關心人士之參考。

吳廷環先生賜寄稚暉先生的晚年生活，生動有趣，併此誌謝，茲以籌備期迫，匆促趕印，校對必有未週，錯誤又所不免，至乞鑒諒指正爲幸。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楊愷齡並識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